

CHINESE-MANDARIN

Advanced Course

MODERN GENERAL READINGS I

Lessons 1 - 14

March 1974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TABLE OF CONTENTS

Lesson	目 次	<u>Page</u>
1	篝火正旺.....李占恒	1
2	杏黄时节.....刘振华	7
3	“绿旋风”新传.....古 华	12
4	党小组长.....陈伟生	23
5	原则问题.....侯树槐	28
6	带路人.....朱敏慎	38
7	出山.....严里新	43
8	把关.....田昌安	47
9	火红的战旗.....竹青 聚之	54
10	飞在前面的僚机.....思义 凌玲	60
11	同心岭下.....张重阳	66
12	联防新篇.....郑浩豪	74
13	女锻工.....王浙英	80
14	风口浪尖.....上海航道局工人创作组	86

篝火正旺

李占恒

边防五连指导员俞斌，参加政工干部集训回连已经十来天了。这些天来，他挨个到各执勤点走了走，看了看。用俞斌的话讲：这样做能使人耳聪目明，再抓工作，心里才有谱儿。今天听说三排搞雪地伏击演习，吃过午饭，他便快步赶路往三排去了。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俞斌走了不一会儿，从嘴里、鼻孔里喷出来的团团热气便凝成了一层层霜花儿，冻结在皮帽四周，恰似一顶银白色的头盔戴在他那冻得通红的脸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时地向远处张望。

“啪”，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鞭响，俞斌定神一看，只见一挂马爬犁飞快地朝自己驶来。一瞅那马的身架、毛色，俞斌断定是自己连的，可是那驭手是谁？华二永！瞧他那精神头儿多象一个车把式，谁会相信一年前他还是个没爬过高山，没踏过白雪的川西坝子上的少年娃娃啊！

“指——导——员——！”随着华二永的呼喊，那枣红马三蹶两跃蹿到了俞斌的面前。华二永腾地跳下爬犁，抢下俞斌的背包，亲热地问道，“指导员你走得好好快呀！累了吧？”

俞斌笑着说：“嘿！通共才这么点路，累啥！”

两人边说边上了爬犁，华二永把小鞭啪地一甩，一声“驾！”枣红马便跃上雪道，飞驰起来。

俞斌把华二永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他一身雪地伏击的装束：宽大的白斗篷裹着他那墩实的身躯，皮帽子扣得严严实实，脸上涂着防冻膏，袖头、裤脚、鞋带也都扎得紧梆梆的——看到这些，俞斌不由地想起大家说过的话：“要检查三排长季明的工作，看一看二永这面镜子就一目了然啦。”照这样看，三排伏击的物质准备还算不错呢。

“啪！啪！”枣红马跑得够快了，那四蹄扬起来的雪粉扑簌簌落了两人一身，可是华二永还嫌慢，一再催马加鞭。

“哎，天还大亮着呢，着哪份儿急呀。”

“嘿，从数九到腊八，咱排长领大家队了三十多天雪窝子，耐寒能力没问题，就盼着今晚演习，比试比试呢！”

“比试比试，有把握吗？”

“有啊——，用猎手的话讲：那是陷阱里逮孢子——手拿把掐！”

“噢，”俞斌心里一动，言外有意地说，“要是狐狸呢，老乡常说：‘狐狸精，狐狸精，见肉绕三圈，偷鸡不留声’，当心它咬你一口溜掉了。”

“那得看它落到谁的手里——咱排是深山沟里最旺的

篝火！”华二永把“最旺”二字说得格外脆亮。

俞斌不禁想起这次回连听到的一些反映，提到三排，大家称赞季明朝气蓬勃，把三排搞得挺红火，但同时又听支部的其他委员说，三排有人称自己是“深山沟里最旺的篝火”。没想到在路上就真的听到了这句口头语，这句话引起了俞斌的警觉。他拿定主意，趁三排演习伏击的机会，到实地把情况好好摸一摸。

华二永敞开了话匣子：“咱排长这几天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摆了十来个阵势，什么月牙阵、口袋阵、前堵后截阵……，任那匪特长上四个脑袋、八条腿，也休想偷越进国境！指导员，你来的正是时候，瞧好吧！”华二永啪地甩了两鞭，瞧他那脸上的喜兴劲儿，好象是在庆祝会上放爆竹。

忽地，华二永叹了口气，说：“就是潜伏时间长了点，两个钟头，趴在那儿干挨冻。要是不潜伏，直接打冲锋多带劲；要是象钻山打围的猎手那样，脚上套副滑雪板该多安逸呀，那我保证头一个把俘虏抓过来！”说着他站起身来，“啪”又是两鞭，华二永的身子随着爬犁颠簸起伏，瞧他那张上透出来的得意劲儿，好象他不是坐在爬犁上，而是踩着滑雪板在林海雪原里飞驰呢。

“瞧好吧，头一个！”俞斌仔细地品味着华二永的话，把看到的、听到的，前前后后琢磨了几个来回，从前华二永大事小事都爱拔个尖，露个脸。一年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踏实多了，还入了团。但入团才一个来月，怎么老毛病又犯了呢？俞斌不禁暗自叨念：“季明啊季明，二永这面镜子可

照出了你的问题呀！”

二

夜幕垂落了。翻越一架山梁，忽地从苍茫的山坳里跳出一团火花。枣红马不用加鞭便撒欢儿朝光亮处奔去。那火光映红了参天的青松、白桦……，映红了整装待发的伏击小分队。

俞斌跳下爬犁，季明跑步上前，高声大噪地报告：“三排伏击准备完毕，请你指示！”俞斌看了看表，离演习还有段时间，便说：“先叫大家过来烤烤火吧。”季明喊了声：“解散！”便抢先擦住俞斌的手。这当儿，俞斌把季明上上下下打量又打量，还是那块虎实实的身板，圆睁睁的大眼，只是脸膛被山风吹黑了，也瘦削了些——是呀，负责单独执勤点的工作，是要格外地操劳啊！

欢快的战士团团围住了俞斌，那热乎乎劲儿跟篝火似的，烤得俞斌心里头暖烘烘的。趁这工夫，他把一个个战士都打量了一下。嘿，每个战士都跟华二永一个装束，浑身上下拾掇得整齐利落，精神头儿鼓得足足的。俞斌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概是俞斌的神采感染了季明，他看了看战士，又瞧了瞧篝火，慢声细语地说：“指导员，你看这火候还算——旺吧？”

俞斌没有吱声，他想起华二永，便问道：“伏击的思想准

备怎样？”

“动员几次了，特别对小佟这样的新战士，反复讲了演习就是战斗！”季明明知道给俞斌汇报情况，必须有一般，有特殊，含糊不得。

“那么象二永这样半新不老的同志呢？”

“二永，他还算特殊对象？”季明明加思索便脱口而出，“没问题，这小子自打入团，就象入伏的包米，拔起节来咔嚓咔嚓响——干得满不错！”

这时只见华二永卸了爬犁，劈风踢雪地跑来，没站稳当，就说：“指导员，咱心焦似着火，急着要出击呀，你就下令吧！”

俞斌没有回答，只是把目光移到季明的脸上，那意思是：听听你们排长咋指示？

季明乐呵呵地说：“急什么？有你显身手的机会！到时候你跑快点，可要多捉几个俘虏，给咱这演习添彩哟。”

“没问题，瞧好吧！”说罢，华二永敬个礼，转身就跑了。——听听吧，季明明想演习添彩，二永便打了保票，两个人都是一个想头！不怪人家说二永是季明的一面镜子，可是镜子里明明睁眼露地照出了一个“骄”字，季明却象被成绩晃花了双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俞斌望着篝火思谋着：“看来响鼓也得重槌敲，这旺火更该添干柴呀！”

俞斌神情的变化，季明看在眼里也没往心里去，他看了看表，便说：“指导员，该——”

“该添柴啦！”

“添柴？”季明明看了一眼燃烧正旺的篝火，心里纳闷儿，“演习该出发了，还添哪份柴呢？”

三

白桦谷地三面环山，一面傍水。小分队在谷地张开了口袋，摆下了伏击阵势。那小河便假定为界河，演习课目是：潜伏——围剿战术队形变换——俘虏。

此刻谷地是那样沉寂，唯有西北风撞击树林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白桦林还是那样齐整，唯有林边的树墩、塔头杈子显得疙疙瘩瘩，凹凸不平。俞斌到阵地上察看，一个个里战士们伪装得十分严密，连脚印都用树枝扫平了，一个个队在那儿一动不动。俞斌确信，这会儿匪特上来，准备会瞪着两眼钻进口袋。可是季明的演习计划里，只准备潜伏两个钟头；有的战士也有急躁情绪，长时间潜伏的思想准备不足，想早点冲击、早抓俘虏。眼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把潜伏时间再延长它两个、三个、五个钟点，又会怎么样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还差五分钟两小时的预定潜伏时间就完了，该显示情况了。俞斌没露声色，季明把嘴巴贴到他的帽耳上，小声地请示：“该显示情况了吧？”

“再延长一个钟点！”

“是，再延长一个钟点！”季明明想，指导员是拿高标准的尺子来量咱们呢！量吧！别说一个钟点，就是象抗美援朝

的英雄那样，延长十八个钟点儿也没问题！俞斌跟季明并膀儿站着，他仔细地观察着季明的一举一动，注视着阵地上有一丝一缕的变化。这时西北风刮得更凶了，腊八的午夜多冷哪！雪沙子扑到脸上，象松针扎的那样疼痛。俞斌把手伸到季明的毛手罔子里摸了摸他那湿漉漉的汗手，又顺手递给他一副线手套，暗示他衬到里面。季明心里先是一热，马上他从俞斌这个行动里想到了阵地上潜伏的战士。这时，俞斌轻声告诉季明：“到阵地上看看！”

季明跟在俞斌身后，低姿匍匐前进，一个个检查潜伏情况。挨近指挥位置的十几个战士的装束、动作、精神头儿一项没有差错，个个符合要求。忽然俞斌匍匐前进的手触到一件东西，抓过来一看，是只狗皮大头鞋！把手伸进去试试，还暖和着呢，是谁不等冲击命令下达就换了鞋？俞斌侧身一看：是华二永！他的双脚已换上了胶鞋。俞斌赶紧把华二永的胶鞋脱掉，将他那双冰凉的脚塞到自己的毛手罔子里捂了捂，又重给他穿上大头鞋。华二永不能挣脱，也不敢吱声，又是羞愧，又是感激。俞斌想：要真延长一个小时，华二永岂不要把脚冻坏了？但他也并不感到意外。等季明赶上来，便把胶鞋递给他，两眼直盯盯瞧了季明一会儿。季明脸上火烧火燎的，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他真想好好批评华二永一顿：你不但没给添彩，反倒抹了一把灰！无奈这是潜伏……，又检查一段，发现小佟把指导员给他捂鼻子的毛巾扔到一边了，他本来就有点轻感冒，这会儿拿掉了毛巾，就开始流鼻涕了；还有几个战士就象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

样欠起身子，要冲击，季明楞怔了。俞斌望了望不知所措的季明，心想：战斗不容许马虎从事，演习就要严肃认真！问题既然暴露了，就要迅速纠正！于是俞斌果断地决定：“阵地‘暴露’了，部队出现‘冻伤’，你要重新组织演习！”

“是！”

部队返回山坳。搭雪墙，点篝火，准备露营了。

季明安置妥当，便陷入了苦苦的沉思。俞斌正跟华二永、小佟，还有几个战士谈心呢。不一会儿，当俞斌走到他面前时，季明半羞愧半恼怒地说：“这回演习搞得太窝囊，真没想到二永在这节骨眼上换胶鞋！”

“他还想穿滑雪板呢！”

“滑雪板？他，他想飞？”

“他想争第一！”

俞斌把雪路上、篝火旁华二永的举止行动一一说给季明听，季明不由“啊”地一声：“二永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呢？”

“那，从前你为什么能看出来呢？”

“从前？”季明想起来了，自己刚当排长那时，有一天上山扛柴，四川新兵华二永紧跟慢赶，还是拉在大家后面了。自己热心地上去抢下他的柴禾，替他扛着，可是他仍没跟上。季明催促他：“倒快呀！”华二永却拐到一条小茅道去了。——这是啥问题呢？有人说，四川话把拐弯说成“倒拐”，二永可能把“倒快”听成“倒拐”了。季明细一琢磨，不象。

在俞斌的指点下，季明仔细地做了一番工作，跟华二永唠家史、谈理想，甚至向他学习四川方言，一来二去的两人处得很好。华二永这才告诉季明，那天扛柴下山掉了队，排长喊，大家看，觉得自己的小脸没处搁，就要起性子，装做把“倒快”听成了“倒拐”。

问题查到了根底，季明不但发现华二永有爱虚荣的毛病，而且看到自己带兵简单、毛躁。于是季明向华二永检查了自己的问题，并且勉励华二永说：“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努力干好革命工作，就是一个好战士！”打那以后华二永飞快进步了。

想起从前，季明说：“那时候，我是个新排长，缺经验，少办法，又时常碰钉子，一穷二白的形势逼着我学去，去问，去过细地工作呀。”

“是呀，一个人在困难面前，是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差距的，并且也肯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去改变被动的局面。但在成绩面前，你却被荣誉蒙住了眼，看不到有问题的那一面。就象这堆篝火，眼下虽然烧得正旺，如果不及时添柴，就也有化为灰烬而熄灭的一面！季明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一分为二。眼下，咱对连队形势的估计，对自己的估计，都有点缺乏自知之明啊！”

“缺乏自知之明！”俞斌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使季明从二永这面“镜子”里，不仅看到了全排的问题，更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二永入团有一个多月，自己怎么一次也没找他谈话呢？最近有人形容三排是“深山沟里最旺的篝火”，那么我

们把兄弟排放到哪里去了？还有我那个“添彩”……，一下子季明发现了，是“骄”字糊住了自己的双眼！

“指导员，我自满自足啦！”这句话季明说得热诚而又坦白。

俞斌两眼一亮，说：“骄兵必败呀！有了‘骄’字，有问题看不见问题，看见了问题找不出原因，找出了原因想不出克服的办法，想出了办法下不了改正的决心。同志，骄傲情绪可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障碍啊！”

俞斌的话字字句句都拨动着季明的心弦，热泪从他那圆睁睁的眼里扑簌簌滚了下来，滴在黑红的脸膛上。

见此情景，俞斌不山地暗道：“季明这次照镜子，照得好哇！”

季明猛地擦了一把眼睛，响亮地说道：“指导员，咱们现在就动手，发动群众找薄弱环节，提高我们继续革命觉悟！”

“对，在篝火正旺的时候添柴！”

四

第三天夜晚，天空浓云密布。月亮、星星都淹没在云海里了。在预定四小时潜伏时间快结束时，棉花桃般的大雪铺天盖地下了起来。不大工夫，大雪便把战士身体埋没了，只有微微翘起的脑袋还露在外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走着……，还有五分钟就显示

情况了。季明队在那儿纹丝没动。俞斌试探地问道：“该显示情况吧？”

“指导员，再延长两个钟点行吗？”

“好！”

“指导员，我代表全排向你请求——请你亲自设置敌情吧！”

“好啊，季明主动‘加码’了！”俞斌心里一喜，紧紧握了握季明的手，表示赞同。

“潜伏要沉着，冲击要果敢！”俞斌叮嘱了两句，便走出指挥位置，朝“界河”走去。

大雪没断捻儿地下着，谷地里的树墩、塔头筏子同潜伏的队伍都一起被大雪漫平了。这当儿，如果有人动弹一下，准看得一清二楚。

短促的红光报警信号闪现了，发生了什么情况？季明的眼睛瞪得滴溜圆，隐隐约约见一个黑影越过了“界河”向谷地窜来，……好半天还是这一个黑影在谷地当央不进不退地摇晃着。观察员也没有再显示任何情况。季明思谋了一阵子，判定这是入侵“匪特”的尖兵。忽然那个黑影径直向阵地走来，越走越近，越走越急。再走五、六步，就要踩到潜伏战士的身上了！这节骨眼儿上，如果有谁沉不住气，战斗就得砸锅。这种紧迫的情况季明十分清楚，但今晚他却特别沉着。

也巧，那个“敌人”的尖兵奔华二永去了。三步、两步、一步，只听咣当一声，那“匪特”的人皮鞋踢到了华二永的枪

托上！暴露了？动手吧，只要一伸手，就能抓他个仰巴叉，这个老实的。但华二永明白，没有指挥员的命令，踩到脑袋上也不能动！他一寻思，这积雪下障碍物多着呢，也许他并没有发现自己，再听听动静。只见那个“匪特”尖兵扯着脖子“嗷嗷”学了两声山猫子叫，华二永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下了。

短促信号又亮了。季明看见三个“匪特”贴着南山根向谷地走来，不一会儿，又有一个灰白色的东西从北山角慢慢地爬了过来——这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啊！立时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跳入季明的脑袋，收拢月牙阵，把两侧“匪特”压到中央，然后扎口袋，前堵后截，一网打尽。

季明带着小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成了新的阵势，霎时间，只听得四面呼，八方喊，群山也助威似的一声吼叫：“杀——”！包围圈越缩越小，越扣越紧，象老鹰鹰照上了兔子，五个“匪特”全部落网。伏击演习以全歼入侵之“敌”，宣告胜利结束。

山坳里，出发前点燃的篝火燃成了红炭，俞斌添上一抱干柴，篝火伴随着劈劈剥剥的响声，重新燃烧起来了。各班战士都拿着干柴来引火种，霎时，山坳里火光相连，一片通亮。大伙儿围着篝火笑呀，跳呀，那情绪儿就象这篝火一样，烈焰腾空。三排继续革命的“篝火”，更加火红，更加旺盛了。

Lesson 2

杏黄时节

刘 报 华

芒种刚到，杏花岭生产队，满坡满沟杏树林的杏子，已是枝头累累，一片金黄了。圈在杏树林以内的麦田方，金波滚滚，随风荡漾，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这天傍晚，住在白云山下杏花岭，担任国防施工的解放军通信连，正在开支委扩大会，研究明天支援杏花岭生产队收割麦子的事。身材高大，英俊结实的连长高振山说：“做群众工作，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我们的本分，没想到在这个村，如今却成了‘难题’。今天下午，我和生产队长韩宝忠联系收麦任务，又碰了‘钉子’。他总说，部队为生产队安装电灯一连忙了三个星期日，明天又是星期日，说啥也该休息了。我只好说：‘好吧，既然你不答应，明天我们就休息。’说是这么说，可麦熟一响，龙口夺食的季节，我们能休息么？”说完，他拿眼睛扫了在座的人们一眼，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指导员见他那高兴的样子，插嘴说：“是啊，群众

越是爱护我们，我们越应当谦虚、谨慎，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同意连长的意见，明天立即支援夏收。”“明天支援夏收问题不大，可这院里几十篮杏子，怎么处理呀？”战士支委、九班长提出了杏子的问题。

提起院里的杏子，连长想起了今天下午的情形，他一进三班房东三奶奶的院门，就听到三班长在屋里，隔着玻璃窗大喊大叫：“连长，快来呀，快来帮个忙！”起初，他以为出了什么事，就大步流星地赶过去，正想推门进去，发现门锁着。这时，三班长扒着门缝，喊的更急了：“连长，连长！快给我们开门！”“门怎么锁上了？”连长莫名其妙地问。三班长忙解释：“是三奶奶锁上的，嫌我们不吃她的杏子。”“是啊，是我锁的，不把那篮杏子吃完，你们就甭想出来！”三奶奶又是疼爱，又是责怪地说。这时，她又提着一篮杏子，从她的里屋往外边走边说：“连长，你来得正好，你给同志们带头吃几个！”连长一见三奶奶提着杏子奔他来，连忙说了一声“谢谢！”转身就走。他刚一出门，“咣当”一下，正好和要进门的指导员碰了个满怀，差点把鼻子碰破。连长笑着问他：“你是怎么啦？”指导员也笑着说：“咳！我到九班去，他们房东水燕正给他们送杏子，战士们不吃。水燕见我一去，要我带头吃几个，我赶忙走了。”连长听说也为这事，一拉指导员说：“走，看看去！”他们跑到街上，就见许多房东，有的篮子里提着杏子，有的盆里、碗里端着杏子，拉着战士们，一定要他们吃。战士们推的推，让的让，闹得满街好不热闹。他们觉得战士们这样也不见个办法，两人便折回连部，准备研究

一下“对策”。哪知一进连部门，他们房东妇女主任春霞，和九班的房东女基干民兵水燕等五个妇女，每人提着一满篮子杏儿，早在院里等他们了。水燕见他们一进门就叫起来：“来了，来了，我说他们要回来嘛！连长，指导员，这杏子该收下了吧？”说着，把篮子一举，递过来。其他的几个女同志也涌上来。连长、指导员急得一个劲儿往外推，说啥也不要，就这样你推我推，在春霞家院子里，闹腾起来。水燕见这样不行，灵机一动，把杏篮子往地上一放，回头就跑。当她刚跑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時候，就听到有人嚷嚷：“哎呀，死丫头！”接着就是哗啦啦一声响，原来急跑的水燕，正和进门的三奶奶，又碰了个满怀。三奶奶篮子里的杏子，一下撒了一地。水燕忙上前帮着捡杏子。这时，门外送杏子的人，一个个相跟而来，霎时，连部的院里，就挤满了人群，放满了杏篮子。连长、指导员拉住这个，跑了那个，最后，一个人影也不见了，院里剩下的是一篮子一篮子又大又黄的甜杏儿。……

连长听到九班长这个意见，觉得杏子的处理确实是个难题，于是叫大家讨论怎么办。这个说：“既然贫下中农把杏子送来了，一点不吃恐怕不行。”那个说：“吃是可以的，称称多少斤，吃了按市价付钱。”最后统一的意思是，贫下中农的心意收下，杏子还是退回去。但又一想，这家一篮，那家一筐，分不清是谁家的，可往哪里送啊？连长想了想，便把组织小分队，将杏子悄悄送到生产队部，让生产队给处理的办法，向大家讲了一遍，大家齐声说：“行！”支委会散后，几

十个人的小分队，每人提着两篮子杏子，由连长在头里带领，悄悄地往生产队部走去。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但杏花岭生产队新安装的电灯，却照得家家通亮，路路通明。他们不声不响地走进队部的院里，见队部上屋亮着灯光，人声嘈杂地正在争论着什么。大家把篮子轻轻地往地上一放，正要往回走时，就听到生产队长韩宝忠铜钟般的声音说道：“好了，好了，就这么定，明天就开镰，先割南坡底，完了再割杏花岭，最后收割后家崖。明天下地，不打钟，不吹号，大家听头通鸡叫就出发，注意‘保密’，记住了没有？”他把“保密”两个字，还说得特别重。“记住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啊，起床是得轻点，要把部队吵醒了，他们还能呆得住？明天说啥也得叫他们休息一下，机器转久了，还得措油哩，别说是人。”连长一听，便知是他的房东妇女主任春霞。高连长他们为了不叫对方发现，没敢听完，把杏篮子放在院里，就悄悄地回来了。

二

雄鸡一声叫，春霞猛地醒来。她穿起衣服，来到外屋，见住在对面屋里的高连长他们，门关得严严的，她想：“是该多睡会儿，他们太疲劳了！”她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走到院里，只见满院月光铺地，亮得象白天。见到这空旷的院落，不由想起了昨天下午和晚上，杏子送来送去的情景。又由杏子的丰收，想起了解放军帮助他们兴修水利的情形，

去年春天，通信连施工刚住到他们村，那时，天不下雨，满地红，热辣辣象蒸笼，麦子干得叶儿黄，棉花到粥不能种。通信连停止了施工，全力以赴，投入了抗旱。部队和社员一起担水点种，全村六眼井，每天担得见井底。就这样突击了五天，二百多亩旱地庄稼全部种上。更使她难忘的，是高连长带领战士上白云山，进“青龙洞”探水源。由于洞里缺氧，高连长找到水源便昏倒了。可是，水源终于找到了，“青龙泉”为人民所用了，全村的一千多亩地从此都成了水浇地。所以，这二年庄稼连年丰收。就连那老杏树，因喝足了“青龙泉”水，也返老还童了。棵棵枝叶茂盛，碧绿成荫，杏子压满枝头。

春霞想起了这一切，心潮滚滚，无比激动，她嘴里喃喃地说：“解放军同志，说什么你们也得休息一天啦！”她轻轻地取下挂在墙上的镰刀，又轻轻地走出了家门。向西走了不远，就碰上了要下地的姑娘水燕。她们一块往前走了几步，就来到了三奶奶门前。三奶奶正手拿镰刀走出院门，春霞问：“三奶奶下地？”“嘘——小声点！”春霞疑惑地问：“三奶奶怎么啦？”“怎么啦？还不是怕惊醒了‘当家的’么！”三奶奶小声但又欢快地说。“嘘！——”春霞象是明白了，可又不十分明白，便问道：“你们家的战士们没有醒吧？”“没醒，没醒，他们关着门睡得正香呢！”“我们家的九班也还在关着门睡哩！”机灵的水燕，把两条短辫向后再一甩，插嘴说了这么一句。她们几个人边走边说，好不高兴！走到半路，春霞又提出了刚才没弄清的问题儿，“三奶奶，‘当家的’是

怎么回事？”“你还没闹明白呀？”爱说爱道的水燕把话接过来，象放机枪一样有声有色地说，“三奶奶不是一个人嘛，同志们什么活都帮她干。烧水、做饭、推碾子、磨面、打羊草、出猪圈、堵鸡窝、拾鸡蛋、上场分粮食、下地种自留园，嘿，就连喂小鸡人家还管着呢！”“是的，是的。”三奶奶赶忙出来作证，“那是去年麦收时的事，我买了二十个小鸡，早晨在院里喂饱后，吃饭就下地去了。到了地里，想起小鸡没弄到窝里挂起来，为这事回家吧，怕耽误生产，不回去吧，又怕狗儿猫儿给吃了。一上午，心里七上八下。中午下工，我到家一看，噢，你们猜怎么着？”三奶奶说着回过头来故意让她俩猜。“怎么着？”春霞问。“小鸡燕子好好地挂在房梁上啦！”水燕接过来，说：“那是你记错了吧。”“没错，没错。”三奶奶咯咯地笑起来，直笑得前俯后仰，差点摔倒。“是高连长帮着把小鸡放到窝里，又挂到梁上去的。”三奶奶得意非常地说。“高连长？”春霞、水燕几乎同时在发问。“对，就是他。”三奶奶继续说，“他进‘青龙洞’探水源昏过去，不是送医院了么？应当治疗半个月，他三天头上就跑回来了，想在我家的三班蹲点，他一进门，见院子里跑着一群小鸡，心细的高连长怕猫儿把小鸡吃了，就给我一个个捉到窝里，挂了起来。”春霞听了后，无限感慨地说：“高连长就是这么个人，要说猛，赛武松，要说细，强过大闺女，真是个好入哪！”“好入是个好人，昨天送杏子可把我气坏了，要不是给他们放下篮子跑了，他们还不收！”水燕又得意，又有点怨气地说。“是啊，这回，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哈哈！”性格开朗的

三奶奶，又放声笑了起来。水燕也得意洋洋地说：“咱们昨天那么做，最大的好处是杏篮子混在一起，他们分不清哪个是哪家的，根本没法退。哈哈！”水燕也象三奶奶一样大笑起来。一提杏子，春霞不由地想起了昨天晚上，杏子又出现在生产队院子的情景，于是说：“别笑了，杏子人家根本一个也没吃，又给咱送到生产队都去了！”“啊！这怎么能行呢？”水燕象小孩子似地嚷了起来。三奶奶刚才欢快的心情，顿时又沉重起来，她焦躁不安地说：“春霞啊，你们当干部，可得有个主心骨哇，他们不吃，咱们贫下中农的心里不乐意啊！”春霞听三奶奶这么一说，就下保证似地说：“三奶奶，这事你放心，昨晚宝忠安排了，派好几个人，专门给部队送杏子，明天一早，他们就挨家挨户，凡部队住的家，要求都送到。”三奶奶和水燕一听，这才放下心来。就这样她们三个有说有笑，不觉来到南坡底的麦田。麦田里，社员们的歌声、笑声和镰刀“嚓嚓”声连成一片，麦捆子一堆一堆，黎明前望去，就象一座座小山。春霞把袖子一卷，回头对三奶奶和水燕说了一声“干！”三个人便跳下麦田，挥开了镰刀。

三

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南坡底二十亩麦子已经割完了，大家正坐下来休息，只见一个担任护秋的民兵慌慌忙忙地跑来，见了队长韩宝忠，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队长，出了事了，村北杏花岭二十亩麦子一夜全不见了！”那民兵说这

话时，脸涨得发红，急得直喘粗气。韩宝忠一听一夜丢了二十亩麦子，感到确实是个大事。但又转念，这麦子什么人把它割走了呢？这时，去年麦收各个民兵排晚上偷偷地起来做好事，还不告诉人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于是他又严肃、又开玩笑地说：“你们自个儿坦白，昨天晚上谁们又不守纪律，起来割麦了？”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作声。他点了点割麦的人数，除去另有任务的外，也都在场。他自语道：“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议论纷纷，说啥的也有。队长韩宝忠说：“别乱叨叨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走，到现场看看。”说完，带领几个人，直奔村北杏花岭麦地而来。来到麦地一看，果然麦子被割走，地上的麦子也拾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咋搞的？正在大家十分纳闷的时候，听到从村子方向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呼喊声，“队长，麦子找到了，都在咱们的打谷场上垛着呢！”等这个女同志跑到跟前，大家一看是水燕。原来她说丢了麦子，而且是二十亩麦子一块丢，觉得里边必有文章。于是当宝忠他们顺大路来杏花岭麦地时，她却绕道跑到村里打谷场上，一看，果然有堆很大的新割的麦垛，在那里垛得整整齐齐。究竟是谁割的？水燕琢磨不透。听她一说，大家也都感到惊奇。正在大家猜测不一，议论不休的时候，突然听到杏花岭北山坡，有嘹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这歌声由远及近，是那樣的清新、洪亮而动听。虽然歌声不远，但由于郁郁葱葱的杏树林遮挡，所以只闻歌声，不见其人。歌声越来越响，寻找割麦人的男女社员，听着这悦耳的歌声，个个精神振奋，

找到杏花岭，一看，你们把麦子割完运走了。我们就在后边追，追到后家崖，还是不见你们的影子。我们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杏子送不到解放军手里，决不要休。一迈腿，又追下山坡，幸亏和你们在这儿相遇，要不然，我们还不知找到什么时候呢！”说着，他笑嘻嘻地把杏子捧起来，就往高连长手里递。这时其他送杏子的和在场的社员们都一齐下手捧杏子，硬往战士们手里塞。高连长见贫下中农为了送杏子，费了这么多心，十分感动地说：“同志们，贫下中农这样关心爱护我们，这次杏子大家要吃，一定得吃！不过，……”说到这里，他把眼神转向了队长韩宝忠，一边瞅着韩队长，一边说：“这回的杏子，我们接受下来，以后照价付款，你可不能不答应啊！这是毛主席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规定的呀！”

此时，朝阳火红，霞光满天。彩霞照在远处金波滚滚的麦田上，照在近处碧绿如葱的杏树林，照在战士和社员的笑脸上，照在正在高叫的布谷鸟身上。整个大自然，就象一个大花园，显得更加瑰丽，分外妖娆！

不由抬头仰视前方，在那半山坡绿海一般的杏林中，有时隐约可见金黄的麦堆在向他们移动，麦堆摇来摆去，看着就象一个个朝下滚动的小山。小山越移越近，忽然，在小山的上边，闪出一点红，那点红，在社员的眼睛中越来越鲜明。这点红，不是别的，正是解放军战士头上的帽徽。走在战士们最前面的那个高个子，不正是连长高振山么？社员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当部队来到跟前，只见干部、战士的脸上流着汗水，衣服和帽子都湿透了。水燕见解放军战士当中，她们家住的九班也都来了，她又吃惊又纳闷地大声问：“高连长，你们夜间不是都关着门睡觉了吗？什么時候下的地？”高连长对她笑着说：“这个啊，不能说，正象你们韩队长讲的，得‘保密’！”逗得大家轰地都笑起来。这时韩队长上前紧紧地握住高连长的手，连喊：“老高！老高！……”满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儿，可嗓子眼里就象被什么塞住似的，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这个从小给地主扛长活，挨打受骂，不知流泪是啥滋味的硬汉子，如今眼里却闪着晶莹的泪花。

“高连长！可找到你们了！”一声喊叫，又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北山坡，只见在连长他们运麦来的路上，一闪又飞下五、六个人来。他们每个人都挑着两大筐杏子，急步如飞地来到跟前，把杏子一放，为首的一个，一边擦头上的汗水，一边说：“高连长，你们叫我们找得好苦啊！昨晚，按韩队长的布置，叫我们一清早，把你们送到生产队部去的杏子，再送到你们手中。哪知早晨到你们住家，家家屋里不见人，我们想，你们准是瞒着我们，下地割麦子了。从村里

Lesson 3

“绿旋风”新传

古 华

春风带着喜讯，吹遍了水寨山村，告诉公社的社员们：县机动插秧机操作表演现场会，眼下正锣鼓喧天，人如潮涌。在一丘五亩见方的水田四周，田埂上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全县各社队的代表。田里，现今摆着个钢筋铁骨的稀奇家伙——东风二型水稻插秧机！谁个不睁圆了眼睛盯着它？谁都要亲眼看看，看看这千古以来的第一次用机器插秧，到底怎么个插法！

就在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粗壮结实的老汉，背着个斗笠，提着盏马灯，从站在密密麻麻的田埂外边挤了进来。他双手拨着人群，侧着身子直往里钻，嘴里不住地叨念着：“同志们喂，请让让！让我靠里边站站！”大家见他一身风尘仆仆，衣襟和裤腿全被露水打湿，就不约而同地给他让出块人宽的地方来。看得出来，这老汉是连夜赶了远路，专程来参观这插秧机表演的啊！

插秧机“突突突”的正要开动，现场会的负责人高扬着双手，说：“同志们！表演马上开始。现场需要两个装秧手，请自动报名上来两个！这技术很简单，每人负责把秧苗填满六个送秧盒，做到整齐利落，不空兜就行！”

“我来！”“我算一个！”“我能装秧！”顿时，田埂上喊声一片，人人都要争着上场。亲手参加栽插这千古以来的第一厢绿秧，谁个不乐？谁个不手痒？倒是那头发花白的老汉，不声不响的草鞋一脱，紧了紧束腰的白汗帕，卷起裤脚，“扑通”一声跳下田，哗哗地踩得一路水花飞溅，就跨上了插秧机板，拍拍胸膛对插秧机手说：“装秧我算一个！”另一个抢先上来的是个姑娘。插秧机手又耐心地将注意事项向她们交待了一遍。于是，各就各位，机器欢叫着，开动了。一呼啦，水平如镜的稻田里顿时涟漪荡漾，鳞波闪闪，一溜十二行嫩绿的秧苗，旋风一般随着飞轮的滚动，插下来，铺开来，兜兜匀正，行行齐崭……人挤着人，头挨着头，互相推着碰着，笑着嚷着，前面一排的被挤下了水，田埂上的一个个被溅上了满身满脸的泥星。可是谁还顾得上这些？谁还分辨得出来，在这沸沸扬扬的欢乐气氛中，哪是鼓，哪是锣，哪是机器响，哪是人欢笑！

机器插了一厢又一厢又一厢，绿色锦绣浪卷波翻。右边的装秧手已经换了好几次，只有那头发花白的老汉，不管大家怎么高声叫喊，催他下来，他总是得意地哑哑嘴点点头：“莫急莫慌，让我再来一圈！”直到现场会的负责人握住他的手：“老同志，新鲜事物嘛，大家都试试，都尝尝！”老汉才依依不

舍地拍拍机板，摸摸秧箱，两腿泥水一头汗，上了田埂，上了田埂，冲着他周围的人说：

“又是一场革命哪，今天用上了机器插田！我们这些作田的里手，栽秧的干将，都得加快脚步朝前赶！”

老汉说着，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满脸泛出红光，浑身喜气洋洋，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腮巴上的黄胡子一根根抖了起来，神色刚毅的眼睛里滚出几颗晶莹的泪珠来！接着，他便拎起衣服，提着马灯，挤出人群，脚也没洗，鞋也没穿，头也不回的走了！

大家不禁要问，这老汉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他今天为什么高兴成这副模样？还有，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当，又走得如此匆忙？唯恐耽误了这一时半晌的大好春光！这里，只说他回到生产队，说出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来，有分教：

狮子林下“小洞庭”，

一湖绿水一湖金！

二

老汉姓周名兴，是狮子林生产队的贫协组长，方圆百里远近有名的插秧能手，人称“绿旋风”。这“旋风”二字，是说他从小练就了一手拔秧栽田的绝招，手艺好生了得，一般快手插田，都是左手分秧右手插；而周兴老汉却能左右开弓，左手分秧右手插，右手分秧左手栽，轮番往返，快疾如风！一眨眼工夫，手下便能秧苗成行，绿茵一片……更难得的是，

他虽说年过半百，却还腰直腿硬，精神饱满，有一股为革命为集体冲锋陷阵不服老的干劲。他认清看准了的事，一鼓作干劲干起来，可就风吹不住手，浪打不回头！

“嗨嗨！得跟老子打个招呼！”

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他第一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村里有个富裕中农名叫王得福，看着耕牛、土地、农具入社不放心，暗地里想方设法保留土地证。周兴老爹一见恼了火，连忙跑去找着他，大声开导说：“老兄，你得跟单干老子打个招呼！集体化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指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贫下中农走定了，谁也不能存二心！你还想走伤天害理搞剥削发家的老路，绝对走不通！你必须死了这个心！……”这以后，不管是谁，只要干了见不得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集体的事，老爹就要大喝一声：“老弟！得跟老思想打个招呼！大伙都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你还能存着私字要姓‘资’？”

于是，久而久之，老爹的这句口头禅，慢慢的被队上干部、社员引伸开去，广泛应用，“老产量”啦，“老措施”啦，“老习惯”啦，“老后进”啦，……都说得打个招呼。当然喽，这些都引伸得对，也有引伸得不对的。应当怎么个引伸法？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周兴老爹有个儿子名叫周喜农，是个中学毕业生，当着生产队的会计，为革命种田每日里起早贪晚的吃苦在前，挑重担在先，年头年尾没有片刻的松闲，很受队里贫下中农的赞赏。会计是生产队的内当家，队长的左右手，这些年

来狮子林生产队粮、棉、猪连年三超《纲要》，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这里头，能没有内当家的功劳？照理说，有这么一个儿子，还有甚说的？可是周兴老爹他不！他总是对儿子严格要求，发现儿子思想上长出点枝杈，便及时“修剪”。比方，他发现儿子喜农遇着了邻近生产队的同学，那些男男女女的知识青年，谈起狮子林这几年的变化，就喜欢神气地双手叉腰扬起眉毛说：“同志，对不起！我们生产队已经跟老子打过了招呼！今非昔比！”

“你这是哪里学来的？”老爹几次告诫儿子，“还要不要继续革命、继续前进？你这是叫成绩迷住了眼睛！”周兴老爹心想：一队的会计，重任在肩，扬眉张嘴，抬手动脚，都关着狮子林生产队百十户人家、数百人口的吃穿花用，关系着为祖国为世界人民多作贡献的大事情！所以对于儿子，他总是要事事留心察看，处处教育从严。

周兴老爹就是这么个脾性，这么个人。

却说老爹这次带着本队贫下中农的嘱托，参观了东风二型插秧机的实际表演之后，大步流星地从县城赶回，心里热乎得象一团火。机器插田这桩大喜事，回去可得好好宣传宣传，为队上出些主意，与大伙合计合计，然后大干一场。这天他回到狮子林，正好队上党员、干部们开会商量购买手扶拖拉机和机动插秧机的事。为了扩种双季稻，争取更大幅度的增产，眼下这两项农业机器都是急需的。可是队上的公积金早已作出了计划，派好了用场，一个钱又不能掰开

作两个钱用，如果买了手扶拖拉机，那插秧机又得等候些年月。周兴老爹这时从外边闯了进来，大声嚷道：

“同志们，又得跟老子打个招呼！”

干部们心里一喜，连声问：“怎么样？”

“好得很，托党和毛主席的福，有了机动插秧机，种田拔秧，又闹开了革命！”周兴老爹浑身热气腾腾，不知是赶路的缘故，还是心里不能平静。

“这可好了，我们那几百亩双季稻的计划可以实现了！”队长周永强和干部们都高兴地说。原来这狮子林生产队的社员干部，早就想在原来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丰收，只是在插秧时节农活忙不过来，才一直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可是，我们队的现款只够买部手扶拖拉机呀！”有人提醒大家说。

“那——，我们能不能考虑……”会计周喜农拉长声音，停了好一会才提出：“请求上级贷笔款，买部机器再说？”

生产队长周永强，是个虎背熊腰，胆大心细的青年人。他平日说话不多，可顶有心计。对于会计这建议，他只是望着周兴老爹笑了笑：“向上级伸手，这在我们狮子林生产队，可从没开过头的啊！”

周兴老爹觉得队长这话正说在点子上，他转过头来对当会计的儿子说：

“好大的口气！喜农，你打算买个什么牌子的插秧机？”

“东风二型，机动插秧机哪，爹。”会计周喜农和颜悦色地对爹解释。听口气他心里明白，父亲对他刚才的建议很

不满意。

“那不叫东风二型，东风二型是自力更生国产牌！”老爹瞪了儿子一眼。

“照您的意思，我们队上应当买个什么牌子的插秧机？”有人笑着问。

“照会计的意思，明明是要买个‘贷款牌’、‘伸手牌’的嘛！”老爹生气地说。

“爹！”周喜农涨红了脸。

“别这么左一声‘爹’，右一声‘爹’的叫嚷！动不动就向国家伸手！”周兴老爹气得腮巴上的黄胡子都翘了起来，“不错，我们国家有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搞了二十多年，家大业大，不短我们狮子林三千两千的，你以爲可以随意伸手么？”老爹嗒嗒地连声敲着烟锅，说得满屋的人鸦雀无声，“是的！我们国家是很兴旺哪！可我们不能丢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传统！如果都像你周喜农这样当伸手派，给国家添困难，加负担，那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哪辈子的事？啊？”

“对对，我们插秧机缓几年再办……”会计周喜农连忙转弯，表示认错。

“缓几年？”周兴老爹又问。

“等我们自己筹足款子的时候。”儿子说。

“我说明年就买！”周兴老爹突然大声说。这话在大家心里，就象响了一声春雷。

“周老爹准备造部印票机吧。”有人说。

周兴老爹没有理会这玩笑，只管坐下来，拧着眉头吧嗒了半晌烟锅，才心平气和和生产队长商量，“永强！你大叔我刚才在路上捉摸一件事，想跟你和干部们谈谈。”

“欢迎，欢迎！”队长平日最肯征求一般老贫农的意见，周兴老爹的三言两语，往往一下子就能点破年轻当家人心里的疑难。

“去年王得福守水库，今年队上把他撤了，你们安排谁接替他？”周兴老爹问。

“是呀，王得福私心没改，要他守水库他却摸鱼捉虾卖！今年才免了他的职。”队长周永强连忙将手中刚卷好的一支喇叭筒递上去，说，“大叔！有收无收在于水，听气象台预报说，今年雨水少，管水库的工作就更紧要了，正在考虑派个靠得住的人去哪！”

“不怕你们笑话，我自己推举自己，你大叔去怎么样？”老信子瞪着眼睛，屏住声息地等待回答。他那紧张的神色，就象生怕得不到这份差事似的。

生产队长被老爹的积极和热情所感动，但考虑到任务艰巨，半晌没有吭声。大家知道，守水库兼管四、五百亩田的水利排灌，到了禾苗开兜拔节，抽穗扬花的时节，放水员日夜不睡，提着马灯赤脚飞跑还忙不赢，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信子怎么吃得消？队长和干部们都劝道：“周家老爹，这熬夜下水的事，就让我们青年人干算了！”

周兴老爹着了急，哪里肯听！他满脸通红，大声争辩，说什么也要守这么一年的水库，当这么一年的看水员！大

家相劝了好一阵，知道这老爹的倔脾气，拿他没办法。队长带着赞赏的笑容，激动的心情，和干部们研究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到了田间排灌大忙季节，由队上再添一名基干民兵协同管水放水。老爹这才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还有个事情，”大家见周兴老爹刚起身要走，又提出了新问题：“队长！我要向队上借支二十块钱，支在我自己名下。”

会计周喜农这时插嘴问：“爹！要买什么啦？我们眼下这日子已经很不错了！”会计有个习惯，送着社员私人借钱，他总要盘问底，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我一把年纪了还会去买糖吃？”老爹觉得儿子太不了解自己了。

“公款不好私借。”会计周喜农想了想，作出主张：“你回去问春英拿二十块钱花花算了。”春英是他媳妇。

周兴老爹想了想，说：“行行，这样不违犯队上制度，不使你为难。”说着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可是没过五分钟，老爹又转了回来，拍拍脑门，没头没脑地问大家：

“唉，忘记了问干部们一声……”

又是什么事？这可把大伙弄糊涂了，这老爹今天怎么了？

“明年，呃呃——，明年买回了机动插秧机，”老爹结结巴巴地问，“队上打算让谁开呀？”

“哈哈……”大伙都笑了起来，这老信子怕是想机器想得着了迷喽。

“爹！”会计周喜农涨红了脸。平时一个急性子的老头，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机子还没翻砂，款子还没着落，早着哪！再说，开机器还得懂得些技术，复杂着呢。”

“我没文化，学着开开不行？”老爹态度严肃地瞪着大伙问。

老爹一把年纪了，现在竟然提出要开插秧机，弄得干部们一时都哑口无言。

“我不会作难你们，”周兴老爹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有空就让我学学，学会了就让我开开，插那么几行试试，过过瘾……几千年来，我们作田人都是面朝泥土，水里作揖，折断了脊梁骨！今天，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用上了机器插田，我这插田老手得跟老日子、老手艺打个招呼喽！”

听了老爹的这番解释，大家心里都非常感动。

第二天，周兴老爹从儿媳妇春英手里接过二十元钱，又向队里告了假，说是要去东江桥口鱼苗繁殖场看女婿。

又过了两天，周兴老爹从桥口鱼苗场挑了一担鱼盆回来。在路上，正好碰着富裕中农王得福。王得福笑嘻嘻地说：“周兴老表，今年派着你去守水库？真没想到，我脑壳上这紧箍咒刚刚脱下，你就又拣起来戴上了！”

周兴老爹回答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守水库是个光荣任务！有的人私心没改，光知道摸鱼捉虾肥自己的腰包，想干队上还不让哪！”

老爹这几句话，说得王得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他看到老爹鱼盆里浮游着黑压压的小鱼秧时，就又神态自若

地半真半假的开玩笑：“老表，插秧作田，你算一把好手，要论这养鱼，几届看水员都没搞成器，你这个老积极分子，可不要在这上头栽筋斗啊！”

“多谢你的关照，你就等着看笑话吧！”说着，老爹挑着鱼盆子要走，可是一想，又回过头来说：“得福，从合作化起你就跟社会主义存二心，得跟老思想打个招呼，你那心眼也要开开窍啦！”周兴老爹给了王得福几句批评，便一径挑着鱼盆来到狮子林下“小洞庭”边的一口暖水池里，悄悄地来了个“撒豆成兵”。

三

再说狮子林下这“小洞庭”，原先本是小小一口山塘。春天雨水多，它容不下，常常洪水闹灾，可是等到三伏天雨水稀少时，它那个水牛洗澡的凶沟又很快干了底。在一九六四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狮子林生产队周兴老爹一班老愚公，带领周永强一帮小愚公，顶着一冬的风雪严寒，猛攻苦战，才在这山谷中修成一座宽窄三、四十亩水面的小型水库，使狮子林下的几百亩旱土，改成了水田，做到了旱涝保收。

狮子林生产队也就跟“一穷二白”的老日子打了个招呼。经过几年奋战，连连丰收，一跃而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就只这水库年年养鱼，年年都蚀了本，从没捞回过几条大鱼。

这年周兴老爹担任了管水员，他心里有本帐，不服这个输，就又在水库边暖水池里撒下了一满担鲤鱼、草鱼秧，精心伺养到半指大后，才纵龙归江，放入“小洞庭”里。他心想，若是秋天没鱼蚀了本，又亏不了队上三元两块的，若养鱼成功了，那可成就全了我们狮子林生产队一桩大喜事呢！

从此，这老爹常常荷着把锄，握着把镰，挑着担筐，满田畈，遍山谷的游转。这田埂、山坡，这沟渠的两边，绿葱葱嫩鲜鲜的鱼草，到处丛生过膝！在灌水、排水的空闲时间，被周兴老爹一筐筐、一担担的割了来，撒在“小洞庭”里。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半指大的一尾尾鱼秧，经周老爹这样精心照管，真招人喜爱，看着看着就变得有一指头粗，禾镰把大，月刮片儿长……这鱼秧，成日里摇头摆尾，在水草里万头钻动，沙沙作响，咀嚼得真欢畅。

附近一条条田埂，一面面山坡，一道道沟渠堤堰，那些鲜嫩的草都被周兴老爹翻光了，养肥了“小洞庭”里的万尾鱼秧！稻田里的害虫，从此也就没处躲藏了。

生产队的大事小事，哪一件瞒得过队长周永强那双锐利的眼睛！周兴老爹在狮子林下“小洞庭”边的这一举动，他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当他发现周兴老爹用自己的钱给队里买回了鱼苗，赶忙把二十元钱送还老爹。老爹说：“永强，这可不行！大叔这几年的生活你清楚，不是以前那穷日子啦！”接着便把自己的心思全部告诉了队长，要搞成器了队上再还二十元钱。队长说：“你的心意大家都领受了，队上也并不是买不起鱼苗哇，根据政策，这二十元必须

还你！”老爹才只好收下。打这以后，队长三天两头扛着一柄被水磨得雪亮的银锄来水库看望，一次，他拿着一大把做标本的各色鱼草，来到看水员的茅棚里，叫一声：“大叔！公社书记托人带来了这些鱼草，供你参考！”老爹欢喜得细眯起眼睛，识着标本，半天合不拢嘴：“难为书记他记挂着……永强，队上这么忙，你上来不耽误工夫？”队长说：“大叔，给你做伴来了，今晚你好好睡睡，我打夜班！”这时候，老信子更乐了，“人常说，人老骨头粗，正好做功夫，你年轻脑睡重，又是个大忙人，你的心意我领情就是！”两人谈得十分亲切融洽，看着队长带来的大把鱼草标本，周兴老爹高兴得眼睛发花。

“难为你有这份心肠，唉，我家喜农比你起来，差远了，永强！”

周兴老爹想起自己的儿子，爱躺在成绩上沾沾自喜，心里就老觉得不是味。

“话不能这样说，大叔。喜农兄弟工作任劳任怨，帐目清楚。”永强队长说，“唉，就只是今年以来，他老跟我嘀咕：生产队办公室太简陋啦，太不象个先进队的气派！”

“这不长进的东西！我最近看出他思想快把把艰苦奋斗忘了，没出息！”老爹感到有些懊恼说，“自我上了水库，就找着个机会找他谈谈，望你们多教育帮助他。”

这一老一少，时常在下了工后，蹲在“小洞庭”边，一边看着鱼秧吃草，一边交谈队上的情况，一谈就是半晚。

入夏以后，五十多天没有下过绿豆大一粒雨，天空也没

见过鸭毛大一片云，路上尘埃滚滚，树林里枯叶成层。可是狮子林生产队的几百亩水稻田，有了周兴老爹守水库，做到了滴水不漏，勤排浅灌，禾苗比哪年都长得更为葱绿可爱，哪象个大旱年景的样子！紧接着就是“双抢”，打下一季金灿灿的稻谷来，又栽插下一季绿色锦绣般的晚秧。狮子林生产队准个不乐？谁个不在心里惦记着这位年过半百的老爹住在高山水坝旁的茅棚里，为着队里丰收，风餐露宿，经霜熬暑，在经管着一湖比油还珍贵的绿水！好几次，社员、队干们或是抽空，或是趁便来看望他，都见他荷着把银锄，挑着担鲜草，脚步刚健，边走边唱着他自己编的山歌哪！

狮子林下“小洞庭”，

一湖绿水一湖金，

守好水库为革命，

大旱年头好收成……

真是老来乐！慢慢的，大家就感觉出来，周兴老爹唱的这“好收成”三个字，不单单是指的水田那两季丰收的禾苗，更有那“小洞庭”里，那些孙猴子变着戏法似的鱼秧，经他一日几遭鲜草的勤喂勤管，如今一尾尾白花的红鲤鱼、长尾草鱼，激浪扬波，逐水欢跃！

“少说也有两万斤！”会计周喜农满心喜欢，“冬季有了这笔鱼款，买部插秧机，再盖个办公室，接待来宾，介绍先进经验也有个象样的地方。”

“周兴老信守水库我算服了输！光‘小洞庭’一项，劳动

日值就高尖了，生活又要变样喽！”富裕中农王得福说。

“今年狮子林又翻了个身！多亏了周家大爹一颗红心，两只铁手，苦心经营，秋后开潮他准定又得说：‘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啦！’哈哈……”生产队长周永强，想到的是明年有了机动插秧机，实现几百亩水田全部种双季稻，为革命多打粮。

社员们也都在禾场上，田边地头议论、赞叹。

“大叔！”生产队长周永强，他最了解老爹的心愿，常常怀着满腔的喜悦，试探着问：“‘小洞庭’这笔收入，是你老一大功劳！队里该添些什么，该办些什么，你老先提个意见指点指点。”

周老爹惬意地眨着眼睛，心想：这事还需我来点穿？买部机动插秧机，再盖个农机修配间！嘴里几次都是这样回答：“我算什么？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社员群众的功劳嘛！收入怎么个开销，队上干部们比我通晓。”

话虽这么说，当收了晚稻，“小洞庭”开潮放干了水，现出了雪白一层叫人眼花缭乱、活蹦乱跳的大尾鲜鱼时，老爹和会计喜农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争吵。

四

事情是这样的：“小洞庭”放水开潮时节，恰好生产队长周永强往县里参加四级扩大会议，队上的生产安排暂时交给会计周喜农照管。队长临行前，嘱咐喜农：趁冬日天气干

爽，除了抓紧冬季积肥、管好油菜、草子以外，还要适当安排些劳动力，做些砖瓦。打砖做瓦干什么？会计和队长的想法不一。队长跟周兴老爹一样，主张盖个农机修配间，会计喜农呢？他主张盖个象样的办公室。

那天，周兴老爹送三个去县插秧机手训练班学习的青年进城，又代替队上出纳从县农副水产公司取回二万五千余斤鲜鱼的现款，回到狮子林已经是半下午时分。他看见“小洞庭”的堤坝下，有一班人马正在打砖瓦坯，不免绕路去看个究竟。

“嗨呀，看这劲头狮子林要大兴土木啦！”老爹心里好生欢喜。

“是呀，打发了穷日子，生产队还能不排场排场，风光风光？”正在做砖坯的王得福，一见老爹连忙答了腔。

老爹听他这话里有话，十分诧异，忙问：“怎么回事？什么排场风光？”

“说是要跟老房子打个招呼，生产队要盖新办公室了！”老爹心里一紧，脸色一沉，

“谁说的？”

“老表，这事你还问我？”王得福笑嘻嘻的，“会计说的呀！”

王得福这话，说得周兴老爹浑身火烧火燎，气得睁圆了眼睛：“怎么不盖农机修配间，反倒要盖办公室？”

经老爹这么一提，大家议论纷纷，对呀！眼下正在大办农业机械化，各种机器一年年增多，没有个机修间，机器维

修保养，动不动都往城里跑怎么行？

周兴老爹回转身，胸口就象塞着半截砖，气闷得很！心里直嘀咕，这也叫“跟老日子打个招呼”？盖个象样的办公室？怎么才象样？象个什么样？唉呀！孩子，你，你忘了本啦！

老爹一声不响地找着队上出纳交了款，回到家里，脸色铁青得难看。

“爹！怎么啦？累啦？病啦？”儿媳妇春英一见，本要将胖娃娃递过去，因为这在平日是老爹最喜欢的……可是她缩回手来，凝望着老爹的满脸乌云，吓了一跳。

看着孙子那乌黑亮的大眼睛直叫自己，笑得象朵花儿，胖乎乎的小手直往前扑，周兴老爹不觉的心里一热，伸手将孙子接了过来，用胡子刮了刮孙儿的嫩脸蛋，又默默地看了儿媳妇一眼，心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爹老了！”

春英是个机灵嫂子，见老爹今天神色有些异常，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忙去灶屋里退了火，拍拍衣襟找丈夫去了。不一会，去张罗木料的周喜农跟着她妇回家来，一身散发出杉木皮气息。

“爹！”喜农放下扁担斧头。

“嗯！你回来啦！”周兴老爹抱着孙子，“呼”地站了起来。

喜农一见情况不对，便小心地问：“爹，怎么啦？”

老爹将孙子交到儿媳妇手里，看都不看儿子一眼，一扭头坐下来，径自掏出烟锅，敲得嗒嗒响，说：

“我是贫协组长，我代表贫下中农，跟你谈谈！你如今

是队里的干部，可不能辜负了大伙的心意！”

“爹，我有什么不对，你多批评。”儿子见爹今天生了气，连忙表白说，“我当了几年会计，经管队上钱粮，一没有多吃多占，二没偷过一时半刻的懒，生产上我流的汗不比谁个少！狮子林生产队靠全体贫下中农社员群众，革命生产一年强似一年呀！”

“慢着表扬！”父亲一下堵住了他的话把，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脑袋里尽装的是些什么呀！‘同志，对不起，我们狮子林已经跟老日子打过了招呼，今非昔比！’这话不是你说的？老天爷！多神气！丰产真的到了头？贡献真的到了顶？不再需要艰苦创业、继续前进？这些你得好好向你永强哥学习！”老爹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对于这么大一场革命，你却少了一副热心肠！‘小洞庭’那笔鱼款，本来应当全用作发展农业机械化，买部机动插秧机，盖个农机修配间，而你却主张盖个办公室！你摸摸脑袋想一想，是谁选你这长工的儿子当了狮子林生产队的会计？队长不在家，贫下中农没有决议，又是谁给了你权利，放出空气，打砖做瓦不盖农机修配间，而要盖个办公室排场排场，风光风光！啊？你说说，说说！”

儿子的额头冒出了一层汗珠子，父亲的话说在他痛处，脑子里直嗡嗡作响，抬头一看父亲，正瞪圆了眼睛，等待着他的回答。

“爹，别发气，别发急……盖办公室的事，是我个人一时的想法……‘跟老房子打个招呼，盖个象样的’，我思想糊

凉，倒了向。在社员中间造成了坏影响，我作检查……”

“好一个象样的！是谁告诉过你，丢掉革命传统，去跟老房子打个招呼？”周兴老爹觉得自己的这句口头禅，现在被儿子曲解了意思，他恼得气呼呼：“我说‘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并不是要人忘掉老日子！你爹给地主做了二十年牛马，蹲了二十年牛棚，这老日子能忘掉？狮子林里那个‘活人坑’，日本侵略军活埋了我们多少乡亲！这老日子能忘掉？现在队委会那厢房，早先是地主的磨房，你爷爷一个瞎老汉，就是在那里给地主老财推了半辈子石磨，最后猴在磨杆上咽了气！这老日子你能忘记？这浸透了你爷爷血汗的房子，你今天坐在里头办公，嫌不阔气，不排场，不风光！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滑到哪里去了？！”

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恨铁不成钢！周兴老爹说到这里，两眼火辣辣的，泪珠晶莹……周大娘和儿媳妇春英也都涌出了眼泪。周喜农低垂着头，流着泪，听他爹说下去：

“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这句话，是说你跟着毛主席，跟党走，继续革命不停步，不回头！……”

周家爷俩的这场纠纷，惊动了狮子林，刚从县里回来的生产队长周永强，得知这一情况，赶忙召集队上党员、群众，聚集在周家堂屋里，听周兴老爹给儿子，也是给大家上路线教育课，并结合上级有关反骄破满的指示，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大家得出结论：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必然会引起革命、生产的停步不前；在革命、生产上安于现状，又必然会在思想上贪图享受，不知不觉地做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会计周喜农脸色有些发白，排工时，他仍旧派了昨天打砖瓦坯的人去“小洞庭”坝下开工。王得福昨晚也受到了教育，思想有些触动，不禁关心地问：“不是说停止兴工动土，停止兴建办公房？”

“谁说停止兴工动土？”会计反问。

“全力投入冬季积肥运动，为明年更大丰收创造条件。”王得福说得有理有据。

“不盖办公房，保持我们艰苦创业的好思想。但要盖个农机修配间。”会计耐心地解释，“我们队上眼下有多少农业机器？碾米机、弹花机、饲料粉碎机、抽水机这些不说，光在稻田里使用的就有喷雾机、打谷机、手扶拖拉机，明年再买回部水稻机动插秧机。一年少不了有大大小小的故障。你忘了，今年双抢大忙时，拖拉机丢了个螺丝拉不了犁，到农机厂去配一个，来回就是一星期！耽误了多少工夫？眼下队里有铁匠，木匠，还有肯学肯钻的知识青年，办个修配间，跟老日子打个招呼，完全够条件，定要比明年更胜过今年！”会计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是昨晚他爹教育的结果，现在听了心里都挺高兴，王得福也禁不住点着头表示赞成。

五

转眼又是第二年的春天。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水田如镜，又是早稻插秧的大好

季节。春风带着新的喜讯，告诉狮子林生产队的社员们：东风二型机动插秧机，昨天黄昏进了村！周兴老爹自去年入冬以来，拜三个从县插秧机手训练班学习回来的小青年为师，已经初步学会了驾驶插秧机。插秧机昨天一进村，老爹就自告奋勇，报名当了义务哨兵，守着机器，任凭队上干部们劝说都不肯回去睡觉。这夜里，就象大年除夕，谁都没认真睡，谁也睡不着。机器插田，在狮子林这是哪辈子，哪代人梦见过的事？洪荒以来的第一回啊！……春夜还有些冷，社员们一个个自动地从自己家里抱来干柴禾，堆在生产队厅屋里，燃烧起熊熊的火焰，映着一张张幸福的饱经风霜的笑脸……

周兴老爹家里也挤了一屋的人。生产队长周永强，作为社员们的代表，拍着会计的肩头：“喜农！有个工作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好事？”周喜农满面笑容，他刚从田里回来，正在洗一双泥腿。

“你爹他辛苦了一年！从‘小洞庭’‘撒豆成兵’，到‘滴水不漏’，双季丰收，插秧机进村，这里头有多少汗水多少功劳？我看这得公事公办，应该表扬表扬！”

周喜农听说要表扬自己的爹，心里当然喜欢，可是他想到了想，抓抓头皮说：

“永强！这件事你们看着办吧，我爹那个脾性你们还不清楚，当众表扬他，只怕他不会同意！”

“唉！亏你个男人家还当会计，这点小事也拿不出主

张！”春英媳妇插着嘴。她在队长的支持下，朝着脸孔对丈夫下了道命令：“会计同志，你去把队委会那块红绸子借来用用，我去约几个巧手的妹子来打个夜班！”

说话间，不觉已是鸡鸣。……

太阳刚刚出山，红霞满天，云飘雾散。“小洞庭”下那十亩大丘的田埂上，早就里三层外三层的站满了人。田里放着那个钢筋铁骨的家伙，谁个不睁圆了眼睛瞧着它？谁个不在心里咚咚直跳着叨咕它？谁都要亲眼看看，这狮子林千古以来第一次用机器插秧是怎么个插法！

机器“突突突”的正要开动，生产队长周永强站在秧箱板上，挥动着一双强健有力的臂膀讲话。他回顾了一年艰苦奋战的历程，鼓舞大家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以周兴老爹为榜样，不断革命继续前进！最后，他提议，

“欢迎我们的‘绿旋风’周兴老爹讲几句话，并开插第一厢秧苗好不好？”

一时掌声雷动，锣鼓齐鸣。周兴老爹这时倒局促起来，摆着手，插着头，笑着推让了好一阵子，才被队上几个干部簇拥着，推上了插秧机踏板；又有几个笑盈盈的秀气姑娘，捧着一朵鲜艳夺目的红绸迎春花，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灵巧敏捷地往周兴老爹脖子上挂！嘴呀，老爹就象个立功的壮士，浑身喜气，满面红光。他双手颤颤巍巍，取下胸前的大红迎春花，含着激动的热泪，恭恭敬敬地挂在插秧机的方向盘上。然后，抹一把眼里的泪花，爽朗地大声说，

“同志们！原先老日子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绿旋风’！可是，我算个什么‘绿旋风’？今天，我们在合作化之后，又闹开了农业机械化，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工人老大哥为我们制造出来真正的‘绿旋风’——东风二型水稻机动插秧机！往后，我们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跟着党和毛主席，继续革命不停步，不回头！”

又是掌声雷动，锣鼓喧天。周兴老爹发动了插秧机，周喜农和另一个小青年报名装秧，人们欢声四起。周兴老爹紧握方向盘，神色坚定，眼望前方，插秧机在他手下，带着红绸迎春花，突突地前进了，一溜十二行的绿色锦绣，旋风一般铺展开来，奇迹一般铺展开来！真是兜兜匀正，行行齐崭，不论你横看竖看，都是标直标直的根根绿线。社员们雀跃着，欢叫着。

“嗨嗨，瞧瞧这绿旋风啊！”

“一天少说也要插四十亩！”

“往后呀，我们更得大搞农业机械化，‘跟老日子打个招呼’，哈哈……”

Lesson 4

党小组长

陈伟生

深夜，七连的党支部扩大会议结束了。一班党小组长杨晖，走出连部的帐篷，快步拐上黄河滩，沿着崎岖的石子小路，向班里的宿营地走去。

“口令！”路边的一棵大柿子树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喊声，接着，一把明晃晃的刺刀横在眼前。杨晖咎了口令，停步一看，眼前的哨兵正是自己班的新战士小王。借着月光，杨晖看到小王的嘴唇撅得高高的，眼角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泪花。“噢，他怎么了？”走过哨位，杨晖不禁放慢了脚步。

明媚的月光，洒在杨晖红润的脸上，两道又黑又粗的眉毛，习惯地皱在一起。他凝视着汹涌澎湃的黄河，脑海里也象那翻滚的波涛一样，激起了层层浪花。

小王是今年入伍的新战士，满身稚气，平时，光从声音里，就能听出他的喜怒哀乐来。要是遇到什么高兴事，这声

音保证是“高八度”，又清脆又响亮。上个月，连里训练武装泅渡时，他游了个第一，一上岸就唱了起来。前天实弹射击，他又打了个优秀，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可是，刚才这闷声闷气的“口令”，还有那气得高高的嘴，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杨晖想着，不时用手拂平那被晚风轻轻掀起的衣角，眼前象电影似地又闪过一天急行军中的情况。忽然杨晖眼睛一亮，皱起的眉毛倏地一下展开：“没错，小王准是挨了班长的批评啦！”他默默地点点头，加快了步子，向本班设在小树林中的帐篷走去。

二

帐篷里，“奔袭”了一天的同志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只有大个子班长洪刚，还在小马灯下擦着自动步枪，等着去开会的杨晖回来。忽然，他的肩膀有人轻轻拍了一下，抬头看，原来是杨晖笑容满面地站在身边。杨晖看看已经睡熟的女友，又瞧瞧帐篷角里摆得整整齐齐的武器装备，高兴地点点头，然后又对着洪刚指了指帐篷外面。洪刚会意地放下步枪，叫醒了班里的另一个党员，三个人轻手轻脚地摸出了帐篷，钻进外面的小树林里。

党小组会上，杨晖在详细传达了支部扩大会议关于野营训练途中要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增强官兵团结的精神后，便顺带了解了一下小王闹情绪的原因。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这次野营途中，无论是翻山涉水，还是搞战术训练，一班都一直是在全连的前面。可是，在今天一百五十华里的急行军中，担任尖兵的一班却有人掉了队，而且一直掉在全连的最后面。不用讲，这是小王。憋了一肚子火的洪刚，等部队宿营后，冲着随收容队一起上来的小王就是一阵“机关枪”。满身汗水的小王，受了班长一顿批评，瞪着两眼半天没讲一句话。小王放下背包，又轮着他站第一班岗，他脚也没洗，抄起枪就走出了帐篷。洪刚考虑到他今天掉了队，累了，要叫人替他站岗，但他怎么也不肯。

杨晖默默地听着，看看坐在对面的洪刚，没讲别的，只把支部扩大会上同志们反映的情况，又给洪刚叙述了一道。向前岭下，小王掉了队，收容队的空马车赶到了，同志们劝他坐车，他不坐，同志们劝他轻轻装，他不肯。他背着全副武器装备，沿着连队走过的盘山小路，一步一步地赶着队。翻过向前岭，掉了队的小王，还主动关心另一个掉队的战士，把自己仅剩下的半壶水让给他喝……

洪刚听着，心潮滚滚，睁大了眼睛。

开完了党小组会，杨晖和洪刚都想找小王谈谈，但小王早已下了哨，躺在铺上呼呼地睡着了。杨晖提着小马灯，用手轻轻拧了拧灯芯，慢慢走到小王跟前，看到酣睡中的小王，嘴仍撅得高高的，禁不住微笑着摇了摇头，人睡着了，还没忘闹情绪呢！他把小王伸到外边的胳膊塞进被子里，又轻轻地掖了掖被子。

“睡觉吧，杨晖。”洪刚一边脱衣服，一边说。

“你先睡吧，班长。”杨晖望着小王，心里琢磨开了，身强力壮的小王，今天为什么掉了队？他习惯地轻轻揭开小王的被角，果然发现小王的右脚掌上，打了“品”字形的三个大水泡，其中有一个还破了血。“怪不得掉了队，原来都成‘泡兵’了。”

“呵？！”洪刚听说小王脚上打了泡，也一骨碌爬了起来。

杨晖对班长笑了笑，轻轻走到自己铺前，从洗得发白的挎包里掏出他那那自备的小药包，取出一支闪亮的小银针和一根油黑油黑的马尾。洪刚连忙拿起军装，轻轻地遮在小马灯旁，挡住了一半灯光。杨晖蹲下身子，睁大眼睛，把细小的银针慢慢刺进小王脚掌上胀鼓鼓的泡，只见血水顺着缓缓拉动的马尾，一滴一滴地流了出来。一个，两个，三个，都挑完了，洪刚还用烟卷把挑过的泡一个一个烤干。小王连动都没动一下，睡得更舒坦了。

杨晖挑完了小王右脚上的泡，又借着灯光去看小王的左脚，奇怪的是左脚掌上平平整整的一个泡也没有。为什么只有右脚掌打泡？是不是鞋子的毛病？杨晖想着，从地上拿起小王那两只鞋口朝外并得很整齐的鞋子看了看，可不，右鞋的鞋帮上，挂破了一个小洞，翻过来一倒，里面还“啪啪”地掉出来几粒砂子。“咳，这怎么不打泡呢？”洪刚心疼地说。杨晖轻轻嘘了口气，拿着鞋子，他想起了今天下午，战术演习后的急行军中，小王曾经有两次停下来，气呼

呼地脱鞋往外倒砂子，后来就再没看到他倒了。根据小王的倔脾气，一定是怕老停下来倒砂子跟不上队，就干脆来了个硬碰硬，带着鞋里的砂子走路了。

夜，更深了。一轮皎洁的明月，在飘渺的云彩中慢慢地穿行。帐篷里，杨晖在小马灯旁，聚精会神地补着膝盖上的解放鞋，只听得针线穿过鞋子时的“沙沙”声。他不时地昂起头，听听身边同志们熟睡的鼾声，脸上布满了幸福的笑容。跳动的灯光，照着杨晖军帽上鲜艳的红星，一闪一闪地发光，把他那红润润的脸庞，辉映得更容光焕发了。

三

“快！起床！”不知是什么时候，连长已经站在帐篷里了。杨晖一个翻身跳了起来，抓起自动步枪就冲了出去。不到一分钟，全班战士就成横队集合在连长面前了。大家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连长。谁都明白，天上的星星还没落，连长来了，准是有新的任务。果然不出大家所料，连长传达了上级命令：一班拂晓前偷渡黄河。

连长刚下达完任务，同志们便静悄悄地涌进帐篷，按照武装泅渡的规定，迅速打起了背包，包上了雨衣。小王的动作特别利索，第一个准备完毕跑出帐篷……

洪刚挨个认真而仔细地检查着同志们作为漂浮器材用的背包，走到小王跟前，轻声问了一句：

“准备好了吗？”

“好了！”小王的声虽压得很低，但清脆响亮。显然，他很高兴。

当洪刚刚离开时，小王却用眼角斜视了一下，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站在小王左边的杨晖，把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心里禁不住想：小王为什么要用目光斜视班长？为什么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他知道小王的家在海边，从小就在水里滚，浪里钻，游泳很好。这微笑是表露他对执行偷渡黄河的任务充满了信心呢，还是意味着其它的什么？此刻，杨晖是多么希望找小王谈谈啊，然而任务迫在眉睫，时间不允许，为了保证偷渡任务的顺利完成，他决定在泗渡时跟在小王的身后，到水里再看看吧。

黎明前的黄河水，冷森森地刺人。翻滚起伏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地压来。战士们劈波斩浪，象一支支利箭，静悄悄地射向黄河北岸。洪刚游在最前面，浑黄的水沫中，忽上忽下地不时露出他那宽阔的脊背。小王跟在后面，用手推着自已前面的背包，两脚拍打着水花，活象一只开足了马力的小汽艇。杨晖搏浪击水，也一步不拉地紧紧跟在小王的后面。

到黄河中流了，奔腾的黄河咆哮起来，惊涛骇浪声如雷鸣，大家前进的速度减慢了。这时，小王却得意地扬起头，看看前面的洪刚，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把头扎到水里，两腿象青蛙似地蹬着，一下两下，穿涛钻浪地向前冲去。

“哦，他想超班长哩！旱地里行军掉了队，挨了批评不服气，是不是要在水里比一比呢？”一直注意着小王的杨晖，

一边想，一边把身子一侧，两脚暗暗加了劲，挥动有力的手臂，象一只鱼雷似地直插到小王前面来。

小王憋足了一口气，两腿有力地一伸一张，游得正快，忽然感到背上轻轻地被拍了两下。“嗯，超过了班长吧？”小王赶紧从水里扬起头，大口大口地换着气，晃晃脸上的水珠，定睛一看，原来是杨晖游在自己身边，正向自己有力地摆着手。霎时，小王感到脸上火辣辣地发烧。他明白杨晖看穿了自己的心思，便不好意思地游了几下，又偷偷看看杨晖，而杨晖这时也正望着他。一接触到杨晖那亲切的目光，前天潜伏时的情景，又突然出现在小王的眼前。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伏虎山前的草丛里，一班正在潜伏。头上烈日曝晒，身下热气烘烤，汗水淋漓，口干舌燥，缺乏经验的小王，早已把自己水壶的水喝光了。当时，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哗哗流着的小河，小王看着那清澈的河水，多么想喝两口啊。但他知道，这是潜伏的纪律不允许的，因此只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咬了咬牙，身体却象块石头似地一动也没动。

忽然，身旁的草丛里，传来一阵窸窣窣的响声。小王扭头一看，只见一根长树枝伸了过来，上面挑着一个用树叶盖起来的绿水壶。顺着草丛看去，杨晖正微笑着望着自己，那亲切的目光，同今天完全一样。

小王想到这些，心里感到一阵阵羞愧。

就在小王陷入沉思的时刻，忽然，一口河水呛进嘴里，他感到有一股吸力把自己往水下拽，他猛然一惊，知道是遇

到了黄河中的急流漩涡。但在游泳上，小王毕竟还有两下子，所以他并不慌张，只定了定神，看准了漩涡旋转的方向，顺着流势，一个猛子就扎了出来。不料用力过猛，背包一把握不住，脱了手，等他在水里钻出头来，那背包已经顺水冲出四、五米远。小王一见背包跑了，有点着急，水中一跃，正想来个“水上飞”冲过去。突然他眼前水花四溅，“啪”的一声甩过来一个东西，他接住一看，是杨晖的背包。小王心头一热，眼睛湿润的，一扭头，透过飞溅在脸上的水花，看到杨晖紧蹬了几腿，一个鲤鱼打挺，把自己的背包牢牢抓在他手上。……

四

蜿蜒起伏的群山，慢慢托出一轮红艳的朝阳，茫茫云海，射出万道霞光，气势磅礴的九曲黄河，象一条五彩金带，平缓地伸向广阔的中原。

一株苍劲的老松树，挺拔地长在黄河北岸的山顶上，播摆着翠绿的枝叶。杨晖早已挖好了掩体，站在松树下，紧盯着半山腰那条弯曲的公路，仔细地观察着。杨晖知道，一班今天的伏击任务，就是要牢牢卡住这条交通要道，阻挡一个连的“敌人”通过。他转身看看班里的阵地，同志们有的在擦枪，有的还在伪装掩体。最靠近公路的那个单人掩体是小王，已经伪装得严严实实，就象一块长满青草的小山包，看不出半点破绽。刚才，小王经过班长同意，把自己的

掩体选在这块难挖的石头地上，问他为什么，小王眨眨眼睛认真地回答：“这儿既能发扬火力，又便于出击。我还要冲下去抓几个活的呢！”那声音激昂洪亮，真有股子朝气蓬勃的劲头。

杨晖想到这里，便决定抓紧这“战斗”前的间隙，找小王好好谈一谈，把他昨天掉队的思想疙瘩解开。他来到小王的掩体，发现没人，问另一个战士，说班长找小王到后山谈心去了。一听说班长找小王谈话去了，杨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放慢脚步，一边察看同志们挖的掩体，一边向后山走去。

“小王，打起仗来，要是因为鞋里有砂子掉了队，也要影响战斗力呀！”一块高耸的岩石下，洪刚望着坐在身边的小王，亲切地说。偏着脑袋的小王，睁着大眼睛，认真地听着班长的批评，心里感到满意亲切。“当然，我做得不对，昨天不了解情况，就批评了你，这一点，党小组长杨晖同志已经给我严肃地指出来了。”洪刚一字一句地讲了起来，小王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看看憨厚亲切的洪刚，听着他诚恳的自我批评，心里一阵阵地激动。

“班长，我，我错了。”小王难过地说。他把夜渡黄河时，自己怎样想超过班长出气的事，一古脑地端了出来。说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这时，他才注意起自己的鞋子，仔细看看，发现昨天战术演习中被石头划破的那个洞，现在已经补好了。

“班长，这鞋是你……”小王激动地问。

“不，是咱们的党小组长杨晖同志补的。”洪刚深情地答道。

“党——小——组——长！”小王口里一字一句地念着，一件件往事，一齐涌上心来。

这时，只见杨晖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乐呵呵地大步走过来，那本来就红扑扑的脸孔，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红润了。

Lesson 5

原则问题

侯树槐

这些天，每当我翻开《整顿党的作风》，重读毛主席关于“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伟大教导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便在我的眼前闪现出来。这人，五十出点头，长得粗墩墩、壮实实，挺起象根柱，横下象道梁。黑红的脸，刻着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密麻麻的黑胡楂，布满了腮边和嘴角。一看着眼，就看得出是个轻易不出话的人。这人就是左家山一带远近闻名的说话老实，办事扎实，作风朴实的熬庄台生产队队长李强。

提起这李强，那故事可多着哩！不过，咱也得学李强的风度，钉是钉，铆是铆，不插花，不添彩，拣一件实打实的事儿，写在这里。啥？原则问题。

—

清早，李强仰着脸，笑呵呵地走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

不知是因为急着去小乡参观，还是由于丰收带来的喜悦。一抬腿，那脚步就迈得快，噌！噌！脚底风兜起了朵朵沙云，迎风旋转，周身缭绕，给这兴致勃勃的李强，增添了不小的神气。

“喂，老队长，这一场又胀啦！”

知识青年小黎，扛着崭新的绿杠袋子，引着一队青年社员，追逐着，嘻笑着，往生产队的仓房里扛粮入库。

“胀啦！多少？”李强停下脚步，关心地问道。

小黎挺杆一挺，伸出拇指，笑道：“多少？哼，少说这个数！”

这个数，是多少？李强心里清楚。他激动地转过身来，把刺绣着“农业学大寨”的黄布挎包，用手往肩上提了提，厚嘴唇一咧，眼角下立时飞起了几缕笑纹。努努嘴，要说什么，又没说出口。待小黎他们进了仓房，便大步一跨，径直朝队里的场院走去。

场院里，人欢马跃，热气腾腾。打谷机，轰！轰！轰！有节奏地吞吐着粮谷，扬场机，伸着脖子，把金灿灿的大豆，红艳艳的高粮，使劲地向蓝天喷射。熬庄台，顿时似黄云腾空，红雨落地；黄云，红雨，辉映着张张笑脸。副队长周发，此刻是笑上眼角，喜上眉梢，算盘珠拨弄得乒乓山响，张嘴报数也抬高了声调。一秤、两秤……突然，一只大手，抓住秤杆，说了声：“慢！”

周发猛抬头，见是李强。心里纳闷儿，嘴里问道：“咋？”

“这秤多少？”

“一千四百三十一斤！”

“一千四百三十一斤？”李强头一摇，说了声，“不对！”

周发不在意地扫了一下秤杆，说：“不对？那你说多少？”

“多少？”李强腰一哈，手一搂，把刚刚卸下的麻袋又扔到磅秤的圆盘上，说，“多少，秤上见！”

圆盘下沉，秤杆升高。

周发自信地扫视了一下斤码，还是打在刚才那个部位上，所以便脱口说道：“一千四百三十一斤！”

“嘿，你呀！”李强食指敲点着斤码，“弯下腰，上心看看，倒是多少？”

周发低头一看，在斤码的下边，还有比针眼大一块的空隙。这一块空隙，求真的计算，顶多也不过二两吧。周发仰起脸，冲着李强笑道：“嘿，我当是多大数呢！两把的，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两把的？”李强听周发说得这样自在，那布满皱纹的脸唰地红了，脖子上的两道背筋暴跳起来，厚墩墩的嘴唇哆嗦几下，一对严峻的目光便盯在周发的脸上，“哼！这两把数字，倒是小事，你那对待这两把的态度，可是个原则问题！”

原则问题，这句话不时的从李强的口里进出，在人们的耳边回响。每次进出和回响，总是要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深思。可这周发，是个年青人，素来自信，又带有几分火气。所以，尽管常常对李强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有着十分的敬意，然而在这众人面前，却没有经住这顿敲打，便跟李强顶撞起来：“原则问题！原则问题！一秤差个两把的，还能原

则到那去！”

“哈，说的多轻快！”李强整整刺绣着“农业学大寨”的黄布挎包，拍拍身上的泥土，严肃地说，“两把的，两把的！一钱一两，都记载着咱学大寨的成果；一钱一两，都显示着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好，这问题等我参观回来，咱再细唠扯……”说罢，扭身走了。

周发本想再顶撞几句，可是实在抓不住李强话中的短处，站在那里寻思寻思，把要说出口的话，又咽到肚子里。末了，算盘子儿一扒拉，亮开了大嗓门儿：“记！一千四百三十一斤二两！”“二两”咬的特别真，声音格外重，走在场院门口的李强听得真真切切。他扭转身，噗哧一声笑了：“嘿，这就对啦！这算盘珠子，总得打在实处，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再说，咱这任务是争来的！产量是斗来的！别忘了，在公社张书记那里还押着咱的保证呢！”

一听这话，那周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望着走出场院门的李强，心里一热，眼前立时呈现出去年秋天的一段情景……

二

熬庄台生产队，地处松花江中游，伊通河下梢。按江靠河，难免不跟水缠头裹脚的。这里是：早年月，借水利，涝年头，受水气。那上地产量，就象跳猴皮筋似的，上上下下，没个准头。这一年，雨水特别勤，三伏过后，接连下了几场暴

雨，江河水位气吹似的往起鼓。这一鼓，松花江口便咽不下伊通河的水，伊通河也接收不了人开渠的引流。结果，熬庄台便遭了坐堂水，几百亩就要收获的庄稼，淹了个滴溜光。灾后，贫下中农在上级领导的教育与支持下，积极地开展了抗灾生产活动。可是，这一场灾，着实打乱了队里的原定计划。比方说，下一年生产怎么搞，粮食产量怎么定，有的人心里没底儿。特别是副队长周发，头一次遇到这样重的磕打，心里不免有些发慌。这一天，他拿着公社召集队长开会的通知，对着屋里的人说：“看！紧关节要，李队长到县学习还没回来。这……产量定多高？任务要多少？”

“多少？老队长不有话了吗！”知识青年小黎插嘴说，“产量，实事求是地定呗！任务，力争上游地要呗！”

“实事求是地定？力争上游地要？”周发摇了摇头，从兜里掏出一张表，指道，“看，定这个数怎么样？”

“二百斤！受了一次灾，减了一半！这？”小黎惊叫着，“哎呀！全年亩产四百斤，这一下子降了那么多？”

周发说：“受灾了嘛。常言道：一年受灾，三年难缓！留点藏头丝，免得绷得太紧了。”

“这，老队长能同意吗？”

“能！这是实情嘛。”

“实情？哼！”小黎瞪着眼睛，“啥实情？这里打了多少埋伏？”

两个人正在争论，门“砰”地一声开了，老队长风尘仆仆走了进来。周发得救似地叫道：“哎呀，老队长，你回来得正

好！看，公社通知。”

李强接过通知看了看，笑道：“好，咱就去。”

“这产量和任务……”

“照群众的意见办：实事求是地定，力争上游地要。”

周发又亮出了那张表说：“这个数，咋样？”

“二百斤？”李强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有劲不使，是懒惰；有潜力不挖，是保守，这戴头匡脑的事儿，可是个原则问题呀！”

“原则问题？”周发脸红了，“那你说定多少？”

李强提提挎包，冲着群众笑了笑：“多少？群众不是有个谱了吗！走吧，别误了开会！”说罢，闪身出了屋。周发见李强走了，先是一愣，然后便跟会计要灾情表、产量帐，磨蹭了半天，才推门上了路。抬头一看，李强已翻过熬庄台，上了通天岭……

到了公社，会议已经开始了。李强朝门旁一闪，就势坐在末后一排凳子上。他习惯地从腰间抽出皮烟口袋，满满的装上一袋老叶子烟，打火抽着了。侧耳听听，张书记正在点着全公社“纲要”队的名号，顿时兴奋起来。当他听到全公社有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情不自禁地“嘿”一声笑了。

周发进了屋，没有抓到李强的影子，便闯到前边一排空位上坐下了。稳了稳神，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前后左右撒目看。当他发现李强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便招了招手，指指身边的空位，叫他往前边坐。李强笑了笑，身没动，膀

没摇，还是实个钉地坐在那里。周发叫不动，也不再理他。扭过头，听着张书记的报告。当张书记数念到党委对明年各生产队的初步设想时，忽然从背后传来一阵沉甸甸的脚步声。周发一回头，正是李强挤了过来，铜烟袋朝他肩头一点：“哎，听着！给咱队列到哪排上啦？”

周发见他那副认真劲儿，心里不由得暗自发笑：“嘿！哪排？反正‘黄河’、‘长江’，没咱的份！”果然，设想的“长江”队，没有熬庄台，规划的“黄河”队，也没他们的份，就连百分之六十的“纲要”队里，也没挂上他们的字号。

李强的铜烟袋锅，又点了一下周发的肩头：“哎！咋没点咱们队的名？”

周发松了口气，“可能是因为咱们受了灾。”

“啥话！今年受灾，明年还受灾？”

“再不就是照顾咱们！”

“照顾？叫谁照顾！让大家把咱们当包袱背？”

两个人正小声争论在劲头上，会议宣布休息了。张书记兴冲冲地走过来，亲切地喊道：“李强！”

李强抓住张书记的手，憨声憨气地说：“张书记，咋没念到咱们队的名？”

张书记把李强拉到身边，说：“你们队遭灾严重，今年不落任务啦。”

“咋？受了灾，就不落任务？常言道，摔的重，长的硬！咱土地受了灾，人可没服软！”

“噢？”张书记望着李强那涨红了的脸，亲切地说，“党委

考虑，你们队大面积受灾，需要缓缓劲！”

“缓？赶都赶不上呢，还缓？”李强固执地说，“快，落任务吧！”

张书记见李强态度坚决，说的认真，便严肃地说：“落多少？”

“亩产五百斤！”

“五百斤？有把握吗？”

“有！”李强拍拍胸脯，“熬庄台，土是肥的！人是硬的！灾后咋干，心里都有个谱！”

“啥谱？说说！”

“送坐堂水，就势过‘黄河’！”

一听过“黄河”，周发吃不住劲了，他腾地站起来，嚷道：“遭那么重灾！落这么大数？不行，不行！”

“行！”李强大手一抬，说道，“拿出大寨人那股子劲头，没有过不去的坡！”

“好，好！”张书记紧紧地握住李强的手，说，“来来来，到党委会上，具体谈谈你们的打算。依我看，你们的这种精神，对落实安全公社的增产计划，倒很有启发呢！”

张书记拉着李强，李强回手拉住周发：“哎，你也来！”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不是你挑我挑，是咱跟贫下中农一起挑！”

周发拗不过，只好陪着李强，跟着张书记，走进了党委办公室。……

李强争任务这件事，得到了全队贫下中农的支持。都

说，争得好，要得对！咱熬庄台人，在熬庄台这儿成天斗地，不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而是为了给国家做出咱们应做出的贡献！

在群众的支持下，李强带着熬庄台的人马，踏踏实实干了一个冬天，把熬庄台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一百多块低洼易涝田，修整得里外一崭新。明沟啊，暗道呀，横堤呀，竖渠啊，纵横交织。这威威实实的阵势，真能气死龙王。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地上流过来的山水，休想在这里歇歇腿，喘喘气，按着李强的话，“熬庄台，不侍候这份客——赶快给我走！”果真，这年三伏过后，虽然落了几场暴雨，可那洪水，却没有能吞掉一块田，捞去一棵苗，掐着个空肚子溜走了。熬庄台生产队，坡上坡下是一派出色的好庄稼。好庄稼，新景象，给熬庄台的人们带来了喜悦。春季那阵子，还担心过不了“黄河”的副队长周发，这时也舒展起眉毛，乐得合不上嘴。动不动，便站在半山腰，对着满坡满岭的好庄稼，扯开大嗓门儿，唱上几段他自编的熬庄台跃进曲儿来。可那李强，这程子倒是另一副神态，布满皱纹的脸，绷紧了，厚墩墩的嘴唇，被密麻麻的黑胡楂，盖得更严了。每天，不是在《农业八字宪法》的“水”字上，圈圈点点，便是不声不响的走南沟，串北坡，看高粱，查包米，量谷穗，数豆类。特别是，当高粱打苞秀穗，天气暴旱那几天，他简直不停脚了。一会儿，拍头看看晌晴的天，一会儿手摸摸打蔫的高粱，然后转过脸去，望着滚滚的江河水，摇了摇头，眉宇间顿时皱起个大疙瘩。

怎么啦？当时人们还摸不透他的心事。有一天，公社张书记到燕庄台检查农情，高兴地问道：“喂，你们队今年怎么样？”

周发说：“亩产五百斤，是手拍把拿啦！”

李强瞪了一眼，没说什么。

张书记看出点问题，转向李强，“哎，李强，你说呢？”

李强苦笑一声：“嘿，田里出了点毛病，我琢磨，要差一点。”

“噢？出了啥毛病？”张书记认真地问道。

“这……”李强沉思了一下，“眼下还说不准，这得场上见。”……

“场上见！场上见啥？还不是见产量，见结果！”想到这，周发又抬脸望望那迎着红日，披着彩霞，走在洒满阳光大道上的李强，心里一热，暗道：“嘿，老队长，你就放心吧！以后咱不少记就是啦！”

“轰！轰！轰！”打谷机，又有节奏地吼叫起来。

“哗！哗！哗！”扬场机，又伸着脖子，大口大口的向蓝天喷吐着粮食。

“叭！叭！叭！”周发的算盘拨弄得又快又响，一场场，一秤秤，一笔笔，经过几天起早歌晚的奋战，终于打完了最后一场粮食。此刻，场院内外，一片寂静。这时候，周发的算盘子声，会计的报数声，象磁石见铁一样的吸引着全队人。大家围拢着，询问着：“多少？”“多少？”“多少？”

焦急地询问，幸福地等待。会计已经报完了最后一笔

帐，只等周发出亩产的平均数了。可是，周发的手，突然象被啥拴住了似的，老是在最后的一位数上，拨来拨去，舍不得离开。差啥呢？映入周发眼里的平均亩产是四百九十九斤八两。四百九十九斤八两，只差二两，不到五百，只差二两，不到“黄河”；只差二两，就是榜上榜下。多二两，就飞跃进榜，领光荣状。少二两，就……周发一想到这，那心便慌了，眼也花了。李强去小乡参观前的情景，以及那句“任务是要争来的，产量是斗来的，别忘了，在公社张书记那里还押着咱的保证呢！”的语音，又在耳边回响。心一急，手一抖，“叭！”一个算盘子儿进上去了，口不应心地喊了声，“亩产五百斤。”

“嗬呀，五百斤！”

“嘿！到底过了‘黄河’呀！”

众人只顾惊喜欢跃，谁还顾得上看帐核数了。知识青年小黎，乐的一跳脚，冲进马棚，拉出早已备好的全鞍马，腾身跃起，“叭！叭！叭！”几鞭，飞马到公社报喜去了。周发望着快马飞鞭的小黎，脸唰地红了，一直红到了胖子根儿。

三

李强这一次出外参观，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小乡贫下中农那种认真求实的态度，和继续革命的精神，成绩面前不骄傲，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下，运用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地进行新的革命实践，一步一步一个脚印

地朝前走。这一切，使人多么激动，多么敬佩呀！他一路走着，一路思考。数着脚步，计算着征程；望着远天，探索着目标。走着，望着，想着，一幅更新更美的蓝图，一个更大更远的理想，又在头脑里形成了。心里一热，加快了脚步，穿山过水，眨眼间便踏入了熬庄台地界……

忽然，从屯里传出一阵“咚咚锵锵”的锣鼓声。

“哎！不年不节，这敲的是啥点？”他侧耳听听，锣鼓声是从队都的大院子里传出来的，心里更加疑惑起来。头一闷，加快了脚步，径直朝队里走去。

“嗨！老队长，你可回来啦。”

李强一进队都大门，周发便从临时搭架的主席台上跳了下来，指着台上悬挂的“熬庄台生产队粮食产量过‘黄河’授奖大会”的巨幅横标，笑道：“看，就等你开台啦！”

“噢？”李强一愣，问道，“这干啥？”

“咱队过‘黄河’啦！”

“过‘黄河’啦？真的？”

“那还有假！前天，公社革委会赵秘书来电话说，奖状都给咱写好啦！明天，定在这开授奖会，还让咱们介绍灾后干劲大，一年过‘黄河’的经验呢！”周发越说越兴奋。一般人，早被他的这种欢乐情绪感染了。然而，李强却不然，眉头间紧皱着，没有流露出笑意。待周发把那兴致致喳喳完了，背包一摆，说道：“把粮帐给我瞅瞅。”

打开粮帐，清清楚楚几行字码，便闪现在眼前；土地二千亩，总产一百万斤，平均亩产五百斤。零头碎脚，一点没

有。这个干净利索劲儿，倒使李强疑惑起来，问道：“一斤不多？”

周发答道：“汤水不漏，正好！”

“一两不少？”李强抬高了声音。

“这……”周发猛抬头，同李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心蹦蹦地跳起来，脸忽地红了，“不，不少。”

李强从周发的神态中，似乎看出了破绽。他皱了皱眉头，绕着仓房转了转，突然打开库门。

周发心里一惊：“干啥？”

“再过趟仓，兴许马了帐！”说罢，便拎斗架秤。

李强这么认真，周发自知搪塞不过。所以，便把李强拉到一边，小声说：“别过了，没达到。照‘黄河’，平均亩产还差二两粮。”

“啊！”李强惊叫着，“差二两，你就报啦？”

“嗯！这二两可是个关键哪，多报二两，就上跃进榜，得光荣状。”

“你！”李强脸憋得通红，“嘿呀，你咋这么干！”

“这么干咋的？你不是说，一两一钱，都记载着咱学大寨的成果；一两一钱，都显示着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少报二两，可就落大榜啊，你脸上无光，队里也不景气！”

“无光？不景气？你这是说些啥呀！”李强反向着周发，“我说的一钱一两，那是指实有的不报，是埋没成果！你这没形没影的多报二两，是弄虚作假呀！”

“啥？”周发辩解地说，“我有我的小九九！咱收割碰掉

的，车拉震落的，打场马嚼的，算计起来，每亩要比这二两多的多！……”

“嘿！”李强噗哧一声笑了，“帐还有这样算法吗？秤里记，秤外估……”

这时候，知识青年小黎和几个社员走了过来。

“轻点，别嚷！这码帐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发向李强递了个眼神儿。

李强收起笑容，严肃地说：“我早就说过，问题不在这两把的数字上，而在你的态度上。你这瞒着上边，背着下边，可是个原则问题呀！”

“啊！又是个原则问题？”周发见事情已经挑明了，也抬高了调门儿，“一亩差二两，有啥大不了的！”

“二两！二两！差一钱，也不算够分量；差一步，也不算走到了地方！”

两个队长的争吵声，使院子里的锣鼓家伙都停住了。

李强见众人围拢过来，语气倒平和了，他说：“不要把这二两之差，看成是小事。要知道，这背后隐藏着多少问题！”

“不是小事，你就大点断！”周发实在吃不住劲了，急火火地说，“你说吧，咋办？”

“当众说明，向上级检讨！”李强对着周发，又象对着大家，“差一两，也有假，差一步，也有距离。咱头行人办事，得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庄稼人点豆子，一步两坡子，不能假假估估的！”

“你！”周发“咳”地一声，抱头蹲在那里。

“你什么？你快跟大家申明这码事！我到公社去做检讨！”李强说罢，抽身便走。可是，走了几步，又转了回来，指着台上悬挂的“煞庄台生产队粮食产量过‘黄河’授奖大会”的巨幅横幅，对站在一旁发楞的知识青年小黎说：“去！把它撤下来，换上……”沉思片刻，毅然说道：“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好！”这话博得了一片叫好声。唯独周发，心里老大不高兴。他见这边摘下横幅，那边去做检讨，又窝火，又惭愧，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心里话：“哼！我为了个啥？当初还不是你下的保证；送走走坐堂水，就势过‘黄河’！今天，你把到手的荣誉送走了，这减谁的光彩？”……

当然，李强不是这么想了。他想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在革命的一生中，不能做出一丝半点欺骗党、欺骗人民的事情来。他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到公社。凑巧，在公社门口碰上了张书记。

“噢，李强！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来核对这个情况。”张书记从背兜里掏出一张表，指着单产栏中的数字说，“看，这数字……”

李强一见到周发的产量单，脱口叫道：“嘿呀，我就是为这个来找你做检讨的……”

张书记见他说的很认真，知道不是玩笑，所以，急忙把车子停到门口，拉李强到屋里坐下，问道：“咋回事？”

“咱没达到‘黄河’，上报的产量中有假！”

“啊？”张书记往前挪挪凳子，“差多少？”

“每亩差二两!”

“噢!”张书记听到“二两”这个数字,脸色更加严肃起来,“说下去。”

“是这样……”李强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做了检讨。他说:“这事,责任在我这儿,怪我素来对这方面的事儿,说道的不够哇!……”末了,他恳切地说,“公社定的那个会,改政内容吧!”

“改!咋改?”

“从我这开个头,改成路线教育会,怎么样?”

“嗯,嗯!”张书记敬佩地望着李强,从他的眼神面容上的憨厚劲儿,似乎一下子便看透了他心地的清白。他拍拍李强的肩头,挺身站起,走了几圈,猛地转过身来,兴奋地说道:“好!改得好!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为了落实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咱就以你这件事作为活教材,从这二两差中,进行一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教育!”

“嘿……”李强会心地笑了。

“走!我陪你回熬庄台,准备准备,开好这个会!”

张书记拉着李强,一起跳上自行车,“噌”地一下,迎风急驰而去。

四

转头晌,天气晴朗。

左家山公社,大大小小百十个生产队的头行人,遵照公社的通知,蹙蹙的,骑马的,缕缕行行,一清早就赶到熬庄台,参加公社原定在这里召开的授奖会。可是,众队长到这一看,都楞住了。原来主席台上悬挂的“熬庄台生产队粮食产量过‘黄河’授奖大会”的醒目横标,不知啥时候换成了“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临近的几个队长,交头接耳议论着:“怪呀!昨天表得好好的,今天为啥变了卦?”

这时候,周发闷着头走了过来,有人指着台上的横标,问道:“哎,咋回事?”

周发脸一红,说道:“嗯——这你得问李强去!”说罢,很有些羞惭地走了。

众人更犯起疑来,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究竟出了啥事?”

在议论声中,张书记出场了。他说:“今天的会,照原定内容,有点变化……”

“啊!变化?”会场上,唰地静下来,都瞪大了眼睛,听着张书记的报告:“熬庄台生产队,经过认真核实,没有达到‘黄河’,平均亩产四百九十九斤八两,还差二两粮!”

“差二两?”人们又议论起来。有的说:“哎,二两,不算差了,基本达到!”有的起劲鼓掌,表示祝贺。

张书记摆摆手,接着说:“差一钱,也不算够分量,差一步,也不算走到了地方!”

“呀!”一听这句话,会场上顿时静了下来。人们都把目

光投向张书记，掂量着这句话的分量……

张书记说：“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李强同志说的。不过，党委完全支持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哎，李强，还是由你来说说这个意思吧！”

“哗——”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李强站了起来，象一座小山似的挺立在众人面前。他噙着嘴，拧着眉，左手拎着个黄布兜子，运了半天气，才挤出一句话来：“张书记代说了，咱还差一步，没达到‘黄河’！”

“哗——”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看得出，这是大家对他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可贵精神，从心底爆发出的赞颂声。这掌声，使李强更加激动了，布兜子朝台上一摆，嘎！嘎！嘎！顺手掏出了包米棒、高粱穗、大豆棵，在人前晃动着：“看！这一步差，都在这——秃尖包米，瞎脖高粱，半仁大豆。这庄稼上的缺影，就是我们思想上的差距！”说罢，举起瞎脖子高粱，比量着，“瞧，这一穗，得款收多少粮？少说半两。一棵半两，一垧地多少棵？”说到这里，他四处撒目找人。当他发现蹲在右边闷闷不乐的周发，高声叫道：“哎，周发，你过来！”

周发头没抬，眼没睁，纹丝没动。李强见呼唤不动，便跳下台来，走到周发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憨实地笑着：“来，掂掂算算，一垧地款收多少斤？”

周发无奈，只好陪他上台算帐。其实这个帐，早已在李强的心里了。李强找他掂掂算算，这是主动努力团结他。周发算了会儿，少气无力地说：“五千斤。”

“噢？这么大的数！”李强又举起秃尖包米，“再看这个！这个大秃尖，长满了，一两打不住。一棒一两，一垧地多少棒？”

周发比刚才主动了一点，脱口说道：“十万。”

“十万！嗨，照你这个数，一棒一两，合计起来就是万斤！这一算，毛病可就大了。咱们今年的差距，何止是二两一步，是万斤里呀！……”

这出乎人们意料的演算，使不少人惊叹起来，闷闷不乐的周发，此刻也动起心劲，暗道：“哎，别说，是个帐！”

“这就是差距！这就是证据！”李强说到这里，把脸转向周发，亲切而又诚恳地说，“你说说，咱这一步差，是多大的距离，这二两假，隐匿着多少问题！如果，咱看不到这一步差，掩盖下这二两假，就会迷住眼睛，挡住去路，迈不开步哇！”

周发激动地点了点头，想要检讨，又没说出口。

李强拍拍周发的肩头，又说下去：“这一步差是个啥？水！这次，咱到小乡，可开了眼界！人家小乡，主动把水窖起来。可咱们，七十年代了，还采取大禹的治水方法，消极防水，单纯顺水，把农业的命脉给断了。周发，你记得吧？”

周发“啊”了一声，“我记得个啥？”

李强说：“你忘了，五月二十三，高粱正在打包秀穗，一连半月无雨。这块瞎脖子，就是旱症！你说说，那时要有水，灌它几个饱，哪会让高粱落下这身病……”

“呀！”周发听着李强的话，渐渐入了神，动了心，暗自思量：嘿，怪不得，天旱那阵子，他总在田里转悠，原来是算的

这个帐！

李强又问：“哎，你还记得吧？”

周发就势“嗯”了一声，“记得！”

“七月十五，包米正灌浆，十几天没落雨。这秃尖子，就是浆气不足哇！你说说，那时有水，灌它几个炮，哪会瞎了半截棒！……”李强越说越兴奋，这个平素不出话的人，今天那嘴，就象打开闸门的水，哗哗啦啦，滔滔不绝。末了，他当众表示：“咋办？一条！哪里丢了哪里找——送走的客，请回来！顺走的水，引回来！”说到这里，他铜烟袋锅照周发肩头一点，实诚诚地笑道：“哎！咱留住引到伊通河的水，撑船过‘长江’！你看咋样？”

“行！”周发会心地笑了，李强握着周发的手咧咧嘴，也笑了。

随着笑声，会场上顿时沸腾，掌声雷鸣……

事情并没有完结。原则问题，带来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工作。比方说，蓄水工程的安排，实事求是的教育，忠诚老实的宣传，都需要进一步地引伸……可是，就在这时候，领导委派我一项任务，叫我到左家山公社去总结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赵青山的事迹。咋办？这原则问题只好暂时就写到这里，待我从左家山归来，再继续李强的新篇吧！

Lesson 6

带 路 人

朱 敬 慎

五金公司组织的靠椅上，坐着一个壮实大汉，双脚弓着，随时准备站起来的样子。这个人叫鲁振强，长期战斗在铁路工地上，现在要转业了，特地来这里办报到手续。他未来的战斗岗位是到三勤五金商店去担任党支部书记。组织组一位女同志告诉他，上午九点钟，三勤五金店的主任来接他，可现在一刻钟过去了，还不见人影。

忽然，门“吱”的一声，进来一个人，没等鲁振强站起来，就张开双手扑了过来，抱歉地说：“振强，你等久了吧，我给几个老客户缠住了，差一点分不了身。”鲁振强仔细一瞧，不是别人，原来是自己过去的师兄陆根生，便高兴地说：“根生，是你啊，这么说，我们俩又要搭档啦！”陆根生的心情同鲁振强一样，前天听说新来的党支部书记是二十多年前的师弟，真是高兴得没法形容啊。那是上海解放不久，鲁振强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复员，又被分配到铁路工程队工作，一别就是二十多年。想不到过去同秃头老板斗争时的老搭档，现在又碰在

一起干了，真是带劲啊。

两人一谈，鲁振强一下子明白了，三勤五金店原来是从前自己当学徒时的所在地——鸿利五金号。老鲁便说，“早知我就找上门来了，反正熟门熟路的。”

“不一定熟了喽，你离开了这些年，变化可大哩！秃头老板已经死了，早先鸿利五金号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陆根生笑着说，“手续办全了？我们可以走了。走，到我们店的三层楼去谈。”

“三层楼去谈”这句话，是过去鸿利五金号秃头老板的一个“杀手招”。因为老板住在店堂的三层楼，谁要是被他叫到三层楼去谈，就意味着叫你卷铺盖滚蛋。在职业无保障的旧社会，“三层楼去谈”，也就变成了一句凶险的语言。今天听到这句话，鲁振强不觉放声大笑，说：“怎么，这句话到了你的嘴上啦！”

“嘿，这句话也没有几个人再听得懂了，店里那些年轻人，等一会你看吧，三层楼成了他们的世界啦！”听得出来，陆根生说这些话，心情是十分满足的。

一路上，陆根生说话，象流水那样，没有停止，“说老实话，现在再忙也不同过去，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生意经早已没有了，生意好做了。当然，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五金工具永远是紧张的，需要量大。嗯，你是个内行，这次回来，三勤五金店非搞出点苗头来不可！”

鲁振强的话不多，原先他有许多要问的事，现在被陆根生的话打断了。他想起昨天五金公司党委书记说的话：“商

业是一条重要的战线，在那里资本主义的残余特别顽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意义，就在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这些话，他记在本子上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做，并没有个头绪，今天陆根生帮助他加深了理解，明白了党委书记说这些话的意义，看来，工作就得从这位主任身上做起。这时，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真爱上了建设工地上那个工具库，要是把我们的商店也办成工地的工具库那样就好了！”

陆根生对鲁振强的话有点儿失望，忙逗开说：“你是在说笑话！到了，你看！”离店老远，陆根生就停了脚步，仿佛在欣赏一幅油画，需要站在一定的距离上看一看。

陆根生的话不假，店果然变化很大，远看店面格外有气派。早先东隔壁的铁皮行，西隔壁的皂烛店都不见了，再往西的纸酒店也已换挂了“三勤发货处”的牌子。如果说在建设工地上望着那一泻千里的钢轨，叫人心旷神怡，那么此刻看着那一排店面，也着实叫人精神振奋。

他们刚跨进店堂，就给一个人挡住了路。这是个小伙子，圆脸，眉峰间透出一种刚毅的神气。他左手拿着两只沾满油污锈迹的线手套，右手拿着一叠盖着圆的方的红的蓝的图章的表格，毫不客气地冲着陆根生：“你说一句，这批锋钢锯条到底怎么分配？”

“老原则，照顾大厂，适当考虑小厂！”陆根生干干脆脆地说了这么几句，丢开小伙子，领着鲁振强朝里走。

可小伙子一见陆根生背后站着一个人，方脸，黑里透

红，粗浓的眉毛下，眼睛分外神采。想起一早就听说店里要新来一个党支部书记，这位准是，便撇开陆根生，朝向鲁振强，说道：“同志，你说一句，这个分配工作该怎么做？”

陆根生急忙转身，正色道：“谷小虎，人家刚来，你别钻他情况不熟的空子，是不是你一定要把你联系的几个老客户如数满足才完事？”

谷小虎真有股虎劲，半点也不让步，说：“别误会。情况不熟，我不要他具体讲，只要他定个原则就行。”

对这样的年轻人，鲁振强并不陌生，在部队里，在铁路工地上，到处可以碰到，你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就不肯罢休。鲁振强是了解这种人的性格的，他们对社会主义有一颗火热的心，对革命工作有使不完的劲，他们只知道朝前走，不管前面是一头虎还是一条河，从不后退一步。这时，他脱口而出：“分配工具，要保证急需。”

鲁振强这句话一说出口，觉得自己刚来，对商店情况不熟，不知不觉地把工地上管工具库的一套搬来了，是否合适还没有把握，便用询问的口气补充了一句：“要货单位都一样等着急用吗？能不能作个调查研究？”

陆根生无意争论，抢着回答：“老鲁，这是说不清的帐。工农业生产在发展，五金工具总是急用的，我们的供应分配工作摆平就是了。”

鲁振强听了陆根生这些话，还来不及辨味，眼睛直望着面前的谷小虎，只见他稚气的脸上，突然出现一种活跃的神情，一个转身跑了。

谷小虎这一举动，鲁振强一时不能理解，一直惦记在心里。当天，鲁振强抽不出时间找他谈，第二天谷小虎又一早下厂了。第三天中午，才在三层楼找到了他。谷小虎正满头大汗地在打乒乓，鲁振强没有打断他的兴致。谁知小伙子虎劲一上来，几个对手都被他打得败下阵去。鲁振强只得站在旁边观战，这一盘又是小虎领先，取胜是定局的了。谷小虎左一板，右一板，打得正抖擞，一个脱板球“得、得、得”地直滚到鲁振强脚边。鲁振强拾起来掷了过去，谷小虎伸手一把抓住，突然发现支部书记站在一旁，连忙把球往台上一搁，用海绵板一压，说声“不打了”，朝鲁振强这边走过来，一面擦汗，一面说。

“老鲁同志，你的话对我有启发！”

“锋钢锯条分配得怎么样？”鲁振强示意叫他穿起衣裳。

“昨天到几个要货单位走一走，排一排轻重缓急，按照保证急需的原则分配，工厂满意，货源暂缺一些的问题也解决了。走，去看看今天早上一个工厂送来的感谢信，说我们这样做，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

晚上，商店里本来有值夜班的人，现在鲁振强一来，他也睡在店里。长期的部队生活和建设工地生活，给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工作到哪里，被头铺盖背到哪里。现在，他把两只板桌一拼，铺好了床位，脱掉鞋袜，躺下身去，不喝茶，不抽烟，还是一点儿睡意也没有。想起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领导上把他调离铁路工地时，工程局党委书记对他说，

“这次让你转业，不仅是因为你的肩膀在山洪暴发抢救国家财产中受了伤，更重要的是让你去迎接新的战斗！”这会儿，他仿佛正住在江边的芦棚里，外面是推土机的吼声，远处是劈山开洞的爆破声，还有那南腔北调的争论声。在工地上哪里没有争论啊，到处是脸红脖子粗，争论的是同一个题目，如何提高建设质量，提前完成工程，同帝国主义抢时间、比速度。在这争论中，处处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在这紧张、热烈的环境里，随时随刻会涌进一群年轻人，伸手领工具，一天二十四小时也不停，但是鲁振强一倒头就睡得香。现在环境变了，四周很安静，却睡不着。工程局党委书记和五金公司党委书记的话合在一起，给鲁振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带到商业战线上来。他深刻认识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自己面临的工作，决不单单是“做好买卖”，而是一场战斗！他一转眼，瞧见了墙上的值班表，一个红箭头正指着陆根生、谷小虎两个名字，脑子里又出现了另外一番情景：陆根生兴致勃勃地说：“鸿利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现在生意好做了”。商店的确是变了，做生意的方式也的确是变了，可是，分配商品不是根据工厂生产需要的轻重缓急，而是着眼于摆平。这不是单纯的做买卖吗？这不是鸿利五金号的一些影子吗？大厂、老客户找上门来开单子，师兄却把这一点说是“生意好做”；几天来鲁振强接触了店里的每一个职工，了解了一些情况。谷小虎下厂作调查，做好供应分配工作，同志们都赞成，但并没有引起陆

根生的重视。看来师兄只满足于形式上的改变！鲁振强想到这里，更不想睡了，决定到值班室去找师兄。

值班室在三层楼，这地方过去是秃头老板辞退职工的“阎王殿”，现在是职工的休息室和会议室。谷小虎已在中间的乒乓台上睡着了。陆根生正埋头在批客户的要货单，搁在烟灰缸上的香烟，冒着刺鼻的烟味，他一见鲁振强，指指乒乓台说：“看，年轻人真没心事，刚才还同我争得面红耳赤，现在睡得香甜。”

鲁振强问：“争什么呢？”

“还不是为了分配货源。有三十个单位同时提出要十寸活板手，要货总数是四百零二把，我们现货库存是整二百，差一半，厂不分大小，难道平均分配？这怎么能摆得平呢？明天早晨的班前会得讨论讨论。”

“是的，不能平均分配，厂大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大，工具需要量多，先保证，多分配，完全应该。可是，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另一面，厂大潜力大！这些，在要货计划上是看不出来的！”鲁振强觉得陆根生虽然经过党的二十多年教育，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但是在商店里蹲久了，思想受到了束缚，自己有责任帮助他。鲁振强是个直性子，怎么想，就怎么说：“老陆啊，你说这个店变了，我都看见了，可是还没有变透啊，做买卖的味道太浓。我们工地上工具库可不是这样。”

“你又说笑话了，这是商店，怎么能拿工地上的工具库相比？”

“我是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五金工具商店，我们不光是为了做买卖，而应该成为工农业生产的‘工具库’！谷小虎的做法是对的，应该到工厂去做调查研究，掌握分配工具的第一手材料。”

乒乓台上的谷小虎翻了一个身，被头挂了下来。鲁振强走过去替他盖好，自己点了一支烟，继续说：“也许，我想得太远，不过我总觉得应该这样想。就说我们这个店，店面扩大了，老板勒令职工离店的三层楼成了我们开会、学习、休息的地方了，资本主义的商店变成社会主义的商店了，但还有没有斗争呢？我以为是有有的，我们要把三层楼，要把整个商店，变成是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战场！”鲁振强说到这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又十分郑重地说：“这种斗争，往往是向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这一晚，两个人都没睡好。鲁振强想的是怎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商店。陆根生想的是，商店是变了，鲁振强变得更厉害，几句话直截到自己的思想深处，逼着自己考虑怎么办好社会主义商店的问题。

第二天早晨的班前会，对于这批十寸活扳手怎么分配，进行了讨论，大家很快地通过了鲁振强的提议，先分头到各工厂去作调查。

谷小虎兴高采烈，支部书记指导先作调查，他已经尝到了甜头。大伙正要动身走的时候，鲁振强问：“都带些什么下厂啊？”

陆根生说：“把他们的要货计划带着，摸准了情况当场

敲数字。”

鲁振强说：“带些活扳手销子走。”

陆根生问：“带这干啥？”

“看看厂里有没有损坏了销子不能用的活扳手，当场替他们换个销子。这样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鲁振强、陆根生两人来到了一个弹簧厂。走过两座机器轰鸣的车间，在三株柳树下，找到了工厂的工具间。管理员是个小伙子。陆根生向他打听他们厂的采购员。小伙子说：“我正在找他，采购不到活扳手，弄几个销子来也好，换个销子照样用。”

鲁振强站到他们面前，认真地地说：“小师傅，销子替你们送来了。”

“你们是——”

“三勤五金店。请你到各车间去招呼一声，要换销子的活扳手尽快拿来。”

不一会，小伙子捧来一堆活扳手，还自告奋勇地做统计，以便计算修理费。直到中午时分，一共修换了十七把。

一直没开口的陆根生，一进门心急火燎地找采购员，但这会儿倒不想再找了，因为替他们修好的活扳手比采购员要货计划还要多。他从心底里佩服鲁振强，想说几句赞扬的话，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却平平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振强，你做得真啊！”

“干革命就是要讲究认真两个字！”鲁振强回答说。他回头见管理员高兴的神态，便对管理员说：“小师傅，这种销

子你们厂里自己做一個也方便，我們商店搞个‘以卖带修’，你们工厂也来个‘以修代购’，这既为国家节约资金，又便利了生产。”

小伙子说：“你这位同志的主意好，我要把你的意见告诉每一个工人老师傅！”

师兄弟俩从这个工厂出来，机器的轰鸣声响犹在耳边。鲁振强深有感触地说：“扳手、钢锯、榔头这些工具，在不同阶级的眼里是有不同含义的，资本家把它当作买卖赚钱的商品，工人阶级把它当作革命的武器！”鲁振强说这些话，是有他的亲身感受的。那时，他在铁路工地上，工程需要突击，看到同志们是多么需要工具啊！现在一想起这些就叫人精神倍增。他望着在一旁沉思的陆根生说：“我们商业工作搞分配，不能满足于供需‘摆平’，要彻底清除掉‘鸿利五金号’的影子，为整个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着想，深入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件五金工具的作用，这才是我们的责任啊！”

陆根生跑在前面领路，他们又到另一个工厂去，这些工厂他是跑惯了。但是，今天他觉得领路的，实际上并不是他自己，党支部书记鲁振强领着他走在走一条新的路，让这个商店将有新的彻底的改变。他想着，就激动地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五金工具商店，做买卖又不着眼于做买卖，真有点象工厂的‘工具库’了，这是共产主义因素增长了一分吧！”

鲁振强跨着坚定的步子，说：“仗要一仗一仗的打，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持久战，还要继续努力作战啊！”

Lesson 7

出 山

严里新

的确，是迷路了。我望着云雾弥漫的山林，陡峭的石壁，湍急喧啸的山涧，弯曲盘旋的羊肠小路，究竟哪条路可以出山？天气虽然冷，汗却不断地沁了出来，我只好放下炭篓子，焦急地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

昨晚，大队办公室里灯光明亮，发火通红。好客的贫下中农，摆出一碟碟炒得喷香的红薯片、花生米，泡上热腾腾的茴香茶，开了个挺热闹的欢迎晚会。晚会刚散，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围坐在大队党支部老支书身边，入神地听他讲井冈山革命斗争故事。说的是有一位叫陈四姑的红色交通员，在她的丈夫英勇牺牲后，继承遗志，坚持为红军传信带路、送盐送药、爬山涉水、日夜奔波。刚讲到陈四姑夜走风龙寨，背着一个受了伤的红军战士翻山过岭，连夜转移，脱离虎口那一段，门“吱呀”一声开了，生产队长三叔和民兵班长秋来哥前脚跟后脚的进了门。三叔笑咪咪地对我们说：“新来的同志们，大队分给你们一百五十斤木炭过冬，得明早进山挑回来。秋来包下一百斤，还有五十斤……”

话没落音人没坐，我们几个争着举手报名。我想：自己在学校是有名的“大力士”，新来这里，“第一印象”可挺重要，得“露”一手，免得人家看不起。我把胳膊举过了头顶，嚷得比谁都响。嘿，个子高大就是显眼，老文书他们同意了。

今天清早，秋来哥把我从床上喊起来，递给我几个滚热的大红薯，我们就进山了。上山的路被浓云密雾紧紧锁着，看不出几尺远。秋来哥告诉我，这是山区冬天常有的天气，半上午就转晴了。

到了炭窑边，早到的社员看见我昨天来，今天就上山，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听秋来说我还没吃早饭，大家让我先装炭过秤。我跟大家道谢，便挑炭上路了。秋来哥在我身后再三叮嘱：“你刚来，路难走，歌等着我。”我光想着一个人最先挑炭到家的那股神气劲头，甩腿就是三、五里。谁知道，过了几处岔路口，转过三、两个山坡，我突然发觉自己走的是另一条路！

忽然，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几声清晰的狗叫，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想前面必有人家，可以问路，赶忙挑着担子，向狗叫的地方急急走去。

过了一座小石桥，迎面跑来一条大黑狗，对我“汪汪”地乱叫着。我放下担子，紧张地望着它。这时，传来一声严厉的斥狗声。我抬头一看，前面向阳坡上，站着一个满面慈祥的老大娘。她六十开外年纪，头上包着青头巾，鬓角的头发都白了，方方的脸庞布满了皱纹，目光炯炯有神，询问似

地望着我。狗不叫了，我轻松地吁了口气，向她跟前走了几步，说：“大娘，我是山下胜利大队的知识青年。”

大娘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说：“看你满头大汗的，快揩揩。怎么上这里来了？”

我告诉她，我是初次上山挑炭迷路了。

大娘点头称赞道：“才来就上山挑炭，看来是个好样的。”见面就肯定我的成绩哩！顿时，我的心就象三伏天然着的煤炉子——可热火啦！我对她说：“大娘，我该走哪条路下山呢？我想赶快回去。出来时间长了，怕社员们为我耽心，也怕人家笑话。”

大娘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别慌嘛，先上我家歇歇，我再送你下山。”她告诉我这里叫做青石岗，高山下胜利大队有二十多里山路。她见我犹豫不定，又说：“你不要见外，早先，我家也住了好几个知识青年咧！”

“哦！您家也住过知识青年？”

“住过！”大娘用自豪的口吻对我说，“现在，他们翅膀硬了，飞上天了。喏，上了黑虎峰，办了个个气象站，可灵准啦。他们怎么说，天老爷就怎么做！”大娘手指东边山峰，高兴地笑了。

我心里也甜滋滋的，忍不住说道：“他们真露了一手！”话刚出口，我看见大娘望着我，嘴巴动了动，象要说什么。我怕只顾说话，误了赶路，又对她说：“大娘，您给我指指路吧。”

大娘见我执意要走，就说：“知识青年同志，跟我走吧。”

她挥挥手，转身走上了一条石板路。

我喜出望外，挑起担子紧紧地跟着她。这时，我才看见她还背着一个绣了红“十”字的挎包，便好奇地问：“大娘，您是医生？”

“嗨，你是看我背了这药包吧？”大娘边走边说，“这是我孙女儿的。去年她中学毕业回来，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今天一早，东山有人请她去看病，不巧西边打谷寨又有人跌伤了。西药我不会，草药还识几样，刚才我就是给他家送药去了。”

我后悔起来，她已经很辛苦了，怎么好让她再翻山过岭的给我带路呢？我停了下来，请她回去。她笑着拍了拍腿说：“这点山路没啥！”

出山的路稍稍走好些。阳光照亮了路边的树林，一挂瀑布 flows 直下，落到崖下的深潭中，轰然作响。一排排电杆，一根根电线，随着青翠的山峦，直上那高耸云天的山巅。前面一块石壁上，有一条重新填现的红军留下的标语：“劳苦的工农大众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还有一条新刷的标语，“跟着红军的脚印前进！”

我兴致勃勃地看看这些。大娘高兴地告诉我：“这些都是知青青年搞的呀！这电杆电线都连着那黑虎峰上的气象站。”

我不禁称赞地说：“他们真行！”

大娘又瞧了我一眼，继续说：“毛主席送来的好青年，他们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劳动惩罚论’，认真学习、锻

炼，跟我们一起建设山区，不少人入了党入了团。我们挺看重、挺欢迎他们！”

我细细地品着大娘的这句话。

前面山坡上，出现一层层石块垒砌得十分齐整的梯田，砌壁上用石灰写着“农业学大寨”，满山的杉树苗迎风轻轻地摆动。大娘对我说：“知识青年和我们治山治水，开荒造林，还搞了亩产千斤的试验田。亩产千斤，在我们山区可是个奇迹哩！”大娘连声夸奖着。

这时，我发现自己那种“怕被人家看不起”的想法显得多么可笑，我真想跟大娘讲讲心里话。

在一棵大枫树下，我们坐下来休息。我正琢磨着怎么开头，不料，大娘先开了口：“下了乡，你一定有不少打算吧？”

我说：“想法挺多，总想做出点成绩来，免得人家笑话。”大娘对我说：“早先，我家住过一个姑娘，刚下来时也象你一样。”大娘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耽心别人笑话城里姑娘怕苦怕累不懂事，不先做出个样子来，人家会看不起。没几天，争着报名到了大队养猪场。有一次她没和大家商量，把一窝小猪放到山上去吃青草，碰上一场暴雨，结果，好几只小猪生了病，还跑丢了两只。我跟她上山找了好几里路才找回来。她难为情地对我说：‘大娘，这下人家更笑话了。’我对她说：‘姑娘，谁才学走路不绊两个跟头哇。没人笑话你，只是你得找找思想上哪儿出了差错……’”

我的脸涨得通红，心怦怦直跳。大娘的话象是句句在

说我！只听大娘又说：“从那以后，她刻苦学习，改造思想，为革命养猪。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入了党。一九六七年，阶级敌人煽动她们回城市，她和大家坚持在山区干革命，搞生产，顶住了这股歪风。现在，她是我们公社党委委员哩！”

我心情非常激动，向大娘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今天迷路的原因。大娘给我拍拍身上的灰，亲切地说：“能够认识和克服缺点，这就好。干革命不是一时半刻的事，这条路挺长挺长哪！”说着，大娘站起身，又带我上路了。我说：“大娘，有你们贫下中农带着我们走这条路，我们一定能走好！”

灿烂的阳光在树林中撒下万束光柱，我们一路走一路谈，来到一座山岗下。迎面一株高大的青松，傲然挺立，苍劲葱郁。大娘缓步走到青松下，轻轻用袖子拭拭着什么。我急忙放下炭篓子，上前一看，石碑上，“红军烈士陈英发永垂不朽！”一行红漆填刻的大字，赫然入目。我想，在这松树下一定有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望望神情肃穆庄重的大娘，问她：“这儿打过仗？”

大娘拉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激动地讲述着陈英发同志与敌人英勇搏斗的故事——

陈英发是红军的交通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一天，天下着鹅毛大雪，陈英发刚刚把几个受伤的红军战士送到根据地，顾不上回家吃饭，又忙着下山去取情报。忽然，前面树林中闪出一群白匪兵，山下大地主“老豺狗”的管家“烂皮靴”喘着气，一步三歪地走在前。陈英发来不及躲避，顺

手搬起一块大岩石。“烂皮靴”一见这个在“老豺狗”家做过长工、后来参加了赤卫队的陈英发铁塔似地挺立在面前，吓得倒转身连滚带爬，没命地叫道：“红军！他是红军！”一听是红军，白匪兵顿时乱做一团，跪的跪下，卧的卧倒，有的奔逃，匪军官拳打脚踢还没稳住阵脚。这时，陈英发身后又传来另一队搜山的白匪兵的脚步声，他知道前后遇敌了。“烂皮靴”可发了狂：“穷小子，投降吧！”陈英发冷笑道：“人能给狗低头？红军战士从来就不投降！”“烂皮靴”和白匪兵张牙舞爪地向陈英发扑去。这时，只听见一声震撼山岳的怒吼，陈英发用力抛出大岩石，把“烂皮靴”砸烂在地，还没等吓懵了的敌人清醒，他又飞起一脚，把另一个白匪兵踢下了山岩。“乒兵”两声枪响，身后的敌人开枪了，陈英发倚着松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鲜血染红了雪地，气壮山河的口号声在山谷中久久回旋激荡！

阳光下，青松愈加显得高大挺拔，大娘的眼睛红润了。我噙着泪水对大娘说：“大娘，您把我带上了一条革命路。我一定向陈英发烈士学习，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大娘站起来，握着我的手，看了我好一阵。她的眼睛里包含着多少鼓励和期望啊！她用手指指岗下溪边那些山花说：“小伙子，‘十日鲜’这花虽然好看，但是开不长久，只有这根深叶茂的松树，才万年常青，永远沐浴着红太阳！”

大娘和我分别了！她指给我一条下山的大路说：“从这儿下山，五、六里路就到了你们胜利大队。”

来，还看见那挺拔的青松下，大娘迎着阳光，在向我眺望。我挥挥手请她回去，她也对我挥着手，叫我继续前进哩！

路好走多了。不一会儿，就遇上了进山来找我的老支书和秋来哥。见到了他们，我真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

秋来哥接过了我的担子。老支书塞给我几个香甜的熟红薯。我对他们讲起了老大娘带我出山的经过，老支书听完，激动地对我说：“她就是陈英发烈士的妻子，就是红色交通员陈四姑啊！”

“呵，陈四姑——陈大娘！”我猛地回转身，望着阳光普照的群峰，好象陈大娘还站在青松下，不住地向我挥手。

Lesson 8

把 关

田 昌 安

铁组长和铁队长闹别扭啦！

你道这铁组长是谁？他就是全矿闻名的质量检查组组长严老铁。这严老铁，高高的个儿，圆盘脸，两只黑眼，炯炯有神，一对剑眉，又长又浓。每逢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那剑眉就会“嗖”地竖起来。他虽然是六十岁的人了，可身板子好象钢打铁铸一般，每天这个工作面逛逛，那个工作面瞧瞧，两条长腿总是闲不下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倦，很有点铁人的样子。自从担任矿质量检查组组长以来，他呕心沥血，认真负责，坚持原则，铁面无私。所以，全矿上下，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喊他“铁组长”。

这铁队长又是何等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严老铁的兒子严小钢，中等身材，粗壮结实，就象井下的铁柱子，二百斤重的片石到了他手里，犹如拿几斤棉花那么轻易，走起路来“咚咚咚”，说起话来“当当”响，三十岁的共产党员，钢铁开

拓队的队长，

这父子俩，虽然一样的火爆性子，可多年来没照过一次眼，没顶过一次嘴。那么这次为啥闹崩啦？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月，钢铁开拓队接受了打通一条风巷的任务，全长三百米，时间一个月，它关系到调节全矿井的通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小猫喝烧酒，够呛啊！可铁队长偏偏不在乎这些，你任务硬，我决心和措施比你还要硬。在矿上召开的生产会上，他“啪”地一拍胸膛，响当地说道：“请领导放心，任务越重越有闯头。说得到，做得到，我们开拓队决不放空炮！”那神情，那姿态，很象他那父亲铁组长的气魄。

任务接受下来了，全队上下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横下一条心，拧成一股劲，争分夺秒抢进度，决心拿下三百米。可是谁料到，干得正在热火头上，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来，

这人，铁队长他们打好眼，装好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拉炮了。那个铁面无私的铁组长却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这里，突然冒出来，说：“等一等！”铿锵有力的三个字，说得大伙都住了手。

“怎么啦？”铁队长匆匆走来，急切地问父亲。

“你看看。”铁组长用脚点了点脚底下，说道。

铁队长低头下头左右看看，前瞧后瞧，除了碎石，还是碎石。他睁大眼睛，不解地说：“咋啦？”

铁组长不满地看了儿子一眼，一字一板地说：“好我的队长同志，底——高——了！”最后三个字，说得特别响。

原来是这么回事。铁队长如释重负，心里暗暗说道：“这有甚大惊小怪的。”不过，他嘴上没有这么说，而是说：“不要紧吧。”

“什么？”铁组长那剑眉“嗖”地竖了起来。想不到，儿子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盯着儿子，没好气地问道：“这里的坡度要求是多少度？”

铁队长回答说：“十度。”

铁组长追问道：“现在是多少度？”

铁队长凭经验估计了一下，答道：“可能高出一两度。”

铁组长转了话题，大声说：“不要放炮，马上起底！”

“这……一两度，关系不大吧。”铁队长掀起柳壳帽，插了插头，不以为然地说道。

“关系不大？”听了儿子的话，铁组长如同火上加油。厉声说道，“底就这么一直高下去，将来还能不能和那贯通？大庆人三老四严的作风，你知道不知道？”

“这我知道。”火爆性子的铁队长在严父面前尽量克制着自己，“可是，我们要进三百米，影响一茬炮是一茬炮呀！”紧接着，他又用商量的口气和父亲说，“是不是等放了这茬炮再起底？”

铁组长摇摇头，固执地说：“不行！知道错了，就得马上改正。”

儿子没有动。月进三百米，他心里着急着呀！他那火性子再也按捺不住了，就直截了当地说：“爹，这算什么大问题呀，我看还是先拉炮！”

“不能！”组长同志语气坚定，象是铁板上钉了钢钉，插不动，拔不走。

“爹，你这有点死搬教条了吧！”

“啊，这是死搬教条？”

“就是死搬教条嘛！这条巷道的重要性，你不是不知道。现在，就是要快！要快、快、快！”铁队长声音象父亲那么高，但也很坚决。

“我不反对快，而且主张越快越好。可是，”铁组长气得胡子也抖动了起来，“光图快，不求好，这是哄国家！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你这是乱扣帽子！”铁队长提高声音反驳着。

“你这是无法无天！”铁组长大声叫道，震得巷道里也嗡嗡作响。

铁队长也寸步不让，冷冷地说，“再大的帽子我也不怕。有理不在高言，山高挡不住太阳。”

一句话，说得铁组长冷静了下来。他了解儿子的脾气，知道一下子说不出个长短来，“呼味呼味”地长长呼吸了两口气，威严地问儿子，“那你说，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怎讲的？”

儿子响亮地回答：“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铁组长又问，“这‘好’字又怎讲？”

“……”铁队长喉咙里象塞了团棉花，嘴唇张了两下，没有回答。

铁组长继续说道，“既要多快，又要好省，这是辩证统一的，偏了哪一头都不对。你呢？”

铁队长还是不吭声。这些道理，他不是不懂。可是，他好象大卡车开进了窄胡同，说什么也拐不过弯来。

铁组长盯着儿子，许久没有说话。

对于父亲的脾气，铁队长也了解。他咬了咬嘴唇，猛地转过身去，带着几分勉强的口吻喊道，“起底！”

结果，早班的进度闹了个“0”。

二

吃晚饭的时候，父子两人谁也不说话，屋里的空气显得很紧张。

说起来，老铁还就这么一个儿子。小钢刚满五岁，体弱的老伴冻饿交加，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父子两人。十亩地里一苗谷，老铁对儿子怎么能不疼、不愛啊！

不过，铁组长爱儿子，从不外露，是在心窝窝里头爱。多少年来，他对儿子的要求比对一般人不知要严格多少倍。在他看来，只有烈火，才能炼出真金，小树只有勤砍杈枝，才能成材。对儿子要求越严，他长进得才能越快。举个例子，小钢从煤校毕业回来后，矿上想把这位优秀共青团员留在技术组。他知道后，亲自找见矿长，说：“不行啊，他刚出校门没几天，还是先到井下锻炼几年再说吧。”最后，领导采纳

差费？这上面的两条路线斗争尖锐着呢！自己要把关，不仅要把好质量关，更重要的是要把好路线关啊！教子，首先要教路线呀！

想到这里，铁组长不禁感到肩上象添了一副千斤重担，心里又估摸开了该从哪儿开口，和儿子好好谈一谈。

铁队长呢？一边往嘴里拨拉着面条，一边不时瞟上父亲一眼。对父亲，他是尊敬的。他五岁上死了母亲，就是父亲一把屎，一把尿，又当爹，又当妈，把他拉扯大。父亲一直按党的要求严格教育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今天惹他老人家生气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严小钢也不是那种对父母唯命是从的人，原则问题，就是老子也不能让步。就说今天这件事吧，父亲也该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啊。难道那仅仅是送一条巷道？不！那是在和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呀！再说，巷道早送出一天，全矿井的通风就能早调节一天，安全生产就更有保证。而父亲，唉，竟因为底高那么一两度，就让停下来起底，结果早班进度闹了个零蛋，未免有点小题大作吧？实在是，父亲也太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了。……此时，他的心又飞到了井下，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咚”地把碗放在桌子上。

见儿子放下了饭碗，铁组长正要开口，儿子却一转身跨出了门坎。他望着儿子的背影，听着那“咚咚咚”的脚步声，心里一动，也跳下炕，向外走去。

了他的建议，小钢当上了工人。

在党的培养下，在严父的教育下，小钢就象雨后的春笋，成长得很快，参加工作第三年入了党，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去年又当了钢铁开拓队的队长。也许是由于他那勇猛倔强的性格，或者是因为父亲叫铁组长的缘故，人们也送了他一个外号——铁队长。

看着儿子一步步成长起来，铁组长虽然表面上不露神色，心里却比喝了蜂蜜还要甜。可是，谁想到，儿子当队长没几天，就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今天这只因快不顾工程质量的事，着实刺痛了这位老矿工的心。

铁组长吃了一碗面条，就再也吃不下去了。不了解他的人，也许以为铁组长气都气饱了，还能吃得下饭？不，铁组长才不是那种人呢！他并不因为儿子和自己顶撞生气，相反，某种程度上他还喜欢儿子这种倔强的性格。他是在为儿子担心哩！儿子现在是一队之长，每往前走一步，身后都有一百多人跟着。儿子干工作，的确是有那么股子不怕苦、不怕死的勇猛劲头，可是，这就够了吗？不够呀！常言道，弯尺画不出直线来。头脑里的那把“尺子”不直，干劲越大路就越偏。你听他，说得多么轻巧，张嘴一个“不要紧”，闭口一个“关系不大”，他头脑里那把路线的“尺子”还不直呀！

铁组长放下饭碗，掏出支“水红”牌香烟，点燃抽着，心里继续思谋起来。是呀，自己现在身为质检组组长，光把个质量关就算尽到责任了吗？不算。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

研子。

再说铁组长，儿子一进来他就看见了。父亲对儿子，总是了解的，他料定儿子会来。儿子想多送巷，快送巷，这心情他也体会得到。钢铁开拓队拉下进度，当队长的儿子心急，他这个当组长的父亲也急呀！质量不好，他心疼；数量不多，他同样着急。他要用事实教育儿子……

下班了。路上，父子两人相跟着，慢腾腾地走在最后，脚步都迈得很轻。巷道里很静，只有淋头水“叮当叮当”的落地声，象是催促他俩快点开口。

此时，铁队长的心情比上午轻松多了。经过一个中班的激战，加上铁组长这位老将又亲自出马，已经赶出了一茬炮。噢，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场风波，他才真正看清父亲那颗老矿工的心。他开始隐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铁组长的心情和儿子有点不一样，那依然微锁的眉头，不就是证明吗？他，想的不是一两茬炮、三五米进度的问题，他想得更多、更深、更远。

铁组长终于开口了：“小钢，想通了没有？”口气是缓和的，但又是严肃的。

铁队长没有象上午那样理直气壮，低声回答说：“爹，我是没有好好注意质量，脑子里‘好’字观念不强。”

“还有呢？”铁组长对儿子的回答显然不那么满意。

“……”铁队长又没词儿了。

看来，儿子是想通了点，但还没有想到点子上，还没有挖到根子上。铁组长想了想，代儿子回答道：“根本的问题，

三

铁队长从家里出来，一直来到机电队——他要看一下那两台风钻修好了没有。一折腾，半个小时过去了。从机电队出来，他又三下五除二地换了衣服，拎上头灯，直奔井下。虽然，上午和父亲干了那么一仗，早班没有进度，心情不免有点不愉快，可是进度却无论如何也要补上来，困难再大，月进三百米的任务也要完成！

工作面到了。这里，气氛还是紧张的，热烈的，“呜呜”的风机声，“咕咕咕”的风钻声，上下奔驰的矿车，挥镐舞锹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战斗图景。每逢看到这图景，铁队长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这阵儿，铁队长大步向里边走去。突然，他停下了脚步。他楞住了！奇怪！怎么父亲也来了？迎头上按眼的，不正是父亲那高大的身影吗？你看他，一只手抓着迅速旋转的钻杆，一只手比比划划地向身边的按眼工大虎讲解着什么。在灯光的映照下，剑眉下那双炯炯闪光的大眼，显得更加有神，更加亲切。

铁队长明白了，父亲也在为钢铁开拓队的进度操心哪！那么大的年纪了，上了早班又连中班。父亲不仅管质量，还抓进度呢！瞧父亲那手势、神情，一定是在给大虎讲说按眼的位置、角度。看来，自己对父亲还不真正了解。他心里一热，操起一把铁锹憋住劲，“呼啦——呼啦”地撬开了

是你脑子里路线斗争的观念不强！”

铁队长惊愕地扭头望了父亲一眼，睫毛眨动了两下，显出种迷惑不解的样子。

铁组长看透了儿子的心理，便接住问：“你说质量问题是不是个路线问题？质量不合格，造成废堵，你送上一千米又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少慢差费？你也在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也在学哲学，好和快是个啥关系？唯物辩证法是怎讲的？你是怎想的？怎做的？这不是个世界观问题？你现在是一队之长，你要把一百多人往什么路上引？一事当前，要先看路线呀！……”

一连串的问题，象重锤似的，一下一下敲击在铁队长心上。这个手拿二百斤片石气不喘，脸不红的铁汉子，此刻心怦怦地跳着，脸上火烧火燎的。

铁组长换了口气，又说道：“再好的钢铁，也得千锤百炼。虽然你是个工人的后代，不好好改造世界观，同样成了个好接班人。嗯，你还是个队长，是个头头，要带好头，先得本身硬，在头脑中要有个正确的路线呀！我给你讲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

父亲讲着，儿子听着。父亲感人肺腑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儿子的心。临到洞口的时候，铁组长讲完了。铁队长低着头，红着脸，喃喃道：“爹，我明白了。”

铁组长不相似地看着儿子，好象说：你别吹牛，碌碌打墙，要见实（石）的哩，以后等着看看你的行动。铁队长也瞅瞅父亲，好象说：你别瞞眼睛，有言在先，我严小钢绝不会给

工人阶级丢脸。

四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几天，铁组长的心情是欢快的，精神是振奋的。那轻快的脚步，完全可以说明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自打那场激烈冲突发生后，儿子确实是变了那么一点，也开始注意“把关”了，巷道的工程质量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坡度，中线，都合乎要求。看着儿子——不，看着后一代——又长进了一步，老矿工的心里怎么能不乐啊！

眼下，铁组长又要去钢铁开拓队的工作面。其实，他每天都是这样，全矿井十来个工作面，都要去一遭。有一天不去，就好像缺少点什么的。他倒不是不相信群众，他是在为革命操心哪！况且，有点工夫，还可以摆几锹煤，装几车矸子，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前面就是钢铁开拓队的工作面了。怎么，大伙都围着干啥？听，那不是儿子粗喉咙、大嗓门在喊叫吗？唉，真不成气候，不知又发生什么问题了。顿时，铁组长的心又紧缩了起来，直跳到喉咙里，那剑眉又“嗖”地竖了起来。

走近了，听得真确，正是儿子在说话。铁组长没有吭声，轻轻走了过去，在人群外蹲了下来。

“少几块破板不要紧吗？”这是儿子的声音，“同志们，这种思想不对头呀！少几块破板，棚子勾不紧，顶上来了压力

拓队，一直有注意质量一丝不苟的好作风。”讲到这儿，铁队长叹了口气，嗓门压小了，羞愧地说：“可是如今……全怨我，路线觉悟低，头脑里还有‘刘毒’，没有把好关。”

这时，有谁插嘴问道：“老队长是谁呀？”

铁队长感叹地说：“就是咱们矿党委的赵书记啊！”

人群中，铁组长那颗心已经甜蜜蜜地开了花。他暗自想道：“这小鬼，我那天给你讲了，你今天倒全部用上了。”

铁组长正这么想着，只听得有个工人大声说道：“别说了！咱们马上返工，把那架棚子重支一遍！”

众人“哗——”地一声，涌向前去，干了起来。

望着生龙活虎的这伙年轻人，铁组长高兴地笑了。

怎么办？压垮棚子怎么办？将来采煤队的工人上下班可能从这里走，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恰好掉下块矸子来，伤着人就迟啦！”

铁组长听出点绪来了，一定是：在架棚子勾顶时少插了几块破板，他们正在为这事开会哩。铁组长跳到喉咙里的那颗心，这才稳稳地落回胸口里。

这时，只听得儿子又大声说道：“同志们，过去，我就是光顾进度，不太注意质量。是我把大家带偏了路了，今天我向大家检查。咱们应该把质量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咱们送的不仅仅是一条巷道，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有一块砖瓦不合适，也会影响整个大厦的质量。质量问题，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个路线问题呀！”

这席话，正是那天晚上下班路上铁组长给儿子讲的。铁组长的心又猛烈跳起来了，不过，是在激动地跳。

铁队长的话还没有完：“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就在咱们钢铁开拓队。有一次，早班砌了十米墙，眼看就要完工了，老队长开完会来到了井下，仔细一看，只见有块石头歪了出来，后边的墙也跟着歪出几公分。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老队长坚持要让返工。

“当时，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还是计件工资制，有的人对返工思想不通。老队长说：‘矿党委一再强调质量问题，我们得坚决执行！’大伙儿都同意老队长的意见，宁愿工资少拿，十米墙全部返了工。咱们钢铁开

Lesson 9

火红的战旗

付青聚之

野营路上，七连接到团部通知，“明日宿营地，青石峰。”看了这行字儿，乔连长兴奋地喊：“把旗打出来！”

一杆战旗，在队伍前头亮了出来，呼啦啦一阵风响，路，都照红啦。

看着旗，乔连长想到了青石峰。当年，老团长金征是七连的战士。在一次战斗中，他烟里飞，火里闪，冲出一条路，把这杆战旗插上了青石峰。现在，老团长金征是县革委会主任。几年来，他带领群众，改变山区面貌，又把学大寨的红旗，插上了青石峰。最近，他们正修建一条盘山路。

老团长金征，当年是怎样把战旗插上青石峰的？现在为什么能够继承战旗的光荣，把学大寨的红旗插上了青石峰？连队就要到青石峰了，答案一定会在这里得到，这也正是对全连“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好机会。

第二天上午，七连到达了深山区——青石峰。哟，好大

一座山哪！山峰，直钻到云朵里去了。主峰四周，连带着大小群山，象波浪一样铺展开去。最壮观、最惹人注意的，还是那条盘山路。它象一条大动脉，把这群山上下，远近村镇都连结起来。

七连进了村，刚宿营，乔连长便跟民兵小李，到公社革委会去找金征。

他俩沿着山路朝前走。只见小路拐弯处，垒着成排的青石板，一人来高，好象一垛垛墙壁。乔连长好奇地走上前，忽然看见有位老汉，正在一垛青石板背面干活。老汉光着膀子，宽阔结实的脊背滚着汗珠子。他正搬动着一块青石板。

小李告诉乔连长，这老汉就是他爹。

“李大爷！”乔连长叫了一声。那老汉猛一回身，乔连长这才看清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他，两鬓已经斑白，胡须迎风飘动。古铜色脸膛上，透出豪爽、刚毅的神采。

乔连长问：“您，这是做啥哪？”

“这个吗？”李老汉嗓门比洪钟还要响亮，“你知道老金不？他，是县革委会主任。这不是，昨晚又没睡觉，凿了一宿青石板。老金都这么干，咱不快马加鞭还行？”

“金征！”

“对，就是他。”

“你们打这青石板干什么用？”乔连长问。

李老汉朝对面青石峰一指，“你看到那条盘山路没有？”接着，李老汉解释说：这条盘山路，把山区几个公社和县城

连成了一气，少绕几十里弯路。能够加强城乡交流，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方便群众，又有战备作用。最近，三个县交界处的黄土岭铁矿，已经开采，准备在本月底开始向国家运送矿石。为了保证矿石按时运走，金征带领群众，提前一个月，铺好了盘山路。现在只差青石河上那座桥啦。这青石板，就是准备铺桥用的。

李老汉的话，把乔连长吸引住了。他又问：“金征同志那么忙，昨晚还干了个通宵？”

李老汉眉毛一扬：“同志，你是不了解他，这怪不得你。就说这条盘山路吧，开头是我们几个贫下中农提的建议，可是，老金听了建议，第二天就带两个干部来了。那天晌午，刚下过雨，他胳膊肘夹个雨衣，兜里揣着皮卷尺，就闯上山去了。掌灯时候，又下了阵冒烟大雨，河水水哇哇响，人还没回来。我琢磨，可别是有什闪失，提了盏灯就去找他们。走到山口，一看，有片灯光。细一打量，原来是老金他们把树枝插在地下，用雨衣搭个篷，就着手电光‘办公’呢。老金在小本上左一道右一道地划，雨珠子顺老金帽檐掉到地上。那身上就更别提了，比落汤鸡强不了多少。我说：‘你们还不快回去！这样会冻出病来的。’老金说：‘快来参谋参谋，马上就好了！’”

乔连长问：“这条路什么时候动工的？”

李老汉说：“早先，就有开这条路的条件。可是，叫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群众落后论’黑风一刮，路没开成。县委会成立后，金主任带着党委指示下来，发动了群众，开展了

革命大批判，跟咱并膀干，这青石峰上盘山路很快就修成了。你瞧，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乔连长放眼望去，对面青石峰的盘山路，好象一条彩带绕山飘舞。盘山路上端，一面学大寨的红旗，耀眼地迎风飘扬着。

乔连长真想马上看到金团长。他刚撒开一步，又被李老汉叫住了。

“你找他？”李老汉抽出巴掌长的一个旱烟袋，“我想叫他今个歌一天哩，他能歌住？怕是回县去了。昨晚公社开了个总结会，他说，县委要研究这个总结。”

听了这话，乔连长一怔。又惊讶，又失望。

突然，李老汉盯住乔连长背后的小李，说：“嘿，叫你照看他好好睡一觉，你——”

小李正要分辨什么，李老汉却朝青石板上一坐，把手朝小李一挥，然后回过头说：“在咱青石峰大队，哪户贫下中农没喝过他挑的水？哪道梯田没留下他的脚印？抬石头、崩山、打路基，他哪一样不是干在头里？我叫大伙向他学习，他悄悄对我说：‘别这样，那只一年级小学生的板凳，我得坐到底呀。’有多少个月黑头，咱睡了，他醒着，坐在灯下，认真看书学习，总结群众学大寨的经验……”

“爹，听说他今天不走啦。”小李抽空赶紧插了一句。

“啊——”李老汉眼睛一亮，用那闪闪的目光，长久地搜索着山上山下。猛然，李老汉手臂一伸，“那不是他！”乔连长顺着李老汉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青石峰下的河边，湖

是架桥铺路的人。

“是他，是他！”李老汉显然看得很清楚。他抬起蓝布褂，往肩头一搭，说：“走！”

“等等……”这喊声突然从他们背后传来。定睛一看，来人衣角浮动，吁吁带喘。

“李大伯，公社革委会叫……叫你快去。”

李老汉便跟着那人匆匆走了。

二

乔连长随小李，直奔背石桥。离老远就看见宽阔的背石河两岸，立着两个桥墩，托着几条拱形桥梁，这便是未来的背石桥。它——是这条盘山路的咽喉要道！

桥台这边，有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横挡在路上。石头旁边，聚了一堆人，忽然一个魁伟高大的人闪出来。他把手里的十二磅铁锤一丢，提起撬杠喊：“伙！”转眼间，几十根钢钎、棍棒凑到一处，那人“嗨”地大吼一声，石头便翻、滚、蹦、跳，呼隆隆滚进路边深沟。

小李说了声“就是他”，便跑上前叫：“老金，有人找你。”

那人把军上衣一披，提起那柄十二磅大锤走来了。两只大脚板，踩得路面的石蛋子咔嚓咔嚓响。腰带上，挂着一个不大显眼的烟口袋。这就是老团长金征。

金征看过团里开的一张字条，便和乔连长一同坐到附近河边的土坎上。

乔连长仔细说明了七连这次来的目的，并且，兴致勃勃地提到刚才李老汉介绍的种种情况。不知怎的，金征一边听，一边皱起了眉头。他说：“七连的战旗，怎能说是我插上背石峰的？”说完，他又指着山顶那面学大寨的红旗说：“至于这杆旗，它确实标明了背石峰前进的脚步。但是……怎么看这个成绩，嗯？正是为这个，我昨晚就可伤开脑筋喽。”

乔连长有点迷惑不解了，刚才，李老汉不是说他凿了一宿背石板吗？怎么会……

金征卷了根烟，说道：“昨晚，公社干部开总结会的时候，我也讲了一通。会后，我回到住处，准备好好睡上一觉，心里想着，党放在自己肩头上的这副担子，总算磕磕绊绊地挑过来了。心里高兴，躺了一会儿也没睡着。我披起衣裳，走到院心。忽然发现，山腰上有一盏风灯，闪闪放亮。这是谁？”

“我顺着小路走过去。走近一看，原来是李老汉！他正在凿背石板，干得真欢呀。这老汉向来不客气，见有人来，头也不转一下，粗声说：‘你在那晃来晃去干什么？伸伸手！’当！一柄铁锤落到我跟前。我袖子一卷就干起来。李老汉认出我，哈哈一笑，说我缺觉，赶我回去休息。我说：‘不早啦，你也明天再弄吧。’李老汉指指背石河，‘你没看那座桥吗？要抓紧哪。我琢磨，要是运矿石的期限提前怎么办？在这关口上，咱可不能松了劲啊。’说完，李老汉又抡起大锤。我朝前一看，在远远的一垛背石堆后边，还有一帮小伙子，也在起劲地干哪！我的心头发发了山水，一股热流滚动起来。看看眼前的李老汉他们，哪有歇口气的思想？哪有‘总

算绕过来了’的思想？

“李老汉叫几个小伙子硬把我推回屋，怎么能睡得着呢？打开毛主席著作，读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段。这一段，我读过多少遍，但距离真正理解不是还差很远吗？这时，李老汉几十年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朝前闻的每一步，都使我觉得特别贵重！”

“就说这条盘山路吧，最初是怎么来的？是李老汉放马踩出来的。成立高级社那年，富农分子站在一边放冷箭，说什么‘缺草少料，还能养肥马？’李老汉当场严厉斥责了他。第二天，把旱烟杆朝腰里一别，扛起个行李卷，在青石峰那一边的草甸子上，搭起小窝棚，顶风冒雨，放了一百一十九天夜马，一匹匹马让他喂得滚瓜儿溜圆。就这样，天长日久，李老汉在青石峰上，踩出了一条盘山小路，给今天这条盘山大道画出了蓝图。去年，铺路备料的时候，向阳公社来了车马支援。李老汉整天赶着车，在盘山路上搬石运沙。那天晚上，他卸车回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到深夜。刚躺到炕头上，冷丁看见玻璃窗忽忽闪闪火光。不好，马棚失火了。这马棚里，都是向阳公社支援铺路的马。要快！李老汉啥都忘了。一翻身，下了地，踹开门，就跑出去。马棚里烟雾腾腾，火舌乱窜。李老汉一头钻到烟雾里，迅速地一个个解开缰绳，拍打着马屁股，把十几匹马全部救了出来。火很快救灭了，这时人们才发现，李老汉在这风雪夜里，只穿了一条短裤衩，两只光脚板蹬在雪窝里。大伙都楞住了。有人叫了一声：‘快穿衣裳去！’李老汉这才感到冷，转身往家

走。过后，有人问：‘李大伯，年纪这么大了，咋还是那个虎劲？’李老汉把胸脯一拍，笑道：‘我要把这股虎劲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

“铺路战斗打响的头一天，李老汉把那杆学大寨的红旗，从山顶扛下来。有人感到挺奇怪。李老汉把旗朝山坡上一插，说：‘这段路往高处铺一截，这旗再往上插一截。现在就插那么高，还咋前进？’大家听了都鼓掌。掌声中，李老汉第一个点起了开山炮……”

山峰上的云雾消散了，太阳升起来，照得青石峰金灿灿的。乔连长凝视着盘山路上端那杆学大寨的红旗，更觉得鲜亮夺目！

金征加重语气说道：“青石峰前进的车轮到底是谁推动的？实践做了有力的回答。正是李老汉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步步把学大寨的红旗，插上了青石峰！和这些真正的英雄相比，难道还能把眼睛盯在脚跟前的成绩上？我想，我在总结会上的发言，必须作新的补充：我要永远向人民群众学习，这才不会偏离毛主席和党指引的方向。想到这里，更睡不着了。我起身上山，和群众一起又凿开了青石板。我切身感到，李老汉他们不仅推动着青石峰的建设，而且，还推动着咱们冲锋不止！”

听了金团长这些话，乔连长多么激动啊！忽然，他们背后传来喊声：“老——金！”

他们回身一看，李老汉迎着山风，迈着刚健的步子，汗淋淋地走来。他掏出一张字条，递过来说：“老金，这任务，

可是火烧眉毛。”

原来，黄土岭铁矿通知青石峰公社，因紧急需要，调运矿石的日期大大提前，明晨务必送到县货运站。他们现在正组织马车，傍晚以后，三个县的马车运输队，将从青石峰这条盘山路上通过。

金征看过那张字条，眯缝起眼睛，望着河面说：“这座青石桥，今天是用不上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车辆通过。”他询问地望着李老汉，“怎么样？”

李老汉眼睛不离他的旱烟锅，胸有成竹地说：“只要大伙动手一齐干，青石桥下边这道便桥，准用得上。”

“对呀。”经李老汉这一点拨，金征心头顿时闪出一股亮道，“这道桥虽窄，可是紧贴水面，只要在它两边搭上浮桥……不过，重要的是，发动群众把住质量关，要能承受住大置马车通过才行。”

李老汉不住点头。把旱烟锅在鞋帮上敲了两下，指着远处小路拐弯的那块地方说：“那么多青石板不能闲搁着。我琢磨，就把它在浮桥底下河水浅的地方垒起来，顶住桥身。我看，用这个土办法，大卡车也过得去。”

金征把拳头砸在手掌上，兴奋地说：“好！咱们马上行动起来。”

不久，村头的大喇叭，山腰的铜钟，学校的电铃，部队的集合号同时响起来。人们带着工具，赶着马车，扛着木料，滚动着空油桶，撑着小船，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青石河边。

三

夜，繁星满天。

一场紧张的战斗过去了。宽阔、平坦的水上道路，把青石河两岸的车路连结起来。

青石峰的军民，守候在盘山路上，等待着运矿石的车队到来。

老团长金征，仔细检查过山上几处险要路口，便提着风灯走下山岗。

大家亲热地把金征围了起来。在这一天多的战斗中，乔连长和战士们，了解了那面学大寨的红旗是怎样插上青石峰的。现在，大家更热切地要求金团长讲一讲，当年，他是怎样把七连这杆战旗插上青石峰的。

“好。”金征挺干脆地说。

四周，唰地静下来。战士们围坐在那盏风灯旁边。金征清了清喉咙，把手放在盘着的膝盖上，好象在思考怎样开头。

“这段历史，还必须从他开始。”金征开了腔，朝青石河对面一指，“看！”

所有人的视线，一下转到了山上。只见青石峰的山腰路口，也亮着一盏风灯。灯光照亮了李老汉的身影。他正带着百十名民兵在那里守候、了望。

“李老汉！”乔连长想，“他跟七连这杆战旗，有什么关系

呢？”

金征加重语气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胜利。”

战士们静静地听着。

“当时，国民党匪军的咽喉要道，叫咱们卡住了。七连和一些兄弟部队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退路。就在部队开辟冲锋道路的时候，得到了李老汉——李大川的全力支援。”

“他！”战士们活跃起来。

“那次，我们利用夜雾的掩护，就在眼前这条青石河上，架起一道浮桥。清晨发起冲锋不久，浮桥被敌人拦腰炸断。怎么办？不能犹豫。我们几十个人，急扑到断桥中间，想用身体把浮桥连接起来。但是，敌人的火力一下集中到这里。

子弹象一群马蜂飞过来，站在水里的同志接连伤亡了几个，桥，又断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大川，这个祖辈三代贫农的儿子，从担架队里跑到第一线来了。他找来一架长梯，咕咚一声，跳进水里，把长梯一搭。没想到，梯子不够长，又掉进水里。李大川，他望着敌人炮弹在河心激起的水柱，急红了眼睛。他双手把长梯一举，一头搭在浮桥上，一头举到头顶上。他的肩头挺出水面，象一座耸立的小山！他火急火燎地喊：“堵住我的肩，冲啊！”一条水上通路，在敌人的火力网下，就这样铺开了。战士们飞快地冲杀过去。突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臂，鲜血涌渗出来。我急忙扑上去想替换他。他，目光盯住我背后，又喇地转向青石峰，对我说了一个字：“旗！”我回身一看，战旗停在桥上，一个负重

伤的战友，正用最后一口气扶着它。我跳上桥，接过旗。只见李大川早用粗大的手，高高撑起桥面。他象一垛铜墙铁壁，支撑着这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当时，我浑身充满力量，紧握战旗，在机枪掩护下，冲向青石峰……”

金征望着乔连长和战士们说：“你们看，把七连这杆战旗插上青石峰的，只是我这双手吗？不，还有多少双更有力量的手，在我背后支持着我。其中，就有李大川那双粗大的手。是他，为七连，铺开了冲锋的道路……后来，七连随大军南下，又遇到过许许多多李大川啊！是他们，摇橹撑船，穿过炮火硝烟，把我们送上大江南岸！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援我们，把五星红旗，插到祖国最南端的海岛、港湾……”

“咱们祖国，究竟有多少李老汉？这是统计不完的。正是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讲到这里，浮桥旁，爆发起热烈的掌声。

老团长金征，提着风灯站起来。灯光照得战旗火红。乔连长凝望着风灯沉思起来。因为他听说过，在那次战斗中，金征的事迹十分动人。但金征竟只字未提。他越发感到，在“战功”和“新功”面前，老团长金征的脚步，是始终实实在走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线上。

四

“当——当——当——”

挂在山腰路口的铜钟，突然敲响了。随后，传来李老汉

洪亮的喊声：“山上山下注意喽！大部队马到啦——”

“同志们，准备战斗。”金征简短地说。

乔连长打开手电筒，站到浮桥上，发出口令，“各排注意，各就各位！”

回身一看，金征已经提着风灯，朝盘山踏险要地段走去。那摇曳的灯光，格外明亮。

装载矿石的马车象一条长河，涌流到青石峰下。马铃声，车轮声，响鞭声，歌声，响彻山谷。

第一辆装运矿石的马车来到浮桥上。七连的战斗开始了。几十支手电筒光，交叉射在桥面上；几十双手，加速了车辆运转；几十双眼睛，盯着浮桥承受压力的情况；几十套工具，准备着应付任何意外。终于，第一辆马车顺利地通过了浮桥。

第二辆，第三辆，第十辆，第一百辆……每辆马车，车尾都挂着一盏风灯。这灯光，织成了长长的光带，在青石河对岸蜿蜒回旋升腾。霎时间，千百盏灯火，布满了青石峰，照得灿烂辉煌。远远望去，仿佛一面面火红的战旗，高高飘扬。

Lesson 10

飞在前面的僚机

恩 义 凌 玲

海军航空兵某都飞行三大队，这一天同时宣布了上级党委的两道命令。第一道，任命飞行员王志勇担任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第二道，命令三大队立即组织打击敌人“黑老雕”的战斗双机，由王志勇同志任双机组长机，赵鹏同志任僚机。

这两道命令一下，就如同一滴水掉进油锅里，整个大队都“炸”了。“培养接班人，王志勇这棵苗子倒是没选错，可是叫他当自己的老教员、老长机的长机，能这么一下就翻个过儿吗？”不少人脑子里都有这么个问号。

的确，这后一个命令，连王志勇本人也没想到。他坐在膀大腰圆的赵鹏身边，心里更加感到不安，本来就红扑扑的脸膛，象火烧似的热辣辣地发烫。

但这个命令却使赵鹏看到一辈新的革命接班人在迅速成长，心里感到无限高兴。他转过脸来，看到身边这个年轻

战友的窘样儿，心想：看来这小王还有点思想压力呢。是啊！现在该是自己主动帮助他解除顾虑的时候了。想到这儿，他亲切地说：“中队长，咱们长僚机该在地面准备中协同一下了。”

听着这个新称呼，小王不自然地一下站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会议室里的人都快走光了。

于是，王志勇和赵鹏手拿精巧的飞机模型，来到碧绿的草地上。

“赵教员，请你讲讲咱们的出航方案，编队方法和动作数据吧。”小王一拿起小飞机模型，就一个心眼儿扑在上面，把什么都忘了。

赵鹏看着他那急匆匆的劲儿，笑着提醒道：“中队长，你现在是长机了，你应该下达课目，分配任务，我保证服从指挥。”

王志勇一直是赵鹏的僚机，猛地向自己的老长机下命令，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嘻嘻巴巴怪不好意思地把领导的布置重复一遍后，已经汗流满面了。刚想对僚机提出几点要求，脸一红，又把话咽了回去。

赵鹏看着小王那欲言又止的样子，诚恳地对他说：“这是执行严肃的战斗训练任务，你不应该顾虑前后的。”接着，又认真地给他补充了几点注意事项和双机具体的协同方案。草地上，一老一新两个飞行员便认真演练起来。

第一次地面准备终于完成了，王志勇心里又是高兴，又是不安，高兴的是自己又从老赵那儿学会了不少新东西，深

深地感到老战友的热情，不安的是自己改成长机后，动作起来老是丢三拉四，别别扭扭，生怕影响训练质量。尤其是这么一个个老长机当了自己的僚机，凭自己这个水平，这个资历，怎么能指挥好战斗？

晚饭后，小王一个人在外面走来走去，他从地面演练想到空中训练，从空中训练又想到将来的实战。“这么个换法怎么行呢？”他终于下了决心，要找大队政委去谈一谈。小王刚转身，谁知李政委不知什么时候早站在他跟前了。

“政委，”小王喊了起来，“我正想找你！”

李政委笑着说：“我早知道你心里有事盛不下了，是吗？说吧！”

“政委！”小王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让我参加消灭‘黑老雕’的战斗，这是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我有决心完成好这次任务！可为什么偏让我当老赵的长机呢？老赵无论思想、作风、技术，样样都比我强。我又熟悉他的带队动作，让他当长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更有利于这次战斗。我建议领导把我们对调一下，我还是当老赵的僚机。”

“小王，你的这些想法，组织上都考虑过，研究过。但在这个问题上，你这个长机，可飞到僚机的后面了哟！”说着，政委郑重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先看看赵鹏同志的这份保证书吧。”

王志勇接过保证书，一行行粗壮的大字跃入眼帘：“我坚决拥护上级党委的正确决定。王志勇同志虽然是第一次带队，但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飞行特点勇猛、果断，这正

是战斗需要的。同时，我又曾是他的教员、长机，对他的思想了解，性格熟悉，因此我当他的僚机，从各方面来说，对培养新生力量都更有利。自然，王志勇同志会有点思想顾虑，但我深深知道，组织上把这一任务交给我们，既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我的考验；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我的信任。请组织放心，我保证发挥一个老党员和老战士的作用，坚决服从长机领导，并主动帮助王志勇同志在战斗中更快地成长！”

小王看着看着，只觉得这张纸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上面寄托着一个老同志多么赤热的心啊！一时间激动、内疚，一齐涌上心头，他字铿锵地说：“政委，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找老赵！”说着，转过身来，带着一股旋风往宿舍奔去……

皎情的月光下，两个人影还在宿舍楼前促膝谈心。一个身影魁伟，一个身材矫健。

“中队长，你愿做我的长机，光是为了对战斗有利吗？你是党员，我是党小组长，给你说痛点，这里面可还有些私心杂念啊！”

“什么？私心杂念？”

“我问你，假若这次的命令，是宣布一个新飞行员给你当僚机，你会不会有这些想法？”

“这……”

“你说你要求调换长僚机是为了更有利于这次战斗，可是，你为什么只看到这一次战斗呢？部队在不断发展，需要补充新骨干、新血液，你为什么从不从部队这个长远建设考虑

呢？你是不是还有点担心我这个老长机、老教员犯委屈、有情绪，不好领导？同志，这当长机还是当僚机，不是你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咱可不能从个人角度来考虑啊！”

听着战友诚恳的帮助，严厉的批评，小王象吃了一剂最清爽的良药一样，一下子把心头疙瘩解开了。他紧紧握住赵鹏的手，感动地说：“老赵，你这个‘近距离长点射’打得实在好，又猛又准，一下就击中要害。咱是党员，有错就改，今后保证当好长机，大胆指挥你这个僚机，不过，有缺点你还得多提提点啊。”

李政委查铺经过这里，刚好听到了小王那段推心置腹的话，他接过去，爽朗地笑道：“哈哈，小王！这长机、僚机飞起来有先有后，思想上可没先没后啊！在改造世界上，咱们都应争当‘长机’，飞在前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让他当‘僚机’，老落后，别说赵鹏，我还不干呢。好！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休息了。”

二

第二天飞行，成绩显著，两架银燕双双飞上了新的高度。不同的是，小王刚爬高就加油门，猛拉杆，打“加力”，很快跃升到理想高度，而老赵刚开始跃升时，速度却比较慢，后来才跟上距离。但不管怎么说吧，达到了战斗要求，小王满脸高兴，而老赵却好象还考虑着什么问题。

这天的飞行总结，由大队长鲁胜主持。他祝贺了双机组胜利完成预定科目后，便开始了提问。

“王中队长，谈谈吧，今天飞行有什么体会？”

“是，我说。”王志勇略略想了想说道，“‘黑老雕’是敌人的高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一般在我机理论升限之上，并且有机动性大、速度快等特点。我们只有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迅速跃升，尽快接近它，才谈得上打。否则，接敌动作慢，一旦被它发现，就可能溜掉。因此，我们的战斗动作，应体现快、猛、狠三个字。”王志勇简明扼要地讲明了自己的看法。

“好，说得不错。”大队长鲁胜想了想，然后转身对赵鹏说：“老赵，也谈谈你的体会吧？”

“刚才王中队长说的很对，打‘黑老雕’的确需要迅速爬高，尽快接敌，体现出快、猛、狠三个字。但在实战中，敌人并不是明摆在我们眼前的，因此在初拉起时，既要注意爬高，又要注意搜索，‘先敌发现，胜利一半’。发现敌人后再按照中队长的快、猛、狠，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这样才能稳中求快，灵中求猛，准中求狠，最后一举歼敌……”

赵鹏声音虽然不大，但句句有分量，王志勇越听心里越亮堂，深深地佩服老赵的细致，感到自己的不足。正在这时，鲁大队长开始做总结了：“同志们，总的来说，我看今天的飞行不错，既完成了科目，又暴露了问题，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刚才王志勇同志和赵鹏同志的看法，都有许多积极因素，出了不少好主意。现在团党委号召大家群策群力，献

计献策，尽快为双机组制定出一个理想的战斗方案，争取早日投入战斗，坚决打下‘黑老雕’！”

飞行总结一结束，王志勇紧紧拉住赵鹏的手，一直把他拖到宿舍里，连飞行服也顾不得脱，就对他说道：“老赵，你快说说，我为什么光想着快、猛、狠，就忘了稳、灵、准呢？”

王志勇的诚恳态度使赵鹏很受感动。他想，是啊！中队长为为什么光想着快、猛、狠，忘了稳、灵、准呢？这个思想根源可得深挖啊！想到这里，他一字一板地对王志勇说道：“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你重视发扬勇敢精神这是好的，但忽视必要的战术研究，那就不对了。想想吧，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搞军政对立，妄图破坏我军建设，咱们是不是不自觉地也受了一些影响？这是个路线问题啊！我们不认清这一点，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主动地把政治和军事统一起来，就算飞行高度上去了，恐怕也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的。”

王志勇高兴地说：“老赵，你讲得太对了，帮我在思想上又冲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你这个旗机啊，又冲在我前面了。”说着，他拿起一架飞机模型，急不可待地拉着赵鹏说：“来，老赵，咱优点要发扬，缺点须改正，现在就来研究一下战术吧。”“好！说干就干！咱们先分析分析敌人的特点，再来研究对策。”老赵拿起“黑老雕”的模型说：“敌人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他士气低落，这家伙的第一个本事就是溜。所以咱们必须低空隐蔽出航，并且先要插到他的后面，断他的退

路，关起门来打狗。”

“对，‘黑老雕’机体长，机翼宽，腹部观察死角大。我们只要从下方接敌，突然跃升，钻到它的肚皮底下，就可以出奇制胜，既做到快、猛、狠，又做到稳、灵、准。”小王接着补充道。

赵鹏把黑色的敌机模型往桌上一放，坚信地说：“这家伙虽然机动性大，速度快，会给我们的瞄准射击带来一些困难，但只要我们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苦练大角度射击，就一定能够给它来个‘腹下掏心’！”

“腹下掏心！太好了，走！”王志勇听到这儿，拉起赵鹏就往外走。

嫩绿的草坪上，春光明媚。两个战友手握银色的战鹰，苦练着杀敌本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和谐，他们的步伐，是那样一致。

三

以王志勇、赵鹏的建议为基础，经过群众补充，领导研究和上级批准，一个“低空出航，迅速跃升，腹下掏心”的战斗方案终于形成了。这一天，已经是王志勇和赵鹏担任战斗值班的第三天了。

停机坪上，一排排银光闪闪的战鹰，昂首挺胸，威武地听候着祖国的召唤，宽敞的跑道，象一条雪亮的通天路，纵贯南北，加油车、充电车……各种各样的车辆来往不绝。机

场上到处呈现着一派紧张的战斗气氛。起飞线上，“01”、“02”两架雄鹰，更是早已油满箱，弹满舱，只等着出征了。

王志勇和赵鹏肩并肩地坐在塔台前的草地上，还在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战斗动作。

“老赵，‘黑老雕’这两天没来，不知又在搞什么阴谋，咱们可得多准备几手！你看，除了我刚才讲的以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王志勇虚心地向老赵请教。

赵鹏想了想说道：“按照预定方案，没有什么补充的。不过，战斗情况千变万化，上级也一再指示我们要随机应变，先变于敌。我们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大胆、果断、密切配合，就一定能把这个‘黑老雕’打下来！”老赵粗大的铁拳狠狠地砸在膝盖上，战斗警钟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躲了两天没来的“黑老雕”又蠢然来犯了。

刹那间，机场上马达轰鸣，两架战鹰一前一后冲天而起，直扑战区。

机翼下，祖国的锦绣河山美丽如画。笔直的公路上，汽车飞驰，白缎带一样的河流，弯弯曲曲地穿过碧绿的田野。象树林一般的工厂烟囱，倾吐着滚滚浓烟，南来北往的列车啊，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飞驰向前。看着祖国大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人民航空兵的战士更加豪情满怀，斗志昂扬。

“01，注意高度。”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声音。

“01明白。”王志勇胸有成竹地一推杆，银鹰低头扎进无名山，在山谷里弯弯曲曲地向前飞去。

身边，掠过座座黑影。
眼前，飘来朵朵白云。

钻出山谷，战鹰又紧贴着海面朝前飞去。王志勇回头看看，只见赵鹏的“02”号飞机影子似地紧紧跟在后面。

“01，航向210。”

“01明白。”

两架银鹰唰地一下同时来了个左转弯，迅速对正航向，截断了敌机的退路。

“01，目标距你十五公里。”

“01，目标距你十公里。”

敌机越来越近了。然而云海茫茫，给搜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了赵鹏念的毛主席教导：“勇敢、坚定、沉着”。小王感激地回头看了看赵鹏，更加仔細地搜索起来。

“01，目标在你正前方，八公里，快！”

“02，爬高进云。”王志勇果断地下了命令。

“02明白。”这进云是个好主意，既可以继续接敌，又可以隐蔽自己，赵鹏不禁为小王的命令暗暗叫好。果然，刚钻出云层，他们就立即发现了目标。只见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从一朵云彩中滴出，暴露在瓦蓝瓦蓝的空中。

“02，投副油箱。”王志勇又下命令。

一瞬间，两架银鹰象霹雳闪电，带满身怒火，直向“黑老雕”腹下冲去。这“黑老雕”正在暗暗得意，突然发现我机冲到了它的肚皮底下，顿时慌了手脚。

“01，你攻击，我掩护！”赵鹏话音刚落，只见王志勇一拉机头，“砰”地打开“加力”，飞机象出膛的炮弹一般一下子就

把“黑老雕”紧紧咬住，瞄准光环套住了敌机，正要射击，狡猾的敌人猛地来了个左转弯。就在这一刹那，小王只觉得头上忽地一个黑影掠过，原来是赵鹏随机应变，没有跟着敌机转弯，而是借着惯性一下冲到了敌机上方。

王志勇后面看得真切，紧跟着咬紧牙关，猛力蹬舵压杆，战鹰风驰电掣般地来了个漂亮的急左转，一下压住了敌机航线。

“黑老雕”见势不好，慌忙上窜，他满以为我们的飞机在这个高度不如他灵活，可以趁机溜走。可是，赵鹏一个急剧的反扣下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来一顿机关炮，一下子给敌机翅膀钻了几个洞。这家伙胆战心惊，一缩脑袋不顾一切地直线平飞，妄想依靠速度冲过前下方的王志勇。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志勇抓住赵鹏创造的这个好机会，怒目圆睁，用尽平生之力，将驾驶杆猛拉到底。“忽”地一下，战鹰垂直着腾空而起，直插到“黑老雕”腹下，和敌机几乎成了90度角。距离近得都不用瞄准了，敌机黑乎乎的机身遮满了整个座舱盖。在这稍纵即逝的一瞬间，王志勇毅然决然地按动炮钮，一串仇恨的炮弹全部打入了“黑老雕”的大肚皮，来了个干净利索的“腹下掏心”，凌空开花。

“打得好！”赵鹏脱口喝彩。

“毛主席万岁！”王志勇由衷地从心底喊了出来。

战斗胜利结束了，两架雄健的战鹰，闪电般地一前一后，

乘着浩荡的东风，胜利返航。

Lesson 11

同心岭下

张重阳

空战后不久，赵鹏被任命为兄弟单位飞行副大队长。临走前，上级决定在三大队举行一次飞行表演。这一次，还是赵鹏当僚机，王志勇当长机。两个战友，又一起来到起飞线上。

他们肩并肩地坐着，赵鹏语重心长地说：“王志勇同志，你现在已经不是个新中队长、新长机了，我想再跟你讲几句话。还记得吗，我们过去经常说，在思想改造上，都要主动飞在前面，争当‘长机’。可是光有这条还不行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还必须善于帮助同志，当好一个政治上的‘僚机’，保护战友们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样才能真正符合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啊！”

听着赵鹏这一番含意深长的话，王志勇心潮澎湃，紧紧攥住赵鹏那厚实的大手，激动地说道：“副大队长，请你放心，今后我不仅要搞好长机的本职工作，而且决心向你学习，当一个飞在前面的僚机！”

飞行表演开始了，“砰！”绿色的信号弹徐徐升起。人民飞行员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胜利的革命航线展翅飞翔，他们胸怀朝阳，鹏程万里！

一

杏山一队队长郭志鹏，赶着一辆崭新的胶轮大车，从盘山道的高坡上直冲下来。那驾辕的白马，拉套的青骡，四蹄腾空，登云驾雾一般向前飞驰，车轮后搅起一片片白茫茫的雪尘。

头上是高峻的同心岭，脚下是蜿蜒的流沙河。火红的晚霞扑过来，银妆素裹的大地、山、河，全都被笼罩在霞光里。此刻，郭队长的心情比这彩霞更美。几年来，杏山一队是持续高产，连年丰收，常得到公社以至县里的表扬，这里面也有他郭志鹏的心血。杏山一队山高水寒，坡陡土薄，本是个穷乡僻壤。五年前，他高中毕业，在大队杜支书的鼓励下，立志还乡，不到二年就入了党。凭着一股冲劲和泼泼辣辣的实干精神，他赢得了社员们的信任。前年，老队长赵德山得了一场病，身板不比从前了，大家感到该让个年轻人来接班，便选他当了队长。自他上任以来，更是添车买马，日

子越过兴旺。小伙子今年不过二十六、七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凡事讲究个带头。返乡以来，和贫下中农一起学大寨，赶小乡，艰苦奋斗，把个荒山野岭，硬是改造成为沃土良田。这几年，他更和老队长赵德山学会一宗手艺，人称水利“土专家”。一队的地势较高，位于同心岭西坡上，常受到干旱的威胁。赵大叔早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流沙河的支流——杏山河引过来，虽说水量不大，可灌溉一队的土地满够用。可惜的是前几年没顾得上，今年才缓过手来，队上已经做出决定，水渠工程也已经破土开工了。不用说，明年的大丰收，更是手拿把掐的了。

郭志鹏坐在车上想着，心里舒服得象喝了二两老白干。他仗着是轻车熟路，赶起车来，格外地快。这时，他操起长鞭，“啪”的一甩，清脆的鞭声，绕山荡谷，萦回不绝。那马更象长了翅膀一般，顺着坡路，箭也似的飞过去。郭志鹏只觉得，彩霞在天边飞舞起来，路旁的白杨象篱笆一样从身边掠过去。刚下了坡，前面就是弯路，他喀地一声扳下车闸，不想，马不停蹄，坡陡路滑，煞不住了，眼见大车就要跌进壕沟里。这时，猛地从岔路口上冲出一个人来，正是杜支书，他紧紧顶住车辕，死死地把辕马拽住。

“小伙子啊，不能只顾低头赶车，还要抬头看路啊！”

杜支书四十开外年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满脸黄森森的胡茬儿，眼睛炯炯有神。他一手扶着车辕，一手把狗皮帽耳往上一推，头上的热气，顿时蒸腾起来。

“杜支书！”郭志鹏跳下车来，睁大了眼睛，一步跨到老

杜跟前，喜悦地说，“会开完了？我上县城拉化肥去了，来吧，上车！”

原来前天老杜去县里参加农业生产会议，今天会后刚结束，就急着赶回来了。

老杜噌的一声跳上了车。郭志鹏长鞭一摇，马蹄踏出有节奏的声响，大车又平稳地上路了。车走着，郭志鹏忍不住问道：“杜支书，会开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精神？”

老杜望着郭志鹏，满脸是兴奋的光彩，“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郭志鹏暗自思忖：准是县里听了汇报，感到很满意，要在咱这儿开现场会，老典型了嘛，没错！便顺口问道：“啥消息？”

“你们队的邻居——清泉二队在会上受到了表扬，过些日要在他们那儿召开全县的现场会呢！咱们又可以得到一次学习的机会了。”

“清泉二队？”郭志鹏感到很惊异。前几年那是出名的落后队，谁不知道？在公社生产队长的会上，脸红的就有两个人；一个是他郭志鹏，是因为受到赞扬，另一个就是清泉二队的陈队长，因为工作后进……

老杜仍是那样兴奋地谈着：

“人家不但清泉二队，整个清泉大队都捧上来了！他们狠抓路线教育，大搞水利建设，闹得热火朝天。大会上，县委号召，要把学大寨、赶小乡的东风鼓得足足的，拿出清泉二队的干劲来。咱们呢——”

“咱们没冒！”郭志鹏抢过话茬，嘴角浮起一丝得意的微笑，“咱们队跟清泉二队是岭东岭西，决不能让他们拉下，规划早订好了……”

“不，光你们一个队的规划不行。你看，”老杜往脚下一指宽阔的流沙河，激昂地说：“咱们要迈大步，改造这流沙河！这几年虽然咱们连续丰收，可是不改造流沙河，丰收就没有保障，咱们不能忘了一九六〇年的大水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咱们应该学清泉大队，把流沙河拦腰折断，修它个拦河大坝，上边是水库，蓄水养鱼，下边可以灌溉大片农田……”老杜越说越兴奋。他停了停，望了望郭志鹏，然后意味深长地接着说：“这回象你和德山叔这样的‘土专家’可大有用武之地了！”说罢，一边用手拍着郭志鹏的宽肩膀，一边察看他的神色变化。

起先，郭志鹏听老杜谈大队规划，治河后的景象，也很兴奋。等听到“土专家”几个字时，脸上便嘲地变了模样儿，又黑又浓的眉毛慢慢地拧在一起了。他心想：听社支书这话的意思，不是要往大队抽人吧！眼下，他是队长，不能去，明摆着是让德山叔去大队。可自己当队长不过两年，怎么能离开这个老参谋呢？再说，小队水渠工程已经开工，德山叔对这工程思谋几年了，各样工作不必临时思索，到时候都能安排得妥妥贴贴，他要一走，这项工程还受影响？何况一队的地势高，改造了流沙河也借不上力，不能受益……他这样想着，就试探着说：

“这么大的工程，用得着咱？上级还不派个技术员来？”

“到处都在搞水利建设，哪儿有那么多人？咱们要自力更生！群众中有的是人材，你和德山叔不就是？”

“三队的小张不是在西山修过渠？”郭志鹏故意兜了个圈子。

“嗯，有限力，是个好苗子！”老杜胸有成竹地品味着说，“我是想，象流沙河这么大的工程，选将选到谁的头上，那可要好好掂量掂量。”

“那，是要把德山叔调到大队？”郭志鹏心里着急，忍不住把自己担心的问题端了出来。

老杜笑了：“小伙子，算你聪明。真是聪明人一点就透。大队是有这个打算，你觉得怎么样？”老杜了解郭志鹏，就象数自己手指头那么清楚。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德山叔抽上来，郭志鹏不会很容易就通的。果然，一听这话，小伙子脸都急红了，

“社支书，你知道，我刚当队长，实在离不开他呀。再说，队上的水渠也刚动工……”

“这些，大队党支部都考虑过。”老杜亲切地说，“调德山叔来，会给你增加一些困难。可是我们相信，没有德山叔，你也能把各项工作做好。要充分地依靠群众，有些小青年水利建设、科学种田都有一套，该让他们在实践中间荡闯荡……”

“不管怎么说吧，德山叔一走，水渠工程非受到影响不可，那来年的收成就兴许落在人家后面。”

“志鹏，咱们共产党员应该懂得顾全大局。大队那么大

的工程，没有一个懂技术的得力领导能行么？你们队搞得再好，不过是七十垧地获得丰收，改造好流沙河，可就是七百多垧地的丰收有了保障。这山前山后地，同是公社田，一比哪个给国家的贡献大，心里不就清楚了吗？”

郭志鹏听了，觉得支书说的当然对，但还是忍不住想：杏山一队要是真的落在后头，自己怎么向队里社员交代？……郭志鹏这样想着就撅嘴说出来了：“杜支书，我们杏山一队工地即使不是大局，可也算是重点吧？咱队是公社老典型了，又和清泉二队紧接着，人家跃马扬鞭跑得快，难道咱们就甘心让人家拉下？咱队这面红旗不仅挂着咱小队的面子，也挂着咱杏山大队的面子呀！”

老杜心里一震，小伙子的思想问题还很重要哩！他严肃地望着郭志鹏，语重心长地说：

“有了一些成绩要更好地前进，不能只在一个小圈子里转磨呀！”

郭志鹏对杜支书很尊敬，这不仅因为在小时候就知道他是抗美援朝中的志愿军英雄，还因为这几年他对自己细心的培养和教育。换一个人说这话，郭志鹏会跳起来发雷霆，现在只大声说：“杜支书，你说这话，我不通！”

“那你先回去好好想想，晚上大队开干部会，咱们再好好唠唠。”

老杜说罢，跳下车来。郭志鹏望着他，不住地使劲甩动长鞭，串串鞭声，响满山谷。大车拐过去，逐渐地消失在暮霭里。老杜望着郭志鹏的背影，心里想：这思想工作的任

务，还需细致深入才行呢。

二

干部会上杜支书把县里农业跃进大会的精神传达一遍，大家信心很足，都主张流沙河的水利工程应该尽快上马。抽调德山叔已是人心所向，最后郭志鹏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可杜支书知道，郭志鹏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

为了更好地向清泉大队学习，同时使郭志鹏受到教育，第二天清早，杜支书领着各队队长和德山叔去清泉工地参观。

隆冬的山乡，沐浴在灿烂的晨光里。大地被积雪覆盖着，反射出耀眼的银光。同心岭和清泉山相距只三、四里地，转过岭西，穿过杏山一队，登上高坡，清泉的工地就清晰在望了。

这时候，一声悠长的呼喊，在群山众壑中回响起来：“杜——支——书——！”随着喊声，一个小伙子从山路拐弯处追了过来，老杜回头一看，原来是清泉大队团支部书记李建明。

“小李子，怎么跑的这么急，干啥去了？”

“哎呀，这任务可艰巨了。‘强迫’一个同志去住院。”李建明是个非常热情、活泼的年轻人，说话好卖个关子，见到老杜十分高兴，随即转过话题，说：“老远就知道是你，怎么，

要‘光临’我嘛？”

老杜笑着说：“怎么老远就能知道是我？不要先验论嘛。”

“你谁还不认识？”李建国正正经经地说，“咱全县的一杆红旗嘛。记得去年县委召开的学大寨大会上，你的发言象团火，把我的心都给点着了。你说……”李建国正要一五一十地学起来，老杜急了，一把拉住他，笑道：“得了，知道你的记性好。”

德山叔拍了拍李建国的肩膀，亲切地说：“小伙子啊，今儿个是向你们学习来啦！”

李建国说：“大爷，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啊，你老看了，可千万给我们提些意见。”

大家边走边谈，不觉来到工地上。只见一面面红旗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红旗下，岭前岭后，人来人往。那盘山渠道曲曲弯弯，一直延伸到山涧那边，直通清泉河。就在这条渠线上，大镐起落，山摇地动。小伙子们甩掉了棉袄，姑娘们也抡起大锤。打钎子的，搬石头的，干得热火朝天。老杜他们走过来，人们热情地打着招呼，一位年近七旬的白胡子老汉放下手里的锤子，抹一把汗水，笑着高声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这是干啥来啦？”老杜热情地回答说：“大爷，我们是向你这个老愚公学习来了。”

这里哪象是冰封雪覆的冬天？蒸腾的热气驱散了头上的寒风，淋漓的汗水融化了脚下的冰霜，劳动的欢腾恰似春潮澎湃。人们的心里正燃着那熊熊的革命烈火。看，那峭

壁上的毛主席语录，恰恰表现了他们的意志和决心：“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老杜他们看着，看着，都觉得有一股战斗激情从胸中腾起，骨关节都胀得格格直响。他们顺路走下去，前面就是大桥工地了。

隔着老远，李建国就大声喊起来：“老——陈——，你看谁来了？”

正在桥头上着急的老陈，听到喊声，转过身来，见是老杜，十分高兴，赶忙迎面跑过来，握着老杜的手，连说：“欢迎！欢迎！”这老陈是清泉二队的队长，工地主任。老杜说明来意，老陈便皱起眉头来，用手一指大桥：“唉，不瞒你们说，难住了。”

这大桥架在山涧上，一方面沟通两边的水道，一方面也便利交通，现在已建成四分之三了。大桥两侧，打石头的声音响成一片，跟前的石头堆成了堆，看来只等桥上的工程，难在哪儿了？这大桥工程合龙最难，现在正是合龙之前叫劲儿的时候。站在工地中间的小技术人员忙得脚不沾地，满头大汗。他嘴里的哨子不停地吹，手中的小红旗不住地摆，可那一块块石头落下，不是不平稳，就是位置不对……德山叔看在眼里，心中着急，连忙跑了过去。

老陈接着问李建国：“送去没有？”

“送去了。”李建国说。

原来刚才李建国是送工地技术员去住院。这几天，工程紧张，这个技术人员起早贪黑，有些感冒，因为头晕，一不小

“我？……同意！”郭志鹏看到眼前的情景，觉得是应该将德山叔留下，但心里还在着急本队。

“好——”老杜举起大手一挥，象一个钢铁巨人庄严地站立在桥头，把德山叔给你们留下！”

“老杜，那不会影响你们的工作吗？”陈队长无限感激，一把抓住了老杜的手。

“老陈，咱们是根连根的阶级亲人，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别说影响不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有些影响，难道看着你们队有暂时困难我们能不尽力援助？”

老杜深情地说着，紧紧地握了握陈队长的手。

陈队长激动地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你们杏山大队的共产主义风格！现在也把我们的心意汇报一点，我们这架道工程完成后，可以使你们杏山一队山坡上那一片易旱的地，全部成为稳产高产的水浇地！”……

郭志鹏听得浑身发热。在回来的路上，同志们谈论什么他没听到，只尽自在脑子里翻腾。他想到，初夏麦收大将来时，陈队长领着清泉二队的社员，带着家什，跑步来到本队帮助完成了抢收任务，现在的水利工程设计，又考虑到杏山一队的山坡地受益，他想到社支书处理问题，总是那样高瞻远瞩从全局着眼。对比起来，自己真是“只在一个小圈子里转磨磨”了，落后得太远了！他拧起眉头暗自下了决心，“坚决不辜负党的教导，立即赶上前去！”

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把腰闪了一下。当时，大家要把他送进医院，可他怕影响工程，说什么也不肯。就这样，在工地上坚持了几天，感冒加重了，腰痛也更厉害了，老陈又是动员，又是命令，这才把他送走。可是技术员一走，工程确实遇到了困难……

老杜听完，只见德山叔已跑过去从容自如地挥动着小红旗，有规律地吹着哨子，指挥一块块大石头稳稳当当地铺在桥面上。

老陈看着，很是高兴，说：“让这员老将支援我们几天就好了。”

李健明更是用恳求的目光望着老杜说：“杜支书，让这位大爷留几天吧，好给我们指导指导。”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杏山大队为了德山叔所卷起的风波呢。

这当口，郭志鹏十分着急。他眼睛盯着杜支书，心里想，要是把德山叔留下，咱们杏山大队的工程怎么办？

老杜已经拿定主意了，他觉得眼下是清泉大队的工地更需要……现在是留下德山大叔以后，杏山大队里的工作怎样安排的问题。他想着，便问同来参观的同志道：

“把德山叔留下，怎么样？”

“同意！”大伙儿这高昂的语调，表现了顾大局识大体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志鹏，你呢？”老杜对站在一旁的郭志鹏又追问了一句。

三

从决定把德山叔留给清泉大队那时候起，老杜对本大队的工作安排就已经作好打算了。谁能代替德山叔的工作呢？最理想的人就是郭志鹏。论技术，全大队除德山叔之外就数他了，论领导能力，他甚至比德山叔还要强几分，而且他还有德山叔所不能比的优点：年青力壮，文化水平高。甚至郭志鹏代替了德山叔以后，一队的工作老杜都已经考虑了。

晚上，老杜又在大队部召开了生产队长的会议，会上要座谈讨论去清泉参观、学习的收获和体会。其实，这也是一次战前动员会，老杜打算在座谈讨论的同时，进一步教育郭志鹏，如果他能主动站出来承担重任，那就更好了。

大队部里已经来了不少人。在会议之前，照例地大家闲聊，话题自然转到谁来接替德山叔的工作上。老杜坐在办公桌旁，吸着烟，满有兴致地倾听着。

“我看有一个人最合适。”三队队长神秘地说。

“谁？”

“郭志鹏。”

一提郭志鹏，屋子里更热闹起来：“那还用你说。你忘了抽德山叔上大队来他都不通呢，这回要让他自己来，他能通么？”

是啊，郭志鹏能通么？

就在大队部这样议论他的同时，郭志鹏正在小队开会。他安排完了工作，迈开大步就奔大队部来了。皎洁的月光铺满大地。晚风吹在脸上，清涼凉的，可他还热得解开了胸前的扣子。

从清泉工地回来，他的心里就象着了一团火，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忆往事，看眼前，他暗暗叫着自己，郭志鹏呀郭志鹏，你是个共产党员，回乡五年来，杜支书、德山叔是手把手领你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摔打、磨练，对你有多少嘱咐，又寄托着多大希望啊！可如今你竟被荣誉蒙住了眼睛，被小集体的利益绊住了腿，忘记了革命大业，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要赶快回头，跑步赶上啊！……

郭志鹏走到大队部门口，正赶上大家在议论，让郭志鹏上大队，他能通么？

只听老杜充满信心地和大伙说：“我了解志鹏，他能通！他一定能跟上来！”

这时候郭志鹏一脚踏进屋去，冲着老杜高声说：“杜支书，德山叔的工作，我干！”他望了望大家，十分激动，“我想明白了，干革命，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整体，不能忘了全局，不能忘了坚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队刚刚开过会，队里的工程都安排好了！”

“一队的工作也不能受影响。”老杜看到这个年轻的战友又跟上了革命的脚步，十分兴奋，“我建议把三队的小张给你们调去！相得中吧？”

“杜支书，你……你想得真周到！”郭志鹏的眼中有些

“九大”路线来指引，
同心岭下奏凯歌！

这浑厚的声音响彻在群山众壑之中。

同心岭下，颗颗贫下中农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团结战斗的精神，焕发出了一股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老杜、郭志鹏、李建明……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登上同心岭举目眺望：越过层峦迭嶂，他们看见了一幅更新更美的前景……

湿润。

“好！真是个好主意！”三队长大声喊着，带头鼓起掌来……

事情往往这样：越不想被别人知道，别人知道得越快。这件事没过多久就传到了清泉大队的工地。一天傍晚，杏山大队的流沙河工地上，忽然来了一伙客人，为首的李建明老远就喊：“杜——支——书——！”

人们很快围了上来。李建明激动地对老杜和郭志鹏说：“你们的事，我们大队全都知道了。为了支援我们，你们把最好的技术员舍出来了，我们全工地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我们修的水渠照原计划完成了，已经把清泉河水引到你们同心岭！现在，我们是奉工地指挥部命令，前来和你们一道战斗！”

郭志鹏奔过去，握住李建明的手，激动得带头喊起了口号：“向清泉大队学习！”

李建明忙说：“得向你们学习！”他拿过一卷红纸递给老杜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老杜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了一段快板。

李建明当众高声念了起来，

杏山大队事迹多，

共产主义好风格。

胸怀大局挑重担，

团结战斗治沙河。

Lesson 12

联防新篇

郑浩秉

天刚亮,值白天班勤务的哨兵,就披着晨雾,踏着露水,到界河前沿去上哨了。

走在前面的,是班长杜路生。他顶多不过二十二三岁,但是边防对敌斗争的日日夜夜,已把他磨炼得沉着又机智。紧紧跟着他的,是刚调来的新战士庞小刚。他的右手大拇指把枪背带顶得绷紧,边走边向四周打量,高兴而又好奇。

当他们路过村东头时,只见村里一前一后冲出两个人来。在前头奔跑的,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右手拿着把柴刀,左手拖着一支长长的牙钎^①;在后头撑他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手里提着一支短棍。庞小刚不由一愣。杜路生认出,这是民兵排长姜英和她弟弟石鼓仔。

“怎么啦?”杜路生截住石鼓仔问道。

石鼓仔一看是杜路生,就不怕他姐了,调转头,冲着追

上来的姜英喊道:“你叫班长说,我该不该有一支牙钎放哨?”

这一说,庞小刚也想起来了。昨天下午,连队和生产大队联合召开的联防大会上,连长和大队革委会主任都一再强调,国庆节临近了,我们欢庆之日,正是敌人难受之时。大家务必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加强军民联防,严防敌人破坏。当时,这石鼓仔就走到班长跟前,郑重其事地说,从明天起,他就要拿起牙钎站岗了。

“你现在不是有了吗?”庞小刚指着他手里的牙钎说。

“太长啦!”石鼓仔说着,操起柴刀,就要把它砍掉一截。“呃呃呃,不能砍!”杜路生手一拦。姜英乘机夺过牙钎,说道:“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用的。你要,我把这削尖给你。”石鼓仔瞟了一眼他姐递过来的短棍,脑袋一歪,不感兴趣地嘟囔说:“这没铁钎头的,我不要!”他那神情、模样,把大家都逗笑了。姜英怕他蛮缠下去,就哄杜路生上哨,只好答应待会儿到供销社给他买个铁钎头镇上,这才解决了问题。

石鼓仔高高兴兴地随他姐回村里去了。庞小刚跟着杜路生,到了界河岸边一个由竹枝荫蔽起来的观察哨位。虽然交哨的同志说,没发现什么情况,但是庞小刚第一次到这哨位执勤,地形地貌都不熟悉,两眼还是很注意地搜视着对岸那野草丛生的荒丘,和那散发着霉叶气味的林子四周。看了好半天,没个人影。他回过头,只见掩映在金凤树中的白色营房,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很近;村前的稻田、甘蔗地,一

^① 当地群众用来挑柴的两头尖,一端镶有铁钎头的长扁担。

片浓绿，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忽听杜路生说了一声：“注意观察！”庞小刚转脸一看，原来是对岸出现一辆黑头载重汽车，蜗牛似地从荒丘后爬出来，驶到傍着界河的公路上，在下滑的坡道中停下了。驾驶室走下来两个穿着平常的男人，打开车头盖……

庞小刚透过竹枝，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的动作：“修车？”

“修车，为什么不顺着坡道滑下来修？”杜路生说，“这里面有鬼，你看它挡风玻璃的后面。”

庞小刚看了片刻：“嗯，驾驶室里面还有一个人！”

“别着急，再仔细看。”

庞小刚终于发现：那挡风玻璃并没有完全抵到窗框下缘，在一条窄窄的缝隙中间，隐隐绰绰有两点反射光；两边还有两只手……“啊！”庞小刚要说些什么，那汽车已经发动起来，拖着黑烟开走了。

庞小刚两眼冒着怒火，气呼呼地向杜路生：“班长，他们想干什么？”

杜路生根据敌人窥视的方向，判定敌人观察的是东村侧后的黑石山。可是这百多米高的小山上，并没有什么军事设施，只有一色的黑石头和孤零零的一根电线杆。杜路生两眉凝在一起，想了一会说：“待会找群众了解了解！”

“咱们在前沿都不能判断敌人的目的是什么，村里的群众……”

杜路生打断了他的话，问：“刚才敌人观察哪里？”

“黑石山。”庞小刚注意到班长盯着东村侧后的小山。

“那里距离咱们哨位有多远？”

庞小刚目测着说：“一千五六百米。”

“距离东村呢？”

“三四百米。”

杜路生喜欢庞小刚的机灵和眼力，但他又提出一个问题：“假设黑石山上有人活动，你说哪一个地方看得清楚？”

庞小刚眯眼班长，细声说：“东村。”

“咱们哨位有几双眼睛？村里有多少双眼睛？”

庞小刚脸上一热，开始认真地思索起来……

下哨的时候，他们又在村头跟莫英英姐弟俩相遇了。莫英神色严峻，机警地一招手，把他们引到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榕树下，轻声报告刚才发现的情况。原来，莫英和石鼓仔，到大队供销社去买铁钎头，路上突然发现平时没有人迹的黑石山上有个人，一闪就不见了。

杜路生听了，忙问：“你们看清楚是谁没有？”

莫英说：“看清楚了，是‘饭铲头’①！”

“饭铲头”解放前是镇上的米铺老板，仗着他五弟“过树龙”②当国民党便衣特务的势力，大斗进，小斗出，百般压榨群众。解放后，传说他五弟当海匪被打死了，他自己则混入镇上的合作商店当职工。直到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他才回到村里。每见到熟人总是面带三分笑，解释说他是组织照顾、本人自愿回乡参加生产的。……杜路生对这人早有

①、② “饭铲头”、“过树龙”都是毒蛇的名称。

戒心，便问：“他上黑石山干什么？”

石鼓仔气鼓鼓地抢着说：“说是腰骨痛，挖草药！”

杜路生说：“那上面都是石头，挖什么草药？”

“我也这么说说啦，可姐不叫问，拉我就走。”石鼓仔说。

“你懂什么！”莫英瞪他弟一眼，然后向杜路生说道：“当我想，追问他不好，因为他是本地人，不是非法潜入的。他说挖草药，不对头，更不能急着追问，得想法子绕个圈弄清。”

杜路生赞许地点点头，他象了解班里的同志那样了解这里的民兵。这时，他用征询的口气问道：“你们意见怎样弄清？”石鼓仔瞪大双眼，不知说啥是好。莫英说，这会儿“饭铲头”正在家里做饭，因此现在可以上黑石山查看。

“走，我们马上去！”庞小刚早就憋不住了。

“别着忙。”杜路生手一摆，转身对莫英说：“你先找个人，‘粘’住他以后，咱们再上山！”

边防部队和民兵都有一股快劲。不用半个小时，莫英姐弟引着杜路生和庞小刚已经上了黑石山。他们沿着“饭铲头”走过的路径，四处查看。还是杜路生眼尖，转了半圈，就发现那根杉木电线杆的裂缝上，斜插着一根半尺长的竹篦子。

“竹篦子？！肯定是‘饭铲头’插的！”石鼓仔忙跑过去，踮起脚跟就要拔。

“别动！”杜路生制止地叫了一声。石鼓仔立即把手缩回来。

杜路生走上前去，站在电线杆旁向四外望了一阵。庞小

刚和莫英则在附近搜索了一番，没有什么新发现。他们都望着班长，意思是问：“怎么办？”杜路生却只说了声：“先留着它！”就领头下去了。

庞小刚跟杜路生回连部汇报，见连长对面坐着两个鬓斑白的老农民。他把一支粗大的竹烟筒立在桌上，指指划划在说些什么。杜路生亲热地喊了声“古新伯”。老人抹了抹胡子笑了，豪迈地说：“坐下，都坐下吧！”倒象是这里的主人。

“坐在这里说。”连长让杜路生挨着老人坐，“古新伯耳朵背，大声点！”

杜路生向连长汇报情况，庞小刚心里却在琢磨：看样子，这件事可能需要老人的帮助，才能弄清。果然，当班长汇报到发现竹篦子时，古新伯兴奋地把烟筒一墩：“什么？你们在黑石山也发现了竹篦子？”

“古新伯，你也发现了？”庞小刚眨巴着眼，迫不及待地问。“唔。”古新伯点了点头。连长笑笑说：“你们在黑石山发现，古新伯在牛脚岭发现。”

原来，天朦朦亮时，古新伯发觉“饭铲头”挑起粪筐匆匆忙忙出村，心想：怪，这个平时日出三竿还睡懒觉的家伙，今天怎么变得勤快了？决心看个究竟。果然，沿路的牛粪猪粪，他没拾几堆，却拐了几个弯，爬上了牛脚岭，径直奔向电线杆，转游一阵就下去了。古新伯怀疑这家伙破坏电话线路，立即上去检查。一看，那电线杆上，斜插着一枝竹篦子。

接着，古新伯又讲了一些近日来“饭铲头”的表现，叮嘱连长要特别注意，就起身告辞了。大家热情地送到门口，杜路生关切地向老人的腿痛最近犯了没有，庞小刚则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热烈地表示要向他学习。

……

现在，到了连长要大家分析情况的时候了。连长特别瞧着杜路生，象是考核似地，要他发表意见。

杜路生已经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看，黑石山和牛脚岭的两枝竹笔子，是‘两点成一线’的标记。这一条‘线’正好穿过民兵夜间哨位的空隙。对岸那辆黑头汽车和这一边‘饭铲头’的活动，很可能是敌人妄图潜入和策应的迹象……”

庞小刚用佩服的目光瞧着班长，激动地嘴唇一动。连长看他有话要讲，便鼓励他说：“小庞，你有什么要说的？说吧。”

庞小刚腼腆地笑了一下，说：“好哇！一来就赶上啦！”他想到就要投入战斗，禁不住心里扑通通的，脸上热乎乎的。

连长征求了其他同志的意见，最后总结道：“黑石山在前，牛脚岭在后，象‘饭铲头’这样身份的人，不会呆在临近警戒线的前沿接应。所以接应地点很可能是在牛脚岭。我们马上向上级请示，从今晚起在牛脚岭设伏，让前边把敌人放进来，来个一网打尽！”

天一黑，按照联防指挥部制定的战斗方案，庞小刚跟着杜路生迅速埋伏在牛脚岭上那根电线杆附近的深草丛里。

民兵各战斗小组也很快隐蔽地进入各自的位置。庞小刚看到古新伯提着铮亮的长柄柴刀，带着紧握铁头矛钎的石鼓仔，埋伏在他们对面一片茂密的灌木里。这时庞小刚心里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了他刚来这里第一晚的情景。

那天晚上，杜路生带着他去执勤。月光从云缝里洒下来，白亮白亮铺了一地。一路上，只听到起伏彼起的蛙声不绝，显得村里格外寂静。庞小刚以为人们都睡了，可就在离村还有半里的小桥边，遇到了民兵查口令。他正为那迅雷一般的突然喝问吃惊，杜路生却已经从声音中辨别出是几排几班的人，从容地回管了口令，又悄悄和民兵交谈起来。从那天起，庞小刚开始感受到了边防斗争生活的紧张气氛。现在，这种感受更加明确和深刻了；这里有多少颗革命的红心，多少双警惕的眼睛，多少只握紧刀枪的手啊！他禁不住向班长身边凑了凑，刚想说些什么，班长却摆手轻声制止道：“纪律！”

这一晚，庞小刚学着班长那样，做到蚊子叮、虫子咬，身子一点也不动。可是，直等到启明星升起老高了，还丝毫没有一点动静，正感到纳闷时，却听到了撤离的信号。

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宿舍，金黄通亮；有线广播喇叭正放着《沙家浜》。杜路生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他瞅瞅邻铺的庞小刚，见他也睁着眼睛在思考问题，便下床来坐在庞小刚的身边，关切地问：“怎么，睡不着？”

“我在想，是不是敌人发觉了我们设伏……”

“你是说，设伏的人多嘴杂，会走漏消息？”杜路生一眼

看穿了他的心事，笑了起来，“别胡思乱想啦！给你看看这个。”说着，从铺底下拿出一封家信给庞小刚。

信是班长的妈妈写来的，很简单，说是知道边防军民战备工作搞得很好，很高兴，还叮咛班长一定要响应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和同志们搞好团结，和当地贫下中农、民兵搞好团结，争取对敌斗争的更大胜利。

“高，水平高！”庞小刚边看边赞叹着。

“是党培养的！现在她是大队党支部保卫委员。”杜路生谦逊而又充满自豪，“解放前，她遭了多少罪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路生’吗？”

庞小刚静静地听着班长的回忆。原来，二十二年前，班长一家被地主夺去了土地、房屋，爸爸贫病交迫，死在路上，妈妈怀着遗腹子，四处流浪讨米，风雨途中生下了他，所以取名“路生”。最后，杜路生深沉地说：“小庞，你说，当今世界上还有多少母亲带着孤儿在流浪？”庞小刚楞了一下，沉思起来。班长接着又问：“咱们执勤、设伏，是为了什么？”庞小刚说：“为了保卫咱们的红色江山！”“是呀！敌人进行捣乱破坏，是想要咱们还回到那黑沉沉的旧社会啊！”“他们妄想！”庞小刚忍不住大声叫喊起来。

晚上，跟昨天一样，是个大黑天。参加设伏的成员、位置不变。到了半夜，埋伏在草丛里的杜路生和庞小刚，忽然听到一阵噤噤嗦嗦的声音，响了一阵，又消失了。庞小刚屏住呼吸，憋了半天，忽然又听到声音在远处响起来，接着，一

个游魂似的黑影爬上山来。这黑影鬼鬼祟祟，跌跌撞撞，眼看就要走到庞小刚的面前了。小庞心里突突跳，但看班长纹丝不动，也就镇定下来。“饭铲头”隐约可辨的身影，在他面前掠过，终于顺斜角上去了。当“饭铲头”在电线杆前蹲下时，设伏的人们都在等待着那渴望已久的一声信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饭铲头”站起来，伸长脖颈四下探望了一阵后，就寻来路走了。……

一连两夜没打上，庞小刚的心倒不那么急了，但说话却少了许多，双眉也总是紧皱着。中午，杜路生到连部开会回来，向全班布置工作说：“下午认真看书学习。晚饭后到东村去搞宣传。”庞小刚想到去东村可以看到古新伯和莫英姐弟他们，眉头又舒展开来。就这样，傍晚他们来到了东村。杜路生给群众宣传当前大好形势。庞小刚注意观察古新伯和莫英，出乎意料，他们竟有说有笑，跟周围的群众一样，好象昨晚、前晚并没有在山上白熬夜。只有石鼓仔，好象刚刚和准生过气，闷着头在用石块磨他的铁钎头。当杜路生列举了很多事例，说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各条战线取得很大的胜利时，人们更活跃了，三三两两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热烈地交谈起来。庞小刚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论，心里却在想着另外的问题。直到散会的时候，才找到一个机会，悄声地问古新伯和莫英：“你们今晚还去么？”“当然要去啰！怎么，有新情况？”庞小刚插话，说：“今晚……”莫英报嘴一笑：“今晚不来，明晚再等呗！你们设伏，我们还能在家睡觉？”古新伯也笑着说：“联防联防，有联才能防。我

到他身后押他走时，“饭铲头”猛一转身，匕首直朝古新伯的背背扎去，就在这一刹那，“叭叭”两声枪响，“饭铲头”手中的匕首应声落地，原来有一个战斗小组埋伏在附近，见这个坏家伙要行凶，枪口早就瞄准了他的手腕了。“饭铲头”吓得只好跪下求饶：“我罪大恶极，我死有余辜，我……”心里还想寻机逃走。不料，背后却着着实实地挨了一脚，一回头，见是茅英，这才象一条被打断脊梁骨的毒蛇，全身都瘫软了。

再说那细腿长脖的特务，在杜路生就要逼到他跟前时候，滚下山去了。但他到了山脚下，刚窜了几步，就被一阵喝令声和枪栓响声吓得慌忙趴下。他想要后退，后面又有一个人追来了。他胡乱地前后开了两枪，慌不择路，一头扎进草丛中，爬了几步，只见石鼓仔闪亮的铁钎头喇一声捅了出来，他失魂落魄，回头要跑，杜路生、庞小刚和民兵们的枪口已经顶上了他的胸膛……

东方的天际映出红霞。人们听说敌人全部落网，都跑拢来看。古新伯上前仔细瞧了瞧那细腿长脖的特务，顿时两眼圆睁，愤怒地指着这家伙对大家说：“这就是‘过树龙’，‘饭铲头’的五弟！”

庞小刚这时把杜路生拉到一边，笑着告诉：“这是我入伍以来最生动的第一课，真带劲！”

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在‘迎候’他们，在草丛里队两晚算什么！”庞小刚听了这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胜利信心的话语，感到十分振奋。杜路生象是已经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走来笑着问他：“怎么样？”庞小刚笑了。

这天晚上，半夜突然起了一阵风，刮来几块黑云。风一停，雨就哗啦啦地地下起来了。杜路生带着庞小刚队在上山，衣都湿透了，身上却热烘烘的。过了个把钟头，雨住了。只是浓雾笼罩，天黑得象涂了一层墨汁一样。

一阵噤噤的声响，久候的“饭铲头”又上山了。还是那样子鬼祟祟，跌跌撞撞，摸到电线杆前蹲下。杜路生和庞小刚紧紧地盯住他。过了一会儿，从另一个方向又传来一阵“喇喇喇”的声音。听着，听着，这声音骤然变快，变急，变成两个黑影，爬上山来。“饭铲头”也忽地站起身迎上前去。

“砰”地一声，信号响了！“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吼声响彻夜空。四面都是乌亮亮的枪口，周围都是闪闪发光的刺刀。敌人的武装特务情头转向。一个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还有一个细腿长脖的家伙，却甩起手枪“叭叭叭”响了三下，一窜步，跳到山洼里去了。庞小刚朝他开了一枪，因为坡陡草滑，击发时一闪脚，没打中。杜路生见那个家伙闪在一块岩石后，便指点庞小刚从侧翼迂回过去，抄他的后路，接着，一纵身跳了下去……

“你跑不了！”古新伯在后坡举刀截住了“饭铲头”。“饭铲头”连连后退，口里颤声说：“我举手投降，我举……”可手里那柄藏在袖口里的匕首，却捏出了汗。当古新伯正要转

Lesson 13

女 锻 工

王 浙 滨

当! 当! 当! 三声锤响, 一块通红的钢坯在飞舞的大锤下, 象只螃蟹似的扁卧在铁砧上。打锤人长的肩宽体壮, 浓眉大眼, 名字叫李扬。他打完最后几锤, 把大锤一挂, 端起一碗凉开水, “咕嘟咕嘟”喝下去, 顺手抹了把嘴角边的水珠, 对正在给他掌钳的尹主任说: “主任, 大锤组刚成立, 到底要给我们调来个啥样的组长?”

锻工车间尹主任是个刚过四十岁的人, 白发已经偷偷地爬上了鬓角, 古铜色的脸膛, 长着又浓又密的连腮胡楂, 眼角边有几丝鱼尾纹, 一双明亮的眼睛, 又慈祥, 又严肃。听见李扬楞头楞脑地问他, 便笑呵呵地说: “你呀! 这么一会儿, 问了三遍了。”

“嘿! 嘿! 嘿!”

“不用急, 一会儿儿来了, 你就知道啦。来, 快打吧!” 尹主任爱抚地望着李扬说。

李扬抡起大锤, 心想: 保密? 哼! 不告诉我, 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一定是个膀大腰圆、有力气的棒小伙子, 也许和我一样, 还爱打篮球呢……

李扬正在聚精会神地想着, 突然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响起: “大锤工方杰前来报到!”

李扬一看, 只见女汽锤工方杰虎势势地站在面前。

“李扬, 你看, 说来就来了, 她就是大锤组的组长。” 尹主任指着方杰对李扬说。

“什么? 是你!” 李扬惊奇地打量起方杰来: 不高不矮的个子, 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 红扑扑的脸, 头上戴着一顶工作帽, 把头发掖得严严实实的, 黑黑的两道长眉下, 闪动着一双晶亮的大眼睛, 乍一看, 还真以为是个小伙子哩。

“怎么, 还不相信? 哈哈!” 方杰爽朗地笑起来。

李扬这会儿, 就象一团火掉进了冰窟窿里, 心想, 盼来盼去, 盼来这么个组长! 尹主任啊, 尹主任, 今天早晨你还在大会上说: “成立大锤组, 为的尽快赶制一批支农机件, 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 可你, 却给我们调来这么个组长, 打大锤! 哼! 这可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李扬想到这儿, 把大锤往地上“咚咚”地墩了两下, 冲着方杰说: “摆弄这家伙, 起码得有——” 李扬把袖子一捋, 胳膊就象杠子似的伸出来, 一对拳头攥得“嘎嘎”响, 在方杰面前神气地晃晃。不等方杰张口, 又继续说: “干这一行, 没有力气可不行!” 说着一哈腰, 两只大手象钳子一样抓

住铁砧边，“呼”地搬了起来，举到胸前转了个圈儿又“叭”地扔在地上，扬脸瞅了瞅方杰，好象在说：“怎么样？……”

方杰晶亮的大眼上上下下打量了李扬一番，平静地说：“不错！干革命，需要浑身是劲！不过，仅这样还不够，冲天的革命干劲，要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得熟练掌握精湛的打锤技术，还要不断用这大锤打掉咱们思想上的杂质，锤炼出咱们革命青年对党对人民的一颗红心！”

“说的好！说的对！”尹主任赞许地说。

李扬没再说话，转身从炉膛里铺出一块通红的钢坯，“啪”地在铁砧上磕了两下，喊道：“小张！咱们组长刚到，叫她唱歌。来，咱们打锤！”他嘴里这么说着，却用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方杰，意思是：你说得挺好，倒看你打得怎样！

方杰二话没说，一步跨上前去，从小张手里抓过大锤，抡起来就打。只听“当当当”，顿时火花四溅，大锤象闪电似地飞舞起来，锤锤铿锵有力。方杰越打越有劲，一气打了几十锤，才停下来，把大锤往地上一拄，红扑扑的脸上，闪动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

李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一边目瞪口呆。大家也都被方杰这娴熟灵巧的打锤技术惊住了，不知谁带的头，顷刻间，便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二

说起方杰这手大锤，还真有一段来历呢。

一九六八年，方杰初中毕业来到东风公社插队落户。这年冬天，公社兴修水利，方杰被分配到铁匠炉，帮老铁匠张大叔干零活儿。一来二去，方杰就学会了打大锤。后来，扩大施工面积，铁匠炉的任务也重了，方杰也就真顶个棒小伙子干起来。从这以后，方杰这个女铁匠的绰号传遍了全公社。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方杰成长很快，不久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前年春天，方杰调到工厂，分配在锻工车间，当汽锤工。当她第一次坐在操纵台上，紧握操纵杆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是啊！铁匠的徒弟当了女锻工，怎么能使她不动。她虚心地向工人师傅学习，很快掌握了开汽锤的技术。

一天下班后，方杰回到家里，拿出她离开东风公社时老铁匠张大叔送给的锤头。她看着锤头上留下来的斑斑痕迹，重温了张大叔嘱咐她的话，“方杰！到了工厂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好好听工人师傅的话，大叔没喻送你的，这把铁锤，你拿着吧。在战争的年代，大叔不知用它打了多少机件支援前线，又不知打了多少镰刀、镢头参加军民大生产。拿着它要时时刻刻想着为革命多做贡献！”……

一股激流在方杰胸中起伏，帝国主义还在猖狂，世界上还有多少劳苦人民没有解放！方杰双手紧紧地握住了这把经过战斗洗礼的大锤，暗暗地下着决心。

繁星还在天上眨眼，方杰提着大锤急步向工厂走去。

深秋的夜晚，明亮的圆月在高空悬挂着，披着银光的工厂，马达轰鸣，机器隆隆，工厂在沸腾。

方杰从车间里搬来一个大木墩，在月光下练起锤来。几个月不打了，乍一练，胳膊还真有些发酸呢。方杰哪管这些，朝着木墩狠狠地砸去。

“咚！咚！咚！”锤声随着晚风飘散在夜空里。

“歇歇吧，方杰！”背后一个亲切的声音响起。

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方杰一回头，是尹主任。

尹主任亲切地走到方杰身边，笑咪咪地说：“怎么，练起大锤了？”

“尹主任，我……”方杰一古脑向尹主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尹主任目不转睛地望着方杰，心想，真是革命的好后代啊！他对方杰说：“好姑娘，想的远，有出息！来，咱们一起练练。”尹主任把小棉袄一甩，也操起了大锤。

月光倾泻在这一老一少健美的身影上。

方杰这一练锤，李扬的心却结了个疙瘩。原来，李扬每天打锤累了，都要坐在工作台旁的木墩上休息。可这一天，木墩却不翼而飞了。他一找，在院子里，就搬了回来。第二天又不见了，他一找，还是在院子里找着了。他仔细一看，木墩的中间有个粉笔画圈，上边探着不知多少锤打的印子。嗯？怪！是谁干的呢？不行，我明天得好好侦察侦察。

第二天，东方刚一冒红，李扬就跑到车间。嗨！只见方杰在院子里“咚咚”地砸着那个木墩。李扬上去一把按住了她抡起的锤把：“我说你呀，真是老鼠逗猫——没事找事，大

汽锤一开，锵！锵！多神气啊！干吗练这玩意儿！”李扬用一只大手举起大锤，在头上抡了一个圈儿，又轻蔑地说：“这玩意儿，等两年，该送进博物馆喽！”

方杰瞅着李扬严肃地说：“李扬，我看你眼睛有些‘近视’。”

“这是哪来的话呢，我左眼一点五，右眼也一点五，我才看得远呢！”

“不！你的眼睛‘近视’了，你只看到车间，看到汽锤，没有看到全中国，全世界！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危险就存在一天。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从实战出发。若是打起仗来要转移，手锤灵活又轻便；再说，支农的任务又很多，在目前条件下，加工一些小型物件，不是还少不了这大锤吗？我们多掌握一门技术，就可以为革命多做一分贡献嘛！”

听了这番话，李扬的心里翻腾起来，真没想到跟自己同时进厂的战友，把战备、支农和打锤联系得这么紧。他对方杰产生了敬意，可嘴上却不服气地说：“我倒要看看，你用大锤做什么贡献！”说完就腾腾跑开了。身后，那坚实、有力的锤声又响了起来。

几个月来，方杰练锤的劲头越来越足，一手打锤技术已练得棒棒的了。前些日子，支援农业的任务刚一下来，要成立个大锤组，她听说后，就头一个跑到尹主任那里去报了名。尹主任望着这个扎实、健壮的姑娘，心想，好刀要在石上磨，好钢要在火中炼。

就这样，方杰被分配当大锤组的组长。

三

锻工车间，锤声鼎沸，炉火熊熊。大锤组紧张的工作正在进行着。

李扬晃着平顶头，挥动着滚圆的胳膊，可以看出他格外的来劲。今天，给李扬掌钳的老师傅开会去了，看火候，大锤打哪儿，就全凭李扬掌锤了。

锻打的转向臂上有个叉，它们之间的高度差要求严格准确，如果稍不合格，安装到农业机械上，就会出现大事故。

李扬第一次带班操作，开始心里也有点紧张。当他锻完了几个部件之后，绷得紧紧的心便渐渐轻松下来。心想：这玩艺也没啥了不起，我不是也照样能打了吗？李扬稍起一个打好的转向臂看了看，又想，哼！还满好呢！方杰就是事多，一见到我就叨叨没完，什么“要为革命学技术”啦，“要注意质量”啦。一星期还组织了两次业余技术课，嘿！我一次也没参加，大锤这玩艺，打就是，还有啥练的呢？有一身力气就行喂！

李扬想到这儿，越打越快，大锤象流星似的左右飞舞起来。

下班铃响了，李扬收住大锤，被汗水湿透的红背心早已贴在背上，他忙着和伙伴们收拾工作台。

“嘿！还超额完成了两个呢！”李扬惊喜地叫起来。心想，不参加技术练习，照样可以超额完成任务。收拾完，李

扬就兴冲冲地朝洗澡间走去。

他洗完澡，肩上搭着毛巾，嘴里哼着歌儿，抒发着一天劳动后的欢乐，朝自己的工作台走去。走到台前，歌声嘎然而停了，他直觉得脑袋“嗡”地一声好象被什么击了一下。

原来李扬的工作台前压着一张检查单，上面用红印色印着两个明显的大字“废品”，印迹还没干，他忙抽出来一看，上面写着，废品四个，需要返修。

李扬从字迹上判定，是方杰检查的，心里就更不痛快。他走到窗前一看，又见方杰左手拿着小红本子，右手拿着一把大锤，正在起劲地讲什么，周围的同志们都认真地听着。噢，今天是星期六，方杰正在给大家上业余技术课。

李扬无精打采地抱着一个篮球，独自向篮球场走去。

方杰上完业余技术课，心里还想着李扬出废品的事，她跑进车间一看，人不在，就往篮球场跑去。可不是，李扬正心不在焉地打球呢。

方杰也跑上去，抓球就投，“当！”球到篮板上弹了回来。她又抓起球狠劲地朝篮板扔去，“当”地一声，球又被弹出老远，还没投进去。

李扬站在一边，禁不住“嘿嘿”地笑了，心想：打球可不是顺手就扔的。随后，李扬示范似地抓过球，只轻轻一跳，“嗖”地一声，篮球准确、利落地投进了篮框。

“李扬，我怎么就投不进去呀？”方杰走到李扬跟前问。

李扬漫不经心地说：“凭劲大不行，要投得准。”

“那你说，怎么样才能投得准呢？”

“那还用说，练呗！”

“说得对！李扬，要想球投的准，光有劲不行，要练！可打大锤光有劲也不行，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这次支农任务，也要认真练就真本领哪！”

李扬慢慢低下了头，心想，方杰在帮助自己呢。她把大锤和篮球联系上了，嗯，说的也还在理。

方杰又诚挚地说：“李扬，从你今天出的废品来看，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好打锤的技术啊！不是又红又专，我们怎么为革命做贡献呢！我们怎么能锻造出更多更好的机件支援农业机械化呢！”

“我……”李扬没有说下去。

“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思想偏了，锤才偏哪！”

李扬细细地咀嚼着方杰的话。

“李扬，我给你讲一件事情，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方杰看着那满天的晚霞，便娓娓讲述起来，“那是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一清早，我跟着播种机在黑油油的土地上播种，刚播到地头，播种机突然原地打起转来。我赶忙去修，怎么也修不好，急得我上去下来，团团转！你可知道，春耕误了农时，到秋后不知少打多少粮啊！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老铁匠张大叔跑过来，帮助我拆开一看，原来毛病出在转向臂上，就是和你今天干的一样，转向臂的高度差没有锻打准确，到转弯的时候，就失灵了。幸亏张大叔早有准备，把事先预备好的转向臂换上，才排除了那场故障，没有影响春耕。”

听着方杰的讲述，李扬的心就象一锅沸腾的水，上下翻腾着，方杰的话一字一句，就象一颗颗炮弹击中了他的要害。他决心立即为革命练好精湛的技术，说了句：“谢谢你的帮助！”便猛地一转身，向车间跑去。方杰望着李扬的背影，也朝车间赶去。

还没走进院子，方杰就听到了“咚咚”的锤声，李扬正在她练锤的那个木墩上，挥舞双臂练锤呢。

“慢着！”

李扬一回头，见是方杰。她走过来，从李扬手里拿过大锤，说：“我体会，打锤也必需稳、准、狠，才能锻造出合格的机件。”

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截粉笔，在木墩的中间画了个白圆圈儿，又冲着手心吐了口唾沫，便轻展双臂，抡起大锤。她锤锤坚实、稳当，不偏不差的砸在粉笔圈中间。

李扬眼睛瞪得溜圆，仔细地观察着方杰的每一个动作，心里琢磨着方杰的每一句话。

方杰一口气打了十几锤，才停下来，把大锤递给李扬说：“你也打得很好，要进一步要求打得很精确！”

李扬浑身是劲，按照方杰的指挥，朝着粉笔圆圈内狠狠砸去，越打越有劲。看那副架势，好象要把这些天来，他身上的业余时间课全都补上，好象要把头脑里的错误思想统统打掉！

夜幕快降临了，方杰用胳膊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对汗水淋漓的李扬说：“今天就练到这儿吧，明天星期日，好好休

息休息。”

方杰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递给李扬说：“这是我的技术笔记，你拿去参考参考。”

李扬伸手接了，只见封皮上写着“为革命而学”五个大字，顿时觉得这个小小的笔记本，有挺重的分量。

四

星期日早晨，晴空万里。李扬在通往工厂的路上疾步走着。

昨晚儿，他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又仔细地读完了方杰的笔记，只觉得心里象有一条明亮、宽广的大道伸延到远方。现在他正准备到车间去，把昨天锻打的废品返修出来，再练会儿大锤，争取突破打锤的技术难点。

李扬的步子越来越快，直向车间奔去。还没进门，就听到了铿锵有力的锤声。李扬急忙走进去一看，啊！是尹主任和方杰！

炉火映红了他俩的脸膛，尹主任那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铁钳，方杰穿着背带裤，里面套着红绒衣，正挥舞着大锤。李扬看到这情景，一股热流涌遍全身，那铿锵有力的锤声，一下一下地仿佛打在他的心上，他再也抑制不住了，高喊了一声：“主任！方杰！”便呼地冲上前去，又惭愧、又激动地说：“让我来返工吧！”

尹主任和方杰看到李扬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顿时明白

了。尹主任眯缝起眼睛，看着面前的两个年轻人，微笑着。

方杰手在胸前一挥，兴奋地说：“干吗要你一人返工呢？一起来吧，并肩前进！”

“好！”李扬“噢”地操起大锤，大声赞同说，“并肩前进！”便一个箭步跨到铁砧前。

尹主任那双能捏碎石头的大手又抓起铁钳，方杰和李扬甩开两臂，交替地抡起大锤，砸声震耳，火花四溅，在他们锤头猛烈、准确的敲击下，铁砧上一只象螃蟹似的转向哼，刹那间就变得完全合乎规格了。

灿烂的朝阳光辉象万道金箭，透过窗户，照在他们三个滚着汗珠的脸上。尹主任又抓住大铁钳，从炉里夹出最后一个通红的不合格的转向臂，往铁砧上一搁，方杰立即挥舞起大锤，和李扬交替地猛砸起来。她身穿红绒衣，沐浴在阳光里，显得那样英俊，矫健……

Lesson 14

风口浪尖

上海航渡局工人创作组

傍晚，夕阳的余晖把小小的青沙岛映得黄澄澄、金灿灿。那伸展到天边的笔直的海堤，如同一条自天而降的金色彩带。海堤尽头出现两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是两个人。一个是老人，叫根祥，护塘工，黑乎乎的四方脸上，一对又粗又黑的浓眉特别精神，两鬓花白，高高的前额刻着几条深深的皱纹；另一个是姑娘，叫方玲，水文工，黑里透红的圆脸上嵌着一对机灵的大眼睛，扎着两根小辫。这一老一少是刚从公社开完防汛紧急会议回来。据气象台预报，青沙岛今晚有暴风雨袭击。刚才会上的话还在方玲耳畔回响。公社党委张书记特别对她说：“阿玲，你来我们青沙岛水文站三个月了，你不是常说说要考验考验吗，今儿晚上可是个考验的好机会啊。”张书记还对她说：“阿玲，今晚不但有大风雨，还有大潮汛，估计午夜十二点潮水最高。如果水位到达五米二，你就要报警，我们立即组织人员护堤。……”

方玲拍头望望天空，天空没有一点风，没有一丝云彩；望望海，大海象一头巨大的怪物，懒洋洋地躺在那儿动也不

动。空气又闷又热。她不禁疑惑地问：“根祥大伯，你瞧这天会有暴风雨吗？”

“怎么会？”根祥抬起头，看看天说，“你别看眼下风平浪静的，这可正是暴风雨快来的征候。我们这儿有句老话：西天飞彩虹，下雨又刮风。嗯，今儿这场暴雨可能还不小呢，少说也要落三寸。”

“乖乖。”方玲调皮地伸了伸舌头。

“怎么，害怕啦？”

“怕？”方玲一甩短辫，“我怕这场暴风雨不来哟，哈哈！”

“嘿嘿，好！”根祥不由得笑了。半晌，又语重心长地说：“阿玲，今晚上你观察水位可不比往常，关系到这青沙岛上人民的生命财产。一个数字有千斤重啊。”方玲笑道：“大伯，你放心，我一定会准确记载每一个水位数字。”

“阿玲，北边海堤有塌方，公社集中人力去那儿抢修，上半夜我来不了啦，你一个人……”

“大伯，你放心。”方玲口气十分坚决。

说着，走着，来到一条岔路口。方玲说道：“大伯，我去检查检查自记水位仪。”

“好。”

方玲一甩小辫，扭头就跑。她刚跑了几步，就听到根祥伯又叫她。“啥事？”她回过头问。根祥伯嘱咐说：“别忘了，有什么情况就报。”

“好！你放心。”说罢，空中响起一阵银铃似的歌声，“滔滔东海滚滚风雷，我为革命看水位……”根祥凝视着方玲那蹦蹦

蹦蹦跳跳的两根小辫，不由得回想起三个多月前的情景……

青沙岛水文站是一个重要的水文站。这儿的水位资料对航运战备、工程施工以及保护当地海堤都有很大的价值。建站后，根祥一直是兼职水文工，现在因为年纪大了，领导上决定派个人来接他的班。他多么希望派一个觉悟高，身体棒，不怕苦、不怕累的人来啊！那天，消息传来，领导上派人来了。他一大早起床，把那间小小的水文站打扫得干干净净，就上堤岸等了。初升的太阳照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水波闪着鱼鳞似的金光。他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盼着。不一会，交通船终于来了。滩地宽，船靠不上。他赶紧划起舢舨迎上去。他隐隐看见船头站着一个肩宽腰圆的彪形大汉，不用说，准是他！根祥一阵高兴。

“根——样——”彪形大汉用手围在嘴上喊。

“老——于——”根祥这才看清是“水文二号”的老大，便把小舢舨靠了上去。

“根祥，给你带来个小伙伴。”老于的话音未落，船舱里钻出个女娃娃，稚气的脸上，闪着一对调皮的大眼睛，脑后翘着两根小辫子。

“是她！”根祥愣住了。

“我叫方玲。”姑娘清脆地说。

“他叫根祥，是公社护塘工兼水文工，是这儿的老土地爷啦。”于老大看到根祥的尴尬相，连忙介绍说。他又拍了拍还在发愣的根祥，眨眨眼：“老伙计，我的差事完啦，哈哈，再会。”“根祥大伯！”姑娘亲切地喊了一声，拎着小包，“咚”地

一声，机灵地跳上了小舢舨，把舢舨震得晃了几晃。根祥忙稳住舢舨，说：“快坐好！快坐好！摔到海里去可不是闹着玩的。”姑娘伸了伸舌头，坐了下来。“水文二号”开走了。空荡荡的大海上只剩下他和这小姑娘了。

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早盼，晚盼，盼来这么个人，年轻不说，还是个丫头。他看看那圆脸和那调皮的翘鼻子，唔，顶多不过二十岁。

根祥心里想着这件事，连摇橹也有点别别扭扭，橹老是“你会插橹？”姑娘忽然站了起来：“大伯，我替你插。”

“你会插橹？”根祥瞅着她，心想，这可不比你在上海公园里划船啊。

根祥迟疑片刻，把橹给了姑娘：“试试看吧！”

舢舨在方玲操纵下稳稳地向前。根祥打量着她熟练的动作，暗暗称奇，不由得问：“小姑娘，你啥时学会插橹的？”

“小时候跟爸爸学的。”

“你爸爸干啥的？”

“打鱼的。”

“嗯。”根祥大伯点点头，还想说什么，但没等他开口，方玲嗓子一亮，唱起了水文工之歌：“滔滔东海滚风雷，我为革命看水位……”

歌声在碧空中回荡，给静悄悄的海塘增添了无限生气，无限活力。

可是，根祥对方玲总还是有点不放心。这天，他特地去找了公社张书记，说：“张书记，不是我根祥思想保守，把担

子交给这姑娘，我实在不放心。”

张书记笑笑：“老一辈的班就要他们来接呀。”

根祥点点头：“这话不假，不过这儿喝的是咸水，走的烂泥滩，烧饭、种菜，样样得自己来，生活艰苦不说，整天伴着海塘，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这小姑娘能顶得住吗？”

“据我了解，阿玲从水文学校毕业后，是经过一番锻炼的。你听说过大雁岛水文站的事迹吗？”

“是不是两个姑娘在海滩坚守一天一夜看水位？”

“对！阿玲就是其中之一。”

“读书人热情高时，坚守一天一夜问题不大，可这儿是长期的，怕时间一长就冷了！”

“冷了，咱就给她加加温呗！青年人就应放到风口浪尖去锻炼。”两人说着大笑起来。……

方玲是个闲不住的姑娘，真是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除了每天看水位，测风速，做报表，烧饭做菜，看书学习外，没几天，水文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给刷个雪白，甚至连那矗立在海上的蓝底白色的水尺牌上也给来了个大扫除。

一天，根祥去水文站，只见屋里空荡荡的，不见姑娘人影，他嘀咕着：“这孩子到哪儿去了？真粗心，门也不关。”他在外喊了一声：“阿玲！”

“我在这儿哪！”

根祥一听声音从天上飞来，便用手遮住眼角，仰头一看，只见方玲爬在二十米高的风速杆顶上，微风吹动着她那白衬衣，就象展翅高飞的海鹰。

“啊呀！你都上天啦！”根祥吃惊地喊，“快下来！”

“快好了。”一会，方玲两腿一夹，双手抱着风速杆，嗤溜一声滑到地上。瞪瞪几步，跑到他面前，只见她圆脸上划了好几道黑印，鼻尖上还冒着汗珠呢。

根祥关切地问：“你爬得那么高干什么呀？”

“我去检查风速仪，给加点儿油。”方玲一推扣在脑袋上的工作帽，轻松地说。

“加油？检修组会来搞的。”

“我想自己学会检修，万一风速仪坏了，检修组又赶不来，也好对付。”

根祥点点头，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又说：“往后，要上去告诉大伯一声，可得注意安全哪！”

“大伯！我一定注意。”根祥觉得心里踏实了。可是，没出几天，方玲沉默了，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她整天拿着望远镜坐在滩头，朝海上望呀望的。根祥心想：大概是想家啦，这望远镜能望到家吗？他走到方玲身边，关心地问：“怎么，想家啦？”

“唔！”方玲举着望远镜神秘地笑着。

“离上海远着哩，再好的望远镜也望不到呀。”

“能望到。”方玲笑着说，“不但能望到上海，还能望到五大洲、四大洋哩！”

“哦！”根祥会意地点点头。

方玲摊开一张纸。根祥一看，纸上密密地写着许多水位数字，这是人工观测的水位记录。他心里明白了一大半，

方玲正在练水文工的基本功呢。他故意问：“阿玲，有现代化的自记水位仪，还看水尺？”

方玲调皮地望着根祥一眼：“大伯，你不是常说要有‘战备观念’吗，要是水位仪出了毛病怎么办？”

根祥心里升腾起一股喜悦，说：“好呀！阿玲，为革命，就是应当这样练。不光要白天练，晚上也要练；不光风平浪静要练，更要在风口浪尖上练，这样才能练出真本领来。”

“大伯，我一定照你的话做。”……

如今他看看方玲远去的背影，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我该放心了！”说着，他大步走向海塘办公室。

方玲与根祥分手后，来到海塘检查水尺，然后又检查自记水位仪的线路和气象仪器，回到水文站，天已黑了。她匆匆吃完晚饭，就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看看手表，才七点。今晚她象一个守在战壕里的新战士，等待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激烈的战斗一样，有点急躁和紧张，但却怀着必胜的信心。她想：万一自记水位仪发生故障，怎么办？对，得作两手准备。她拿出望远镜、手电筒和一面旧铜锣。

说起这面旧锣，还有一番来历哩，这是根祥伯送给她的纪念品。自从那天在滩头谈话后，第二天他就拿来这面锣，对她说：“阿玲，我老头没啥东西送给你，这锣你拿着吧。”她很奇怪：“给我这旧锣干啥？”

“你可别小看这旧锣，用处可大啦。咱们干什么事都得作两手准备呀，要是电话线断了，在海塘上有啥事，锣一响可听十里八里。再说，它是我根祥的传家宝，就是用金锣我

还不换呢！”

原来，解放前，根祥也是海塘工。那时这小小的青沙岛全是地主朱三财的天下。朱三财年年收护堤费，却从不修海堤。海堤由于年久失修，一九四八年秋天，一次台风和大潮袭来，海堤决了口。当时根祥提着锣，在海堤上拼命敲着，可是，洪水终于吞没了小小的青沙岛。乡亲们用小木船救起了根祥，可怜他除了这面旧锣，一家老小被冲得无影无踪。而朱三财一家却乘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船。事后，根祥和群众告朱三财贪财害命。朱三财却倒打一耙，和反动的法院串通，一口咬定根祥报警迟缓，护塘失职，将他抓进监牢，直到解放才放了出来。

方玲这才明白，这不是一面普通的旧锣，这是青沙岛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活见证，接下这面锣，也就是接下根祥大伯和整个无产阶级对自己的期望和委托。她把锣放在手电筒和望远镜旁边。

夜越来越深。窗外，风，呜呜地叫着，雨点“咕咕”地打在玻璃窗上，象爆豆一样。开始涨潮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十时，十一时，方玲注视着自记水位仪，寂静中，仪器“咣、的咣”均匀而有节奏的响着。那蓝色的表示水位高度的曲线慢慢的上升着；四米二、四米三、四米六、四米七……忽然，那蓝色的曲线不动了，她以为自己眼花了，揉了揉，呵！确实不动了！仪器并没有坏，莫不是风把电线……想到这里，她披上雨衣就往外跑。拉开门，一股急风夹着粗大的雨点向她袭来，她头一昂奔了出去。

风刮得她站不稳，雨打得她睁不开眼。她沿着线路检查着，在距海堤不远的地方，只见断裂的电线在风雨中摇晃。她毫不犹豫地把手一抖，双手抱住水泥柱，向上攀登，雨水汗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雷电好似在她头顶上爆炸。光滴滴的水泥柱，就象涂了油似的，在这样的狂风大雨中，每上升一步要花多大的气力呀。她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终于攀上顶端，她仔细地查看线路，发现一时没法修复，一看手表，糟糕！十一点半了，离高潮只剩下三十分钟了。只有一个办法，用人工观测。她忙滑下来，奔回房间，背上望远镜，拿起手电筒，提着铜锣向海堤冲去。

方玲刚上堤，只见前面有人在急急地赶来。一看，是根祥大伯。根祥走近她，说：“北边海堤没事了，我惦记着你，先来了。”

“大伯，水位仪的电线断了，马上得人工观测。”

“走！我帮你照手电。”

大海就象发了疯一样，滔天的大浪一个接着一个，汹涌着，喧啸着。在这狂风暴雨之夜，要准确地读出水尺上的水位数字，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但凭着那崇高的革命责任感，凭着那平时练就的一身硬功夫，根祥和方玲准确地读出一个一个数字，四米八、四米九……

他们忘了浑身透湿，忘了因倦和劳累，倒觉得大风在为他们呐喊，暴雨在为他们伴奏，而海涛则为他们助威。

十二点正。关键的时刻终于到了。

根祥两手打着手电筒，照亮了前方的水尺。方玲双手举着望远镜，为了使身体不摇晃，将水位看得更准确，就扑在地上，两肘搁在石头上，睁大眼睛，屏住呼吸，艰难地看着。“五米二！水位已五米二！”她大声地说着，看着根祥大伯。黑暗中，根祥两眼闪着坚定的光芒，说：“敲锣！”

方玲站起来拿着铜锣：“当！当！当！”使劲地敲了起来。这声音震动了长长的海堤，震动了整个青沙岛。

张书记和社员们都立刻赶了上来。

“水位五米二。”方玲报告说。

张书记激动地说：“早准备了，你瞧——”

方玲一看，电光、火把，把长长的海堤照得通亮。

一场紧张的战斗之后，险情排除了。潮水退了，风息雨停。大海恢复了平静。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照在长长的海堤上，照在人们被汗水和海水沾湿的脸上。

张书记看看方玲，再看看根祥，似乎在说：“怎么，该放心了吧。”根祥欢笑着，他那密布皱纹的眼角漾起了一层喜悦的浪花。

“大伯！咱们去修水位仪的电线！”

“好！走吧。”

这一老一少浴着朝霞，沿着金色的海堤，大步向前走。……

篝火正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08,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57

197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964 定价0.39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